

## 诗意的冬天

秦岭浪人

一年四季皆有诗意，而冬天的诗意更让我钟情，因为它更能展现出人的勇气、信念、力量、坚强、温情和期待。

冬天的风是有诗意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两首送别诗中，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友人依依不舍，其景悲伤凄冷，其情温暖动人。冬天再冷，可是，那一份友情，那一份爱意，让人欣慰，使人快乐，令人铭记在心。

冬天的花是有诗意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梅花凌寒开放，傲然挺立，清香散发，是萧索冬天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令人心醉。诗人通过借梅花赞美坚强高洁的人格魅力。在冬天吟诵几首赞梅诗，我们会心中充满温暖与正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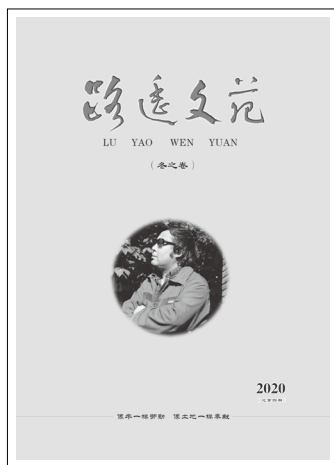
冬天的雪是有诗意的。“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雪花气势磅礴，何其壮观。诗人赋予雪花以灵性，雪花成了春天的使者，真乃妙笔，值得称赞。雪花，美丽的精灵，纷纷扬扬飘飘洒洒，让清冷的冬天充满乐趣温馨，充满诗情画意。

冬天的月是有诗意的。“沉沉更鼓急，渐渐人声绝。吹灯窗更有，月照一天白。”“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雪月交辉，凄清夜景，给人以高旷森寒的感受。诗人赋予冬月美感和意趣，岁暮感怀，心物感应，思绪复杂，沉郁凝重，有“我寄愁心与明月”之感。冬月诗意盎然，令人回味悠远。

冬天的情是有诗意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披蓑戴笠的老翁孤舟垂钓，意境十分空旷明净，暗喻人生的荒寒静寂之情。一幅风雪夜归图，别有一番情趣，温馨可人。冬天，因为诗人的情感抒发多了诗意。冬天如诗如画美景中的浓郁情致，令人难以忘怀。

冬天“风、花、雪、月、情”的诗意让人迷恋。吟诵冬天的诗句吧，我们会与冬天的诗意深情相拥，感慨万千；品味冬天的诗意吧，我们的内心就会多一份暖意，多一份明媚。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路遥文苑》编辑部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三号楼六楼  
电 话：0912-5261052  
准印证号：（YL）2020-ST007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01 诗意的冬天（卷首语） 秦岭浪人

## 纪念著名作家路遥逝世 28 周年

004 琐忆路遥 何志铭  
013 路遥纪念 朱 鸿  
018 路遥之“谜”，路遥的魅力 丁小村  
020 永远的路遥 任 静  
024 文汇山上的路遥 杨 岸  
027 怀念路遥 萧 忆  
030 挽路遥歌 张文彦  
031 早晨从中午开始（组诗） 沙 龙

## 小说走廊

035 红雪 野 水  
043 夜游神 拓 毅  
049 梧桐月 曹 浩  
060 抗疫纪实微小说 张北峰

## 散文空间

062 爱他明月好 王 馨  
069 清水河记 张伯龙  
074 秋蝉声又起（外一篇） 樊 璞  
077 当时秋月 慕明媛  
083 八条裤子 清涧·叶子

## 诗歌手册

- |     |         |      |
|-----|---------|------|
| 086 | 阎安诗三首   | 阎安   |
| 089 | 霍竹山诗三首  | 霍竹山  |
| 092 | 三色堇诗三首  | 三色堇  |
| 094 | 第广龙诗三首  | 第广龙  |
| 096 | 远村诗三首   | 远村   |
| 099 | 王琪诗三首   | 王琪   |
| 101 | 南南千雪诗三首 | 南南千雪 |
| 103 | 梦野诗三首   | 梦野   |
| 106 | 白麟诗三首   | 白麟   |
| 108 | 横行胭脂诗三首 | 横行胭脂 |

## 文艺评论

- 111 对诗歌内部秩序的打破与重建  
——简评黄土层的诗 宫白云

## 清涧河文化圈

- |     |         |     |      |
|-----|---------|-----|------|
| 114 | 七姐遇到毛野人 | 王淑玲 | 搜集整理 |
| 118 | 北草地毛野人  | 赵玲  | 搜集整理 |

## 综艺时空

- 封 三：惠升碧国画作品  
封 底：硕果累累（国画）/秦小平

## 《路遥文苑》编委会

- 总顾问：温江城 高明伟  
顾 问：白春田 白晓强 常彦林  
惠清俊 惠生卫 韩波兰  
编委会主任：常彦林  
编 委：霍兵娃 郑小波 李 伟  
彭晓波 刘世平 韩尚文  
高世雄 杨 贺 李延胜  
邓世荣 张 平 贺永军  
张世卫 韩昀泽 刘雪峰  
惠东莲 师欲晓 高光生  
黄建雄

- 主 编：曹 波 陈旭晔  
执行主编：贺志军  
副 主 编：张文彦  
编 辑：刘小涛 惠胜利  
李嘉懿 李 联  
秦小平 许 艳  
白林鹭 惠超笑

## 纪念著名作家路遥逝世 28 周年

编者按：11月17日，是著名作家路遥逝世28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从黄土地上走出的家乡骄子，特开辟专栏，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怀念。尽管有的文章不是新作，但痛惜、思念、敬仰之情是永恒的。

### 琐忆路遥

◇ 何志铭

在路遥去世以后的年月里，我常常路过陕西作家协会，但再也不想进去了，这里已变成了陌生的地方。不知道他曾经在作协院里坐着睡觉的那把藤椅还在不在，据说就连他曾经住过的房子的新主人也去世多年了。20多年的时间，路遥的亲人也相继离世。而我一直想倾吐

的思绪，在这个夜晚想得很远很远，许许多多的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他们在驱使着我留下这些文字，用来记述这段被时间埋没的悠悠往事。

路遥去世一年后的1993年冬，我再一次踏上了陕北之路，沿着路遥的足迹拍摄完成了三集电视片《路遥》。

时间如急流向前，而他却像这大河中一块巨石屹立在河心不动，这就是路遥。只要一想起他，我阵阵心痛，我一直想有一个完整平静的日子来记录一下，我对他的追念和回忆，然而忙碌的生活没能给我机会，只是在岁月的漫漫流逝中，延续着这种追思的情愫。

### 第一次见到路遥

大约在 1990 年的一天，路遥儿时朋友、作家海波带着我去到路遥那走一趟，当时也没啥要紧的事，只是海波当时与我在一起，常常说起路遥。去时是中午十二时以后，因海波知道路遥的作息时间，是当时新盖的作家协会后院单元楼三楼东室，敲了半天门开了，露出了路遥勉强的笑。路遥一脸懒意恢恢，招呼着我俩，并没正眼看我一眼。他穿着一身棉毛线衣线裤，坐在左边靠墙的单人床上，铺盖没叠，显然刚才还在睡觉，他拉开了窗帘，我环视这间屋子，窗台上放一只搪瓷碗，一双筷子，一根大葱静静地躺在碗上。茶几上的烟缸内，烟头埋积满滚落在桌面，这些情景在后来我与路遥去铜川陈家山煤炭招待所，复原这一情景，那天我已记不清与路遥说过什么，大概只是一般的寒暄。我记得这屋只住着路遥一人。

### 在拍片的日子

1991 年 6 月，路遥从北京获茅盾文学奖归来，西安电视台想拍一部路遥的专题片，心性很高的路遥担心拍不好，他咨询他的好友、我厂艺术副厂长张子良，子良推荐我，协助西安台拍摄，路遥答应了。6 月的一天下午，我与毛安秦静静地坐在路遥家中，路遥接受我们的采访。由我们写出了脚本，路遥看了后说，再改一下，他在我们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他把题为《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稿交到我手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是实施拍摄，时间过去了二十三年，这个手稿还幸好在我这里。

在铜川市，我与路遥弟弟王天乐，坐在地毯上聊了整整一夜，交流拍摄意图，而路遥在对面的房间入睡，不时传来他熟睡的酣声。

那时路遥有病，大家都知道，在一起吃饭时，他总是自己先动手，把菜操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不与大家同用一个菜碟。平日里路遥话不多，黑红色的脸膛上总是浮现着乐呵呵地微笑，不时开着一些调侃的玩笑，有时候很幽默。

我们沿着路遥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路，倒着往回走，所以最重



1991年6月，路遥从煤矿矿井上来后，与矿工们聊天。何志铭摄

要的一站就是铜川陈家山煤矿招待所。

首先要下矿井，路遥正如他当年一样穿上矿工工装，戴上头盔，他站在川流不息的矿工群中，有电梯上了井台，进入缆车缓缓下井，我一直在他身旁站立。

这部电视片，开始我总是怀疑自己，让一个作家像演戏一样演自己，是否虚假？人们能否接受？后来想通了，必然这么做，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握住路遥的生活轨迹，包括细心地体会路遥的一些想法，一起去创作，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他创作生活与心理历程。

是的，当他从井下上来，随着人流走向日光下，耀眼的阳光刺得他的眼睁不开，所以他眯着眼睛走向坐着的矿工

群，与他们如知心朋友一样挚谈。没有任何人能认出路遥是一个作家，只当是一位新来的矿工，想交个朋友。与他们聊天中，路遥是个很细心的人，在开拍初他就问我，主要穿什么衣服，我说：你皮肤较黑，穿上黑色衣服比较协调。后来他那件一直穿着的黑色衣服不知是他从哪里弄的。据知，平时他衣着大都问作协的诗人苑湖参谋。总之这件黑色衣服，一直伴随他拍完这部片子。

在陈家山煤矿的招待所里，路遥又重回那间曾经让他生活创作煎熬几年的屋子，那个与老鼠交友的孤独创作，那个让他夜半去火车站接一个人的幻想，那个几年里深深长夜孤灯下握笔进行一个人长征的艰苦跋涉。

路遥不停地问我，要个什么表演，他一边抽烟，浓浓的烟雾中一笔一笔地沙沙地写着。他曾经参加过电影《人生》拍摄，见过演员的表演。所以他的表演一样地与他本人契合真实无疑。我尽可能地让镜头逼近再逼近他的脸，一定要逼真细腻地拍他脸上的细微的表情变化。这些他都认真地做到了，不愧是个天才。

在铜川黄堡，一个叫瓦头坡的地方，山坡蜿蜒，有一条曲折如线的羊肠小路，旁边是半熟的麦地。正是六月的炎热，路遥上下走了几个来回，不知什么原因，他完全没有理会我们的拍摄，一而再的反复几回走着，汗水直流，背着黄书包，他完全在自我的情景中，表现他在创作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挫败和九死不回的追求。

途中，看见路边有一工地在砌窑，几个工人抬大石块很生动，试问，路遥可否一试，谁知路遥一口答应，且入戏状态令人吃惊。此情此景，二十多年过去了，恍如昨日。垂头弓背，一步一步走向倾斜的木板，沉重摇晃的石块压的他实在够呛。汽车行驶中，我看见有一处破落窑院，黄土高原氛围浓郁，路遥问我怎么弄，我说你在四处走走看看随意一点。他边走边看，见一水井还绞了几下，看见一只鸡下了蛋，他轻轻拿起，

又放回了原处。在一空门前，他缓缓地仿佛劳累的创作间隙，一边看文稿，一边缓缓吸烟，人与这黄土窑院融为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成为路遥经典的艺术生活画面。

进入陕西作家协会院子，拍摄路遥进行创作状态的环境，这是我最着力的地方。我最欣赏一句话是：如果你觉的拍摄的不理想，那么就把摄影机再贴近一点。如何把人物拍得丰满、有质感，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比如用一盆水放在路遥面前，把反光板打入水中，用手撩起水花，反射在路遥脸上，展示他创作时内心世界的沸腾。当时路遥创作的环境正是他原来写《平凡的世界》的地方。墙上的贴纸画了许多地形图，有医院和西北大学、省委大院等等。还有一些人物关系交叉，前前后后故事要点。与他平时的创作一样复原，整个桌面上放着他平时深入生活所用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以及平时记录的重要片段。小闹钟、瓷茶杯、牛摆件、眼镜等物，几乎每一件都一一入镜，显示了他与主人公密不可分的关系。

路遥开始在稿纸上写了，写的正是《平凡的世界》。我想起了他说过《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曾有一年多的构思，上百个形式，应该是最尽心尽力的关键点，何不让他朗诵一下开头和结尾。录

下来会更美、更珍贵。于是，这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与结尾，路遥自己的声音就留了下来。拍摄了一会路遥后，又开始拍摄其他的静物书报等。一边坐着的路遥看着我们很累，就唱起了陕北民歌给大家解闷，他的男中音发哑的声音，加上自己不同寻常的任何人无法相比的生活经历，唱出来的歌特别的迷人好听。他在一团团烟雾中，迷着眼睛望着远方，不知想着什么。

路遥平时用的笔是硬杆圆珠笔，红色较多，很廉价，几毛钱一支。上百万字的小说统统用这写完，只是不停的换笔芯，蓝色的笔迹，偶尔改过的痕迹，很洒脱。现在的街面上已经没有这样低廉的笔了，可是他所有的情感故事、人物、冲突、主题，都是通过这样的一根棍子般硬的笔触，用无穷无尽的千奇百怪的线条划落在稿纸上，所需要的心力体力和时间的漫长，即使你是神仙也会受不了的。所以有了路遥在写完《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字，把这支几乎要人命的笔扔掉的那个事件，这就又有了路遥害怕往写作的桌子边坐的故事。

那时的西安，影视的人物纪录片很少，所以这部片子有许多的创新。如反映路遥走路的镜头，摄像师提着摄像机跟在路遥的身后，拍着路遥走过作协的旧院。如今那个院子早已经拆除了。我

记得开始拍到拐弯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路遥的妻子林达，路遥低声说干啥呢？

林达没说什么匆匆的推着自行车走了。

六月，关中平原的麦子熟了。正是夏收的季节，路遥望着车窗外八百里秦川，青山如黛的秦岭，季节的风扬起了他的头发，他深情的说：“只有柳青这个陕北老汉，读懂了秦岭。”他静静的坐在柳青墓前抽着烟。当时的柳青墓地在神禾塬上，一片空地，连围墙也没有。又在旁边的一个农家小院，找到了两孔窑洞，此前路遥说这地方是拍照片时发现的可以代替陕北。在这里，我用一只破碗，用香烟貌似热气升腾，表现当年路遥与父亲王玉宽，从王家堡步行到清涧县城喝了一碗油茶的故事。九岁的路遥在去伯父家的途中，父亲用仅有的一毛钱让他喝了这一碗油茶，父亲把他留给了在延川县郭家沟村的大伯父家中，过继给了少儿没女的哥哥与嫂子。路遥注视着父亲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他躲在树后望着，泪流满面。

一九九三年的十月初，我再一次拍摄了三集纪录片《路遥》时，认真地拍摄了郭家沟路遥伯父家破烂的土炕。在这里，路遥从九岁到二十多岁，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乡村少年如何立志，走向大世界！他付出

了多大的精力，才走向了成功。

我在陕北，常常注视着大山顶上那一棵树。这是陕北人常用的地理标志，而我却看到的是人立志时的傲然与孤寂，我多次用他来写意地表现路遥这个高加林式的少年，走向大世界的渴望。

### 我与路遥的其它交往

我自己在拍摄路遥的纪录片中，当时叫专题片，费了不少心血，拍摄用的磁带是借西安电视台的，这些录像带要交回台里并且反复使用。每一次新的拍摄就会将以前拍摄的画面消掉。我珍惜自己的创作劳动，消除了这次路遥拍摄的图像太可惜了，我悄悄的把带子转录了，路遥说先存在我这里，他那乱易丢失。谁知第二年路遥就去世了，这些珍贵的影像画面，就成了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这位作家音容相貌难得的影像。我常常为自己毅然的选择而骄傲，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否则成为千古恨。

路遥与我成为好友，去他家总让我坐到他那把唯一的高背椅上，他细心的把阿诗玛烟的过滤嘴拔掉，放一排在桌面上让我抽。那时我曾经给他几个汉代的茧形罐，我曾半夜爬上作协的铁门给他搬了一块陕南西乡产的大理石桌面。其实这些东西并不一定路遥喜欢，

当然路遥喜欢我，首先我与他是同乡，再者，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交友不少，读书也多，信息广泛，正好填补了他的一些空白和寂寞。所以路遥常常一个人到西影找我，他喜欢我家当时的白色的沙滩椅和厚厚线织的像陕北农家麻袋那样的坐垫。据说，在他刚刚装修完的家中，他兴致勃勃的在西安竹芭市也买了两把沙滩椅和这些坐垫，这虽是闲话，也能够看出他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他太累了，常常一个人想象着在山中、在寂静的野外，有可栖息的地方，一任风雪弥漫而酣睡。

路遥最爱吃的是陕北家乡的揪面片。有时，他到我家坐着等我，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而一碗热腾腾的面片汤让他吃的兴高采烈。这些情景我还在他的好友张弢和海波家见过。他最喜欢剥葱，大葱的刺激让他一边擦眼泪一边高兴的像个孩子般的露齿微笑。

有一次，路遥说：“你打问一下，在长安县里买一块地得多少钱？咱们买一块地”，星期天带上一帮朋友去盖房，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给自己盖，那一定很美！后来我还将地价告诉了他，他笑了说，只是问一下。他的这个想法又是多么的浪漫呢！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我去路遥家，他一人呆坐。他说：“写完了，



1991年6月，在铜川煤矿俱乐部门前合影。右起王天乐、毛安秦、闫军平、何志铭、路遥。何志铭摄

终于写完了。”我问：“写了什么？”  
他说是《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又说写得  
很慢，每天写三四百字，每一个字都  
经过认真的琢磨。又问我怎样？我说真  
是不朽之文，可以传世，他咧开嘴淡淡  
的笑了！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路遥装修房子，  
远村和航宇都给他帮忙，受了不少苦。  
在八月五日的夜里，我陕北老家的大哥  
何志刚要出书，知道我与路遥为至交，  
就一同去了路遥家。我清楚地记得，那  
一天还是这样，路遥让我坐在他那把高  
背椅上，他光着脚在新装修房间的地毯  
上走来走去，兴致很高！他欣然为我大

哥题词：“妙趣横生，为何志刚先生《语  
文集趣》题”。据我后来知道，第二天，  
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路遥去了  
延安看病，从此再没有回来。而这刚刚  
装修好的家他几乎没有住过。

路遥多次与我谈起，作协要改革。  
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包括作协的门面  
房如何利用，应该有地下层等等，甚至  
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作协办公室工作，我  
说我才不敢蹚那浑水。

路遥在延安病了住院，张子良、张  
昉去探望。张子良是子洲人，是他带着  
吴天明找到了路遥，并且做了电影《人  
生》的责任编辑。吴天明拍摄了电影《人

生》，在那个文学和电影繁荣的年代里，人们正是通过电影《人生》，让路遥红遍了大江南北，这在陕西文学界至今无人超越。而张子良在他的人生跌入低潮时很悲伤。一天雨后的傍晚，路遥来看他，让他鼓起勇气，路遥说你一个放羊娃出身的人，从副厂长的位子上掉下来，你没有失去什么，说的张子良破涕而微笑。

张弢和路遥一起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路遥多次与他谈起，让张弢放弃文学从政。路遥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最后完成，都在陕北的甘泉县招待所，那是因为张弢时任甘泉县文化局长，可以给路遥提供所有的生活保障和后勤供给，甚至包括一部分创作素材与帮助。

当路遥住在西京医院时，毛安秦探望回来对我说，路遥让我去一下，可是西京医院再也不让任何人进去了。我只好把花束从栏杆里传给护士转给路遥。后来我知道路遥一直关心着我，他的病那么严重，让我考虑将他的另外两部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黄叶在秋风里飘零》改成电视剧，这让我真是肝肠寸断。

路遥追悼会是我此生见过的人最多的一次生死别离。特别是一米八的大汉黄河浪和曹谷溪相拥哭泣的情景，让我

永生难忘。那时，哭声让人感到痛彻和彻底的无助，人们的泪水把整个地板都打湿了。泪如泉涌的我掩泪原地打转，我不忍看这情这景，这人怎会如此伤心，我的耳朵失去了听觉，人流变远变近，时实时虚，人影蠕动，拉扯着哭喊着的路遥幼小的女儿……

在此前拍摄路遥纪录片后，我再一次用镜头纪录了路遥追悼会的真实景况，这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我纪录了路遥骨灰的迁葬仪式以及延大文汇山上路遥墓的建立，我纪录了路遥父亲去世悲壮场面，以及许许多多路遥生前的朋友，曹谷溪、陶正、海波、闻频等许许多多人对路遥的怀念之情。

贫穷与饥饿中长大的路遥，给我留下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人啊，啥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该多好啊。”

贫穷困扰了路遥的一生，烟和咖啡是他创作的必需品。六年创作《平凡的世界》，他喝了多少咖啡，他抽了多少烟？他把人身体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提前用完了自己的能量，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亲眼见到他的弟弟王天乐，在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遗体上放了两条红塔山烟。而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写给我的关于五千元赞助发票的字条。一切是那样，仿佛在眼前，仿佛在昨天，却把无穷尽的思念留给了我。

我常常在半夜里梦醒，梦到他，我怕失去记忆，披着衣服用笔记录下梦境，我想留住他、留住他，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

路遥去世一年后，一九九三的冬天，我再一次踏上了回归陕北之路，沿着路遥的足迹拍摄完成了上、中、下三集电视片《路遥》。

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一天，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路遥》纪录片的结尾，我无法在桌前坐立，起身走向了苍茫的冬日。那文字是：

路遥去了，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平凡的世界撒手远去了。

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生命的夜幕却在日上中天时降落。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

他没留下任何遗言。

他原想有那么一天，早晨仍然从中午开始，投入他庄严的劳动。

应该说他的路还遥远，却过早的感到疲劳，告别了生命，把自己完整的交给了我们。

他没能像他的祖父交给他父亲一块土地和几孔窑洞，没留给女儿任何物质财富。

他没来得及很好地孝敬自己的养母和父母亲，却把巨大的悲痛交给了父老乡亲以至整个土地。

他从中国西北自然环境最恶劣、最贫穷的深山里走出，以他充满青春的激情与梦幻的心灵，竭尽呐喊改变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极其沉重和无比艰辛的努力。

一个贫苦农民子弟，最终却气力耗尽倒在书案上。

路遥去了。

## 路遥纪念

◇ 朱 鸿

一年之中，总有几次要到西安的一些大学去为学生谈一谈当代文学的情况，讲座的最后半个小时，照例是回答问题。也许是地域的原因，学生对生活在这个古都的作家有极大的兴趣，而已故的路遥则是其深情追究的一位。那种场面是感动人的，因为提问学生的神态很是虔诚，没有嬉笑，更没有调侃。可以感到，他们完全是陪伴着路遥在思索，甚至是路遥引导着他们，起码是影响了他们。讲座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但学生的表现却也启示着我。孔子曰教学相长，体会起来，我以为确实是对的。

路遥的书在生前就有很多版本，而死后则更多。他的书几乎都由出版社自

己出版，不过也有出版商造货的，也许还有一些盗版。我便见过一种字小而模糊的书，我有相当的根据怀疑它的来路。路遥的女儿是路茗，其母亲林达，曾经代表她向我征求如何对待盗版的意见，我的回答使她失望而沮丧。杜绝和打击盗版，以保护路遥在内的作家的知识产权，显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使我是路遥的朋友，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然而我可以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媒体几乎没有对路遥的书进行过煽动性宣传，他的书的出版，也没有过商业性运作，实际上路遥的书是以平静的方式行世的，但它却一直拥有大量的购买者和阅览者，这是为什么？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拿着路遥的小说，封面油污，边沿破损，显然是经过很多人的手才传到他那里的。作家的书被人读烂了，但它却仍被人读着，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把曹雪芹的书和柳青的书读烂的情景，只有小时候我在自己的故乡看到过，不过那时候是中国的禁锢时代，可怜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书可读的，不过现在，把谁的书读烂的情景几乎没有。书多了，便增加了选择的机会。在一个有种种选择的岁月，路遥的书经过很多人的手而由新变旧，我为他感到骄傲，当然也有微茫的一点嫉妒。我还在一个县城的书店看到他的书出租的情景，老板告诉我，要路遥书的人几乎都是青年。调查显示，路遥的读者是20世纪下半叶作家之中最多的一个，多于琼瑶和金庸，当然也多于作协副主席王蒙。我曾经一再表示对评论家的遗憾，并抱怨他们忽略着这种现象。朋友之间，偶尔也讨论这种现象，也瞪大眼睛惊叹，然而尚未把讨论升华起来。在我看来，既然是一种现象，就需要认真研究，因为在现象背后很可能有一把开启某个文学理论之锁的钥匙。

路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这个乡村青年却怀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也许路遥对他的设计是当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我以为，路遥完全具备政治家的天赋和气魄。不过政治家是在一定的气候之下才能产生的，路遥身处底层，使他深刻地了解着社会与命运。关键是，它引发了路遥严肃的考虑、宏大的考虑，并造成了他这么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路遥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这便是他没有把自己提升到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境界。不过这不能苛求于他，因为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是需要一定的文明的传播和交流的，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视野，可惜如此条件在路遥的时代还不具备。然而路遥也绝不仅仅是一个追求风雅的文人，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气。他不会吟风弄月，也不懂棋琴书画。他是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对现实的关注了，进而分析着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许路遥的作品缺乏艺术的先锋意识，但它却一点也不缺乏普通人的情感，而恰恰这一点则是他成为普通人的作家。

路遥虎背熊腰，有强悍之感。当然

一个男人体质上有力量，并不等于他精神上就有力量，这仿佛女人有一张好脸，并不等于她就有一副好心一样。不过路遥是多少有英雄气概的，并有征服之欲。实际上路遥也只能这样，否则他便会像黄土高原上的一棵杂木一样自生自灭。荒凉、落后、没有前途，这便是路遥的环境。要改变这一点，要出人头地，他只能奋斗。高加林是奋斗的，孙少平也是奋斗的，而要奋斗则会有挫折。奋斗，挫折，甚至失败，对此过程路遥有深切的体验。不过这种体验难道惟路遥有吗？不！凡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凡是底层的青年，不管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他都会有，而且是一茬一茬涌现的。这些青年便是路遥的基本读者。路遥的书使他们产生了共鸣，并舒缓了他们的孤独和辛酸。

还有爱情。在我看起来，爱情是有条件的。也许繁殖爱情的条件并不是财富和地位，甚至财富和地位恰恰会削弱繁殖爱情的能力。我以为，通常在贫困的情况下，在道德保守的情况下，在男女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爱情才会活跃起来，这就像有压力才会有火山爆

发一样。路遥曾经慨叹：“雪夜之中，依偎在街角的恋人，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让我羡慕的！”读路遥的小说，便能见到这样的爱情，它当然也是吸引青年的一个秘密。

我和路遥在过去有一点交往，不过属于蜻蜓点水，其背景是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对此，我心存感激。尽管我十分敬重路遥，但我却始终没有成为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这固然由于我主要写散文，他主要写小说，我年幼，他年长，也由于他当时是热点人物，他有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我自己在骨子里则是一个独立者，高傲者或自负者。我从来都未进入前呼后拥的队伍，也鄙视如此做人。我当时也为他做不了什么。现在能记得的，就是给他女儿找了一根作为玩具的注射针管，不过这还是应林达之托。倒是他一直关注着我，并有庇护之意。

有一年在新城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会，我觉得内容乏味，便抽身离去。出了门，碰到他和贾平凹站在树下叽叽咕咕商量着什么。他们个子都矮，都穿着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方时尚的黑呢大

衣，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跟他们挥手告别，他们遂点头，应着好，随之路遥侧身对贾平凹说：“这后生不错，今后多多在意他一点！”其实我认识贾平凹比认识他还早，我和贾平凹的来往也密于我和他的交往，然而路遥的庇护我是领受了。至于贾平凹，当然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而且我也记得在一个困难的冬天他所给予我的帮助。

还有一年，是1991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已经确定我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然而有人向宣传部揭发我犯政治错误，于是协会就不得不遵命取消我作为代表的资格，并以一个身材细瘦的人顶替。这种事情是愤怒不得的，不过可以冷笑。大约就是那几天，我在一个家属院碰到路遥，他宽慰我说：“蛋求事情，不要管它，好好写自己的东西就行了。”我和路遥只有一次讨论过文学，他教我：“你写散文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现在很多人都模仿贾平凹的散文，你不要这样！”我认为，如果路遥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不会如此坦率，如果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那么他也不会如此诚挚。不过我觉得贾

平凹的散文还是魅力很大的，你无法不学习他，然而当时我没有这样回答路遥，只是心里想着而已。

路遥逝世之后我真的非常难过，我一再默默流泪。我记得一天骑自行车接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经过钟楼之际，我忽然控制不住抽噎起来，四岁的女儿觉察了，遂抬头仰脸问我：“爸爸你怎么啦？”我说：“爸爸有一个朋友，是作家，写小说的，他前些天突然逝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女儿说：“爸爸哭，我也要哭！”于是我和女儿就都哭着绕过了钟楼。今年的一天，我应邀在西北政法学院为学生比较余秋雨与贾平凹的文学，最后的提问当然涉及到路遥以及我对他的印象，我遂说了说我和女儿为路遥而哭的情景。我以为时过境迁，岁月的尘埃会把我的心灵污染得粗糙而迟钝，岂不知我还十分敏感，我一点也不料突如其来的悲伤会迅速袭击我，我竟在课堂上泣不成声。在大约有三百名到四百名学生的教室，一下变得十分寂静，也十分肃穆，我还隐隐感觉很多人都低下了头。感谢这些学生，他们理解着我，并以默默无言的形式参与了一次感情的

交流。我以为此时此刻的无言，应该是最合适和最真挚的怀念方式。

我当然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并留下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路遥躺下之后显得非常小，我觉得他小得简直像一个孩子；二是他的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旅游鞋，鞋底有类似瓦当上的一种花纹。从三兆火葬场回来，我有几年不去那个鬼地方。尽管此间有同事和朋友逝世之后也在那个鬼地方举行追悼会，然而我狠着心，坚持不去。我觉得那里阴森，充满了不安的灵魂，尽管哀乐也很是悦耳。

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路遥，不过我始终也没有获得一种足以表达我感情的方式，这是让我遗憾的。几年之前，我有了出版他的全集的设想，觉得这确实还算一件事情，随之找到林达和路茗，她们也很支持。评论家李国平也是路遥的朋友，并研究路遥。于是我和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以征得散落各地的路遥作品及书信。经过大约一年的

努力，全集倒是编辑起来了，但出版却遇到了麻烦。一段时间里，出版的计划确实到了流产的边缘，甚至马上就要道歉退稿了。对此，我作为它的编辑极其悲哀，作为路遥的朋友极其负疚，也觉得愧对林达和她的女儿。幸亏广州的杨斌对路遥的书很有兴趣，而且她确实是一个颇有见地和气魄的编辑。经过商榷，很快就有了一个合作出版的协议，而且全集是终于行世了。路遥当然没有见过杨斌，不过他如果有知，我想他一定会感谢她的。

我还想告诉路遥，在日本有一位学者名曰安本，是专门研究路遥的。我敢保证，在整个世界，当然包括我的陕西，他是收集路遥资料惟一齐备的一位。他曾经再三打电话询问全集出版的情况，还托叶广岑询问过我。毫无疑问，从邮局取回书之后，我将立即送一套给安本。在冬天，路遥的书出版了！我真是高兴，我真想拥抱街上所有的。

## 路遥之“谜”，路遥的魅力

◇ 丁小村

我见过许多路遥迷：说起《平凡的世界》，如数家珍；说起路遥的人品身世，就像聊某位亲朋。哀路遥者，为其不幸早逝而痛惜；敬路遥者，为其才华人格而折服；陌生的读者因作品而敬爱，熟悉的朋友因友情而怀念。我也听过很多表示不服的：觉得路遥写得老套，写得土气，并非文学大师，却如何得到了如此大的声名？说起来，这的确是个谜：据出版界人士讲，三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本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文学类畅销书是《平凡的世界》——它以每年一万册以上的销量稳居畅销书榜，这几乎可以和《三国演义》《红楼梦》这种经典作品比肩了。为什么一本写法老套、内容土气的书能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这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把它视为一本励志书，它以底层青年的成长和爱情、奋斗和希望作为主题，是一代又一代青年无法忘却的美好念想。也有人把它视为一部写实的文学书，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为背景，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边翻书一边找回美好的怀旧感。有人喜欢用路遥来做作家的励志教材，但这显然不是路遥的本意——作品没有得奖他也会窝火，新书没有反响他也会丧气，他不是文坛逆袭的英雄，也非大时代逆流的勇士……我跟朋友聊到这个就说：他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因其势，顺其潮，潮起潮落势来势往，了却一份身前身后名。生时让人爱，死时让人痛，翻书让人念，合书让人叹——这也许就是作家的哀荣吧。早晨从中午开始，只

是一个作家的生活习惯，啃干馍写大书，为谁辛苦为谁甜——可为一叹！有人喜欢用路遥来愤世嫉俗，但这显然是强加于路遥的。没有这个路遥，也还有别的路遥，他们永远都在场。

认识路遥的作家们，大多喜欢他的性情：他有一份文人的率性。比如作家张虹女士就讲过一段往事。上世纪 70 年代她还是陕西城固南沙河的一位农村青年，因参加文学会议认识了路遥，后来为了她上大学的事儿，路遥从西安坐火车到汉中、从汉中坐长途班车到城固乡间，看望她并传送一份改变命运的材料。陕南夏季多雨，每到下雨，路上满是泥浆，路遥脱了鞋子提在手上，光脚踏着泥泞的田埂，走到村里。路遥这种友善和热忱，这份文人的率性，还有这份惜才爱才之心——令听故事的我也深为感动。认识路遥的普通人，也多喜欢他的性情：他身上有一种世俗的烟火气

和农村人朴实的善良心。有一位和路遥同过事的老兄说，路遥喝酒抽烟吃泡馍，满身都是典型的陕西汉子的粗率气质。我就想，估计他和门卫也能热火朝天地侃半天足球，看街边老人下棋也会兴致勃勃上去支两招……并不在乎自己是作家还是干部，是农夫还是闲人。这是我想象中的路遥——那个在《人生》中左冲右突的路遥。路遥的确让人着迷：无论《平凡的世界》的奇特魅力，还是他短短一生的传奇经历。路遥也是永远的路遥，虽然《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笔力不逮，已经捉襟见肘，让人惋惜——但世人皆知天妒英才，叹只叹时势不借给他顺境啊。在我心目中，路遥是向托尔斯泰顶礼致敬的，可惜他没活到托尔斯泰那样的高寿，也失去了写出托尔斯泰那样的杰作的机会，时势可叹，怎不让人扼腕叹息！

## 永远的路遥

◇ 任 静

他像一只在空中游弋的风筝，那根牵着他创作灵感的线始终连在他所生活过的土地上。他每年都要把三分之一的时间交给亲切而又熟稔的黄土地。

初春时，当我再次回到那片稔熟的热土上时，记忆里情不自禁地跳出了上面这段对路遥精彩的描述。一瞬间，我热泪盈眶，我想起了路遥，强烈地思念远离了我们28年之久的路遥——陕西文坛上不幸陨落的文学巨星，我文学道路上可亲可敬的兄长和前辈。

春天的阳光仿佛山坡上一只温驯的老绵羊，在吃草的间隙，用友善慈爱的目光亲切地抚摸着孤独的荒山秃岭；料峭的春风也仿佛母亲粗糙的手掌轻

轻抚摸着我的失落与伤感。从对面的山圪梁上远远传来一阵歌声：“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唱的正是电影《人生》中的插曲。拦羊老汉沙哑苍凉的嗓音，将我的思念带进了长长的时光隧道。

我对路遥是熟悉的，用喜爱和迷恋来形容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意思，大伙儿从我为儿子所起的名字当中，也许可以一瞥这种淳朴执著的思想感情，肖遥——当时我和老公只是真诚地希望儿子能带着父辈的深情寄托，去实现作家路遥未尽的愿望，去丈量漫长艰辛的文学征程，去弘扬路遥严谨的创作风格和用生命写作的奉献精神。

喜欢路遥和他的作品，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看电影《人生》开始，不仅仅因为亲切的乡音，熟悉的地域，美丽而又善良的村姑刘巧珍，纯朴憨厚的父老乡亲，英俊有才却负心的高加林，应该说吸引我的是那浸染在其中的深深的艺术感染力。路遥以其深沉而严峻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褶皱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感情融汇到普通劳动者的感情中去，他有着深厚丰蕴的生活体验，把生命价值融入每一部作品当中。于是，在他多情的笔端接连创作出了我们不忍释卷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人生》等优美的华章。

1982年，路遥因为《人生》一举成名，名扬四海，他的周围瞬间布满了花香和如潮的赞誉之声。各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纷至沓来：约稿、采访、上电视，几乎把他在陕西省作协所在的门槛踩破了。

面对喧嚣纷繁的生活，路遥没有常人沾沾自喜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他认为这样的生活令人苦闷生厌，令人倦

怠。为此，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逃离。他逃到了渺无人烟的毛乌素大沙漠。在广袤无垠的天地里，闹市里独有的烦恼、苦闷和喧嚣统统夹着尾巴畏缩退让了。在开阔的视野里，他着实感到自己仍然是那么渺小，他的内心世界油然升起一种广阔的宇宙感，他终于迫使自己静下心来，很清晰地看清楚了自己的位置和所处的环境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我一遍遍设想，当他从容淡定地走出苍茫空旷的毛乌素沙漠之时，肯定是面带一弯恬淡的微笑。因为此时，他已经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可怕阴影中拖拽了出来。紧接着，他的神经像上紧发条的闹钟，开始了他为之用青春作抵押的又一次艰难跋涉，投入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构思之中。

走出毛乌素沙漠时，路遥警告自己：“路遥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只让人们记着你仅仅是《人生》的作者！”

几年后，路遥倾尽心血完成了百万字的宏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荣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在颁奖大会上，路遥代表获奖作者发言：“对我们来说，

今天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成名成家后，路遥却不愿意借助中国最高文学奖项的绚丽光环，永远照耀自己。他说：“你的事业和成就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给你戴顶空头王冠，也没有价值，我们重视的是实际的成果。”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啊！

时下，我们已经很难再能寻觅到这样的精神了。在我们忧伤的视听里，常常充斥着黑哨、做秀以及形形色色的污浊腐败。有些作家不甘寂寞，热切地与媒体攀亲扯故，用一张近乎献媚的面孔讨好受众，亲近媒体，想借助媒体硕大的羽翼，一夜成名成家。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尖锐地批判文坛之怪现状，和世界一些大作家的作品相比，我们的文学欠缺了一点东西，最大的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缺失。

一些作家一旦写了一部稍有成就的作品，成了点小名，就当仁不让地以名人自居，就激动得面色潮红，忘乎所以，就到处签名、题字，赚外快，一幅字动辄就成千上万元，一出手卖的就是名气，

与艺术文学毫不搭界。与路遥所坚持的做人民所需要的作家的宗旨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于是乎，现在的作家们名气大了，腰包鼓了，肚脯凸起来了，作品却不成比例地越发干瘪了。

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与失。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的文人最本质的区别，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

著名作家陈忠实说，路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绚丽的篇章。这不单是路遥个人的凯歌，它给了我们一个启迪，我们这个民族所潜在的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创造力量。他的精神财富将铸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路遥匆匆地离去了，他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在他短暂却辉煌的生命历程中，他以杰出而闪光的才华，非凡理想和品格构筑的精神，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以及他留下来的恢宏巨著，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坐标上拼搏、奋斗。对于路遥，我们除了无尽的思念之外，更应该做的

就是，永久地坚守和弘扬他留下来的那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路遥纪念馆盘桓许久，用敬仰的目光抚摸着作家留在人世的每一帧照片，那样熟悉的音容笑貌，似乎依然没有走远。想着作家尚未著完的书稿，想着作家未尽的遗愿。我久久凝视纪念馆里一幅路遥正深入生活采访的泥塑作品，恍惚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正从远处传来，箜箜足音，响彻整个陕北大地。这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姿态！是田间地头的唠家常，是像树根一样将生活的根基插入泥土里。作家，应该像农夫犁地一样，用锋利的犁铧翻遍生活的沟沟坎坎，用最真实的平凡，最朴素的歌唱，打动读者，激励读者，而不是浮光掠影的采风，也不是蜻蜓点水的欧洲游，三峡游，锦里游，用花俏的文字的外衣，迷住当

下已经变得俗不可耐的文坛……

我妄自揣测，路遥生前如果来得及，一定会给我们这些故乡的文学青年留下一个最后的人生思考题，它不是如何快速发家致富，也不是如何炒作成名一夜爆红，更不是怎样攀扯名人裙带挤进所谓圈子……我想路遥一定对我们这些虔诚地叩拜在缪斯殿堂前，狂热喜爱着文字的人，充满热望和欣慰地微笑着，他被病痛折磨的声音略显疲惫，却掷地有声——

当下，你们应该探索的是如何更尽善尽美地弘扬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这个声音，我想我听见了，所有执念良知的歌者应该都听见了，因为陕北高原的长风正嘶鸣着，传来一阵阵动人的回声……

## 文汇山上的路遥

◇ 杨 岸

路遥走了，带着《故事里的中国》，永远地走了……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永远地殒落了！路遥丢下了他那辉煌的人生，和他那洒洒洋洋的百万巨著《平凡的世界》；丢下了他珍贵的文学事业，和他那至亲至爱的女儿，走了……

路遥是为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倒在了文学这块沃土上！倒在了他恋恋不舍的黄土地上！

那是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他英年早逝八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站在了路遥老师的墓碑前，站在了因路遥而闻名的“文汇山”上。路遥安详地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陕北，回到了曾培育

了他、陕北的一所高等学府——延安大学的怀抱……

路遥，是陕北的路遥，陕北的骄傲。他在延安住院期的病床上，嘱咐谷溪：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在延安的黄土山上，我一生一世是离不开咱这黄土的。谷溪老师就是为了朋友这最后的遗嘱，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地奔走了三四年，才圆了路遥老师这最后的梦。路遥延川的养母曾动情地说：曹谷溪对我们路遥再不能了，我活了快一辈子，还没见过有这么好的人。

“文汇山”，坐落在杨家岭的一座山岭中，它东靠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望中央党校所在地的凤凰山。山

脚下，是杏子河与西河的交汇，形成了那条驰名中外的延河。延安大学，也就在路遥老师的身边，传出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

路遥老师的铜像，就座落在延安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这是一尊花岗岩砌座的青铜塑像。宽厚的额头下一双深沉的眼睛，凝望着他可爱的母校的一草一木。几乎又在他那深情的目光里，我们读到了他对故乡的那份眷恋之情。

文汇山上的路遥，仍是一副陕北汉子的气派！一道高五米，长十四米的墙壁上，刻写着他生前的一句格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十三个鲜红大字，沁透了路遥老师一生的追求啊！

路遥老师的墓冢用他家乡的青石砌成，墓前是王巨才老师题写的“路遥之墓”的黑色石碑。碑前摆放着《平凡的世界》和《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李金玉、陈泽顺敬献的精致的石桌石墩。左右两边栽着路遥老师生前最喜爱的白皮松树，整个地面用青砖铺成。

路遥老师像躺在了自家的土炕上一样，安详地长眠在这里……

路遥是中国文坛跨越历史的作家，他执着于文学创作的精神境界，令人钦佩。一位日本学者叫安本实，他被路遥的著作所震撼，下决心专注研究路遥。安本实先生来到延安，登上文汇山，站在他仰慕已久的作家路遥墓前，泪流满面，久久地不愿离去……

有两位西安交大的学生，她们在暑假专程来到文汇山上。一下火车，便带着沉重的行李，登上了文汇山，她们把上山时采集的野花，放在了路遥墓前，深深地鞠躬。累了，就坐在墓碑前的石墩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凝视着路遥老师的墓碑，凝望着杨家岭上空那朵朵白云……

记得二〇〇〇年陕西作家协会（陕北片）会员大会在延安召开，我们近百名会员去给路遥老师扫墓。上山时几位大娘站在硷畔上说：“你看人家路遥，来这么多人给烧纸，好像还有当官的”。另一位大娘说：“人活到这份上，不容易呀”。我听到便问：“大娘，你们也知道路遥”？“知道，知道，常常有人上山给他献花、烧纸的，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看他的人多了，还有外国

人哩”。

那天，是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三时整。原省作协副主席晓雷老师致词，路遥生前的好友先后倾诉了他们对路遥老师的思念，为失去了一位陕北优秀的儿子而悲痛万分……我们每个会员的心里，都珍藏着许多话想给路遥老师诉说，可又没有，生怕打扰了他的平静。心里默咏着巨墙上那十三个金色大字：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墓冢下，一块千余斤重的岩石上，镌刻着原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题写的：文汇山。字，刚劲潇洒，且有大山厚重之感。

抚摸路遥老师墓冢上那一块块来自家乡的青石，心底在呼唤：路遥老师，我来看你了，你能原谅我吗？你一定记

得我这个不争气、不成器，涂抹些诗句的杨岸。不知不觉，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文汇山，因路遥闻名全国。山上有挺拔的翠柏，笔直的白杨，碧绿的核桃，和陕北各种杂木野花。深秋的风吹过，让人感到格外的舒畅。

下山了，坐在车上，我们朝着文汇山眺望挥手，汽车顺着延河畔，朝着巍巍的宝塔山方向驶去。就这样，我们告别了路遥老师，把我们深深的情、重重的爱，留在了那里。我想：路遥老师身边那各种树木，一定会根深叶茂，那满山的野花，也一定会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路遥走了，他把太多的怀念留给了我们，留给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 怀念路遥

◇ 萧 忆

流年匆匆，一晃，路遥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而我对于路遥的“痴恋”，却愈发浓郁。

走进清涧路遥纪念馆的那天，秋雨绵绵。

满目的金黄被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淋得有些茫然失措。秋天的大美，就这样毫无征兆的被雨水摧残得支离破碎。我的心情，似乎也随着颓靡的景致，变得深沉起来。车窗外，雨滴还在飘落，一丝丝，一滴滴，顺着车窗，滑出一条细长的纹路。我斜倚在车内，广播里还在声情并茂地播送着路遥先生的《人生》。朗诵者声音浑厚，有着青花瓷一样的质感。随行的友人，闭目养神，静听着，沉迷着。

车子在山谷间沿着蜿蜒的公路穿梭

着，路的两边，皆是如皱纹般的山岭沟梁。红的高粱，黄的谷子，红的枣子，它们用大自然不可方物的饱满充盈着黄土高原的苍茫。车子在一片枣树掩映的小村前停了下来。电台的广播还如一泓清水在车内蔓延。

文友说，路遥纪念馆到了。

我们赶紧打开车门，扑入绵软的秋景中。一栋如水墨画般优雅的纪念馆，静静地矗立在黄土地上。纪念馆背后，是亘古雄浑的陕北高原。我们的人民文学家路遥，就在这片山谷河川中，留下过纯澈的童年。这个和高原任何一个地方都毫无差别的小村落，却养育出了蜚声中外的作家路遥。这里的每一片叶落，每一朵花开，每一滴雨水，每一片烟岚，都曾深深驻扎在路遥的心间。文友们纷

纷拿出相机，东拍拍，西拍拍。他们被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着。

我踏着秋日的清爽，走进路遥纪念馆。心情变得异乎沉重。作为一个文学青年，路遥一直是我的文学偶像。他的作品，犹如那绵绵的秋雨，一直浸润着我那颗对文学炽烈的心。

我的初中，是在佳县南面的开化寺中学度过的。在那个小镇里，我曾一头钻在路遥的作品中，不能自拔。那些青葱的岁月中，路遥的作品一直伴随着我。在秋日的落英中，在春日的绿意中，总有我躬身翻阅路遥作品的身影。那时候，由于学校地理位置偏僻，仅有的一间书店里大多是教辅类的图书，文学类的图书甚是稀少。我所阅读的路遥的作品，是从一位老师那边借来的。老师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这是我多年后才知道的。那时候，她和其他老师并无两样，对于她的文学梦，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宿舍里，一摞摞文学著作，令我眼花缭乱。

有路遥作品陪伴的青春岁月，是夯实的，是充沛的。或许正是基于对路遥作品的痴迷，我才在隐隐之中渐渐迷恋上文学，迷恋上写作。高中的时候，我

远离故土，在榆林市求学。榆林新建路的读者图书超市，文学著作琳琅满目。而路遥著作的各种版本，对我的感触，依然如初。那个坐在枯树上抽着烟，带着黑边框眼镜，表情凝重略有所思的路遥照片，深深烙印在我的内心。

他把高原，凝练成一个个活脱脱的文字，然后汇聚成大海，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我一直在思忖一个问题，我们的路遥，如果，如果一直还在，他还会带给我们多少震撼的作品呢？也许天妒英才，也许古来英雄大多早歿，他终究逃不出这个无形的圈，选择在1992年11月17日那个寒冷的冬日，壮丽的凋零，远离了哺育他成长的陕北高原，远离了无数“粉丝”的关爱。只留下那经典之作《平凡的世界》，散溢着一抹抹书香，经久不息。

高原的一切向来都是坚毅的。望着纪念馆院落的那头黄牛，它澄澈如水的眸子，闪烁着冷峻的光芒，昂首挺胸，勇往直前。而它驮着的作品，必将深载中国文学史册，源远流长。我轻轻摩挲着这尊被秋雨淋过的雕塑，似乎就感知到了一部部作品的温度，它们如一场柔婉的春风，拂过我幽邃的内心。

路遥，伟大的路遥。我的心里不禁

感慨。我为陕北高原能有这样一位大文豪而感到骄傲，我为自己作为陕北人感到骄傲。如水的岁月，让多少人世冷暖，多少烟雨飞歌悄声褪去。而路遥的作品，是玉，是落于河床的宝玉，岁月愈久，愈加晶莹，愈加珍贵。

后来，关于路遥生前的很多事情，我是在《延安文学》杂志社那个破旧的小院内的二楼上谷溪先生的家里了解到的。那年，我的诗集《漫步陕北》出版，想请谷溪先生写几句题词，便和文友结伴去了谷溪先生屋舍。提出要求后，谷溪先生随即应允。题完后，我们关于路遥的话题，便如一朵盛开的山丹丹花，一直芬芳着那个午后。谷溪先生曾和路遥结下深厚的师生情。用他的话说，某段时间，路遥在自己家炕上睡的时间比路遥在家里睡得时间都多。说完他笑了笑，从他释然的笑容中，足以见得谷溪先生对于路遥的挚爱。谷溪先生曾在延川创办《山花》，发行量达数十万份，享誉文坛。而路遥文学梦的萌芽，想必也和《山花》有着深厚的关联。那天，在延安的凤凰山麓，我第一次聆听到关于路遥最真实也最翔实的生活片段。

后来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在陕北拍摄。我平生第一次当了一回群众演员。在横山县响水的某座山梁上，清风阵阵，暖阳煦煦，我与孙少平，孙少安，进行了一次梦想照进现实的短暂旅途。

纪念馆内，路遥生前的用品和创作手稿、出版作品一一摆放。我仔细地透过玻璃注视着，然后在脑海中尽量还原着那些画面。此刻，我似乎和路遥的距离，仅仅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这也许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地与路遥注视。虽然阴阳两隔，但是，路遥似乎就在我的身边，他淡淡地抽着香烟，烟气顺着指尖弥漫着他的面部和头发。

“萧忆，快过来，给我和路遥先生拍张照片！”文友惊喜地站在路遥的蜡像旁边，眼神中溢满期待。我接过手机，轻轻按下快门。随后，我也让他为我和我的偶像合了一张影。那一瞬间，不知道是我穿越了，还是路遥穿越了，我们就站在一起，我似乎听到了路遥微微的喘息。那一刻，我是幸福的。

路遥，之于我的文学道路，宛若那苍茫的大海上熠熠生辉的灯塔，照耀着我，温暖着我，指引着我。

## 挽路遥歌

◇ 张文彦

故园的窗棂依然开启着

只为唤回你呀——

不归的游子

儿时，你一定听惯了

关于蒲公英妈妈的童话故事

她放飞了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从此便漂泊天涯

四海为家 永不思归

站在一座不朽的石碑前

我们的心潮不能平静

细雨纷纷地飘洒

无数的涟漪在扩散着

呵，这是你生命的回声

在感染 在荡漾 在倾诉

这是你心血铸就的辉煌殿宇在浮现

这是你的如椽巨笔

被竖立在厚厚的黄土地上

如泣如诉的朔风起了

它走向哪里

就会把我们的思念带到哪里

它走向哪里

就会把我们的仰望带到哪里

## 早晨从中午开始（组诗）

◇ 沙 龙

### 路遥

白天在赶路，晚上在赶路  
早晨也在赶路  
可是路，始终在前方展开

能赶得完吗  
从共和国明眸里跑出来的一只小鹿  
鲜嫩的草叶，始终一片连着一片

白天的路已走完  
夜晚还在踏着征程  
夜里的路上也有泥泞和沼泽

累了就歇歇吧，不要拼命往前赶  
养精蓄锐，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这几年，你休息的好吗

### 早晨从中午开始

闹钟为何没响  
早餐为何没吃  
早晨为何跑到了中午

是早晨自己溜到了中午  
还是你故意把早晨赶到了中午  
那中午又跑到了哪里

哦，你的中午跑到了夜晚  
跑到了夜半的静谧里  
你把星光当成了阳光

你的星光比别人的阳光更明亮  
星光里的你激情涌动  
撕碎喧嚣，奋力拼杀

星光也是感恩的  
阳光也是感恩的  
你用星光和阳光一起，感恩着高天厚土

###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黄叶飘落了吗  
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只生长花骨朵

你的黄叶飘落了？  
落在春天还是秋天？

秋天飘零了一些树叶  
但不知是不是你的叶子

你的名字很年轻  
你的梦很年轻

你的秋天很年轻  
你的叶子也很年轻

年纪轻轻的，就不要落叶子了  
即使落，也是一些腐朽的

即使到了冬天也别落  
你的叶子是四季常青的

### 姐姐的爱情

有人说爱情是一杯咖啡  
我想也是

姐姐的爱情是苦的还是甜的  
我不知道，你也许不知道  
姐姐的爱情只有她知道  
如同只有泳衣，才知道水的冷暖

姐姐的果实就让姐姐去摘吧  
我们只要把篮子递给她  
就算完成了任务

### 平凡的世界

一个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也有说谎的时候  
我按照你的文字指引  
在阳光下寻找着平凡的世界  
最终，凄凄惨惨戚戚  
蓦然回首，不仅白天里的世界不平凡  
就连你文字里的世界也不平凡——  
风雷阵阵，下雨雪  
至于你的人生，那就更不必说了

你的语言是平凡的  
房子是平凡的，有时更是简陋的  
但你总想把平凡的世界  
搬上历史的舞台红火一番  
为此，老鼠也跳到炕头为你添香

在铜城大牙湾逐梦那阵子，不是吗

## 人生

人的生活很精彩

但人的生命太短暂

你的生命更像一颗流星

一不留神，就在掌心跑掉了

据说德顺爷还在赶牲灵

刘巧珍与马拴后来也恩爱有加

你的人生怎样呢

我知道，你原来的生活苦中有乐

乐在苦中，自从远走他乡后

我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也许，那边的生活

也和这边的一样

仍被人们不断刷屏

## 双水村的爱

你的爱在这里

我的爱也在这里

只是我的爱比你的爱

晚来了几年

多年前，我的姐姐走进了双水村

我也因此走进了双水村

我的爱，也成了双水村里的另一条河

自从你定居另一个双水村

这里的爱更加灿烂

乡亲们的语言温暖如春

光腚的孩子整天在河里捞着蓝月亮

你知道吗，就连田二也喜结连理

我的老乡，你为何走得如此仓促

没来得及给双水村打一个招呼

哪怕咳嗽一声也行

村子里的两条河仍在淙淙流淌

我知道，那是一位年迈的老母亲

在日夜唤儿回家

## 大牙湾的煤

为了追逐你的梦

我来到铜城，来到大牙湾

寻找着令你激动的煤

在众多煤面前

我感觉每块煤都是你的

可每一块又都不是

难道你的煤也被搬在新区？

我又走进铜城的煤矿展览馆

这里会不会收藏？

我从煤的胎儿形成，生长发育

一直追随到照亮黑暗

始终搜索不到一点线索

直到走出煤炭实景演变馆

才发觉，你的那些煤  
仍在大牙湾醒着，而且火光冲天  
只是被我粗糙的目光  
漏掉了

### 小明的红领巾

红领巾是不会被土地收藏的  
只会被时光清洗得更加鲜艳  
小明的红领巾还戴在脖颈  
像一面红旗随风飘扬

黑色构建着黑色的坑道  
也虚构着山沟里的表情  
山沟里的野草是黑色的，鸟鸣也是黑色  
的  
只有梦，才与红领巾同行  
一条红领巾，就是一个红色的梦  
红色的梦在黑色的大海里  
腾起一条冲天的火柱

在三十多年的长长站台上  
小明的红领巾一直紧系在  
你的头顶，想解都解不开

### 在路遥纪念馆和路遥书苑前

今夜，月亮刚洗完澡，最适合飞行  
我把属于你的两栋建筑  
空运到月球上。这样，我对一个人的敬  
仰  
就能达到无人企及的高度

房间里住着你一个人？  
准确地说，应该住着三个  
一个是你，一个是吴刚，还有一个是你  
的梦  
梦是蓝色的，也是壮丽的

房子并不宏伟，但很厚重  
里面除了装有灯光，语言，雕塑  
还塞满血汗，精神，乃至生命  
这是比黄金更闪光和厚实的藏品

月有盈亏，居住在月球上的纪念馆没有  
书苑没有。满天的星辰是你的读者  
偶尔有几颗惋惜从天际划落  
那也是带着亮光的流星

# 红 雪

◇ 野 水

## 1

年过得紧张而忙碌，转瞬已快到正月十五，忽然接到老同学张宝财发来的传呼，说他从南方 G 市回来了，住在西都市豪风大酒店，想和老同学们见上一面，叙叙旧，务请必到，并叮嘱我一定通知吴风奇和王军良等人。

我是初十晚上接到传呼的。宝财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学，瘦瘦的，个子不高，两颗大眼珠镶在一片杏叶大的脸上。人长得短小而精悍。当年我结婚的前一天，在外打工的宝财正巧回来了，听说我结婚，下午就骑自行车来我家，拿了一块大红的被面，说是家里藏了多年的，送给我，祝老同学的日子红红火火。我谢过，招呼他坐下喝水，他说不

渴，问我还有什么活要干的，正巧三娘从厨房出来，说停电了，鼓风机用不成了，要人拉风箱烧火蒸馍，三娘说着话，眼睛看着村里帮忙的几个人，其他人互相看着对方，没有反应，宝财起身就进厨房了。

因为第二天要过事，前一天必须蒸好多馍的，宝财就在低矮的厨房里烧了大半天的火。三娘是厨房的领导，她一边揉面，一边夸宝财人勤快，说给他寻个媳妇，宝财就红了脸，低头不吱声，只用手擦脸上的汗。

## 2

在我们上高中的同学当中，宝财是一个有许多故事的人。

我家住在山里，宝财住在我家后面更深的山里，所以他家和我家一样穷。当然就不像其它同学那样笑话我穿的粗布鞋袜了，也不笑话我说话的土气腔调。每周六，我们放学后一起步行回家，我的村子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到家了，他还得再走近一个小时才能到家，我们自然就成了关系特别好的同学。

宝财父亲身体不好，经常离不了药，又不能干重体力活，家里景况很不好，那几亩薄地打的粮食也吃不到年底，这可能是宝财老喊饿的原因。

星期天，我们这些住校生要赶天黑六点半到校，因为这天晚上还有两节自习。有一次，我背了两粗布口袋馍到宿舍的时候，已经看到宝财的馍布袋挂在墙上的铁钉子上了，但看样子不多，——以我的饭量，是吃不到星期六的。

我进了教室，宝财已经在写作业，第一节自习快要下了，吴风奇才急匆匆进来，身上还有土，他跑到我俩跟前悄悄说知道迟到了，没敢从大门进，是从操场后墙翻进来的，临从家走时，在省公安厅当副处长的二叔从省城回来，给了他半块白馍，那是二叔从单位食堂带回来的，二叔很喜欢风奇，特意把那白馍送来给他，他装在身上的口袋里，谁

知在刚才翻墙的时候掉了，因为天太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宝财的眼睛就瞪大了，连说可惜地很，问风奇还去找不，风奇说算了，不找了，不就半块白馍么，宝财就问要是别人捡去了咋办，风奇说还能咋办，人家就吃么，宝财就拉着风奇的胳膊问说话算数不，风奇说肯定算数的，说完就去他座位了，风奇还没坐稳当，宝财就飞似的跑出去了。

我半天也没见宝财回来，又想上厕所，就出了教室，向操场后边的学生厕所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从阴云的缝隙里探出半个头来，天亮堂了些。上厕所出来，我忽然看见不远处的墙角，有个人蹲在那里，我正要细看是谁，那人就招手了，我走近了，原来是宝财，他两手抱着一块馍，吃得正香，两个嘴角鼓得圆圆的，脖子还向前一伸一伸，像一只吃草的羊在打饱嗝。我到跟前，他咽下一口，说给我留了一角，在他口袋里装着，说着拿出来给我，我说不饿，你全吃了吧！他说不行，咱俩关系好，就硬塞到我手里，我说你怎么不回教室啊，他说风奇经常说话不算数，怕他反悔，所以在这先吃了，风奇就是知道找到了也没办法了。我催他回教室，他大

口吞下最后的一小块，舌头伸出来，先在上嘴唇抹了几圈，又在下嘴唇细细地抹了两圈，直到确定嘴唇上沾的馍渣全都被卷进嘴里，舌头才收回去了，接着又用食指抠了半天牙缝，然后吧唧吧唧地舔了指头，才跟我慢慢往回走，一边走，还一边咂嘴，引得几个外班的学生奇异地看他，他居然满不在乎，仍旧咂他的嘴。

### 3

一个晚自习时间，宝财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神秘兮兮地在我耳边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他让我把风奇和军良叫上出去说，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很想知道，就找风奇一块出去了。他说刚才上厕所出来，闻到一股香味，是从学生食堂那散发出来的，他就循着香味去了，看看四下没人，使劲掰开食堂那锁着的两扇门，露出一条缝，隐隐约约看见两大铝盆做好的菜，那肯定是留给明天早饭吃的。就围着食堂四周转了一圈，发现后面有个窗户，他就垫了几块砖上去看仔细了，那窗居然没有关！

军良瞪大了眼睛，问他想干什么，

宝财就呲了牙笑，说你说我想干什么，我说你想偷菜？宝财四下看了看，点头。我说不敢，抓住了就要开除的，风奇不吭声，宝财就说他瘦小，能进去，他已经侦查好了，风奇个子高，给他搭个架子，让我和军良一人一边扶着风奇的身子，他就攀上去了，窗下面就是食堂的案板，翻窗进去刚好就站在案板上，不多偷，够我们几个吃几天就行了，在他的再三说服下，我和风奇军良都同意了。

不幸的是，就在他正紧张地往塑料袋里装菜的时候，值周的老师发现了我们三个，他径直走过来，风奇撒腿就跑，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军良问我跑不，我说不能跑，宝财还在里边呢，我们跑了他就出不来了，没人接应啊，军良就惶惶地靠着我不动，值周的老师看了地上的一摞砖，又看了大开的窗，什么都明白了。

两天以后，学校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我们的丑行，全校点名批评，我们四个被罚扫一个月学校的马路，开除我的团籍，此后的一段时间，风奇不理宝财，说宝财害了他。宝财哭着说对不起我，说他将来挣钱了一定请我吃好多好多的菜。

高二第二学期开学不久，长期患肺

结核的宝财父亲，撇下母亲和他的弟弟妹妹走了，家里的农活一下子全压在他母亲身上。这学期宝财和我同桌，上课的时候，他常常眼睛盯着黑板，很专心的样子，老师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却一脸茫然，什么也答不上来，我因为偷偷给他提示，被老师批评了好几回。

宿舍里，我和宝财的铺连着，他给我说他上课根本听不进去，眼睛盯着黑板，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开始还空着的黑板就变得满满的了，脑子也空空的，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说他再念下去也是白花钱，不想上学了。

我说还是上吧，再过一年就是高考了，说不定还能考上呢，那样子就好了，宝财却一点也不兴奋，脸上倒显出愁苦的表情，他说他铁了心的，不上学了，他不是那块料，即使考上了，也没钱上的，他要去煤矿下井挣钱。

高三那年开学的日子，宝财就没有来，他辍学了。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了，那天晚上，我正在教室写作业，忽然有人敲我头顶的窗户，接着伸进来一只手打我的头，我抬头看，竟是宝财！他趴在窗上笑嘻嘻地说请我吃饭，我说马上就下自习了，你稍等一会，宝财就说要不我在街道的

老田凉粉摊子那等你，我说行。下自习了，我急急忙忙到那，宝财已经坐在小凳子上等我了，他要了两碗凉粉，又招呼旁边的烧饼摊主打两个脆一点的饼，看着我脸上惊异的表情，宝财说有钱哩，美美地吃，别怕！我细细地看他的脸，明显瘦了许多，他穿着短袖，胳膊比原来结实多了，都有了腱子肉。好久也没在外面吃饭了，感觉很香。我一边吃，一边就问他这么长时间的经历。他说在铜川的一个小煤窑上挖煤，一个月能挣近200多块钱，弟弟和妹妹这下有钱花了。我说下煤窑很危险，还是要小心，他说没事，他脑子机灵，腿快，跟在有经验的老矿工后边，耳朵尖一点就行，要是听到异常的声音，就赶快跑到安全的地方，离开工作面就好。他的工作是把爆破下来的煤块用铁锨装进架子车里，然后拉到矿车停下的地方，再转到矿车斗里，矿车就自动拉上地面了。有人记工，拉的多就挣得多。我说还是要小心，那里事故多得很，听人说“三疙瘩煤夹一块肉”，最好别干了，他说下井挣的钱多，先干两年，攒点钱就去做生意，叫我放心。

吃完饭，宝财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叫我拿上买菜票，我看着他黑瘦的脸，

说不需要，他说别装了，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我说真不需要，宝财就黑了脸，说你考上大学了我决不找你办什么事，别怕，就觉得你是那块料。我说哪里，就是不忍心，宝财说算我借你行不？我只好拿了。宝财就说好好学，将来定能出息！然后就很天真地笑起来，说他要回了，第二天还要去矿上的，尽量不耽误班，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走来的，不用管，他走得快，一会就能到家。

宝财瘦瘦的裤管，像两条倒去麦子的空口袋在风中飘摆，瘦小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我手里攥着那20块钱，感到很沉重。因为我见过在矿上下井的人的尸体被送回村子时的情景。一辆卡车拉着一口棺材停在村口，父母兄弟们哭天撞地扑向汽车要看棺材里的人，随行的人挡着不让揭棺材盖子，说已经给人穿好衣服了，要家属放心。父亲说，其实棺材里什么也没有的，我很惊异，说怎么能骗人呢，父亲叹口气说没办法，井下瓦斯爆炸后基本上找不到人的，全烧成灰了。我一边往回走，一边胡乱想着父亲说过的话，就看见宝财在火海里跑，我说快些，再快些啊，又看见巨大的火球一下子就吞噬了宝财的身体，宝财化成了一股轻烟飞向空中。

到学校门口了，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军良，又突然从胡思乱想中回到现实，感觉自己在咒宝财，又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怎么会有那样不吉利的念头呢。

## 4

再一次见到宝财的时候，已经是我结婚的前一天，宝财是从神木回来的，因为铜川的那个小煤窑已经挖空，停产了，宝财就随那些农民矿工去了神木，因为远离家乡，所以几年都没有回来。那时神木才开发不久，他下井的煤矿是在神木和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交界的乌兰木伦河岸边，那里井下的瓦斯浓度低，但水却多，几乎是在水里捞煤，这就有透水的危险。宝财回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母亲有病，二来好长时间没见过我了，说想念我。那时候，军良已经接了他父亲的班，在县财政局工作。而风奇参军又回来了，通过他自身的努力，风奇成了一名警察，分配在西都市一个派出所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都市的一个机关工作，一个普通的科员，挣着一份死工资。此后的多年里，我和宝财再也没有联系过，也无法联系。我去过他家，他母亲说去南方了，好多年没回来过，

只是不停地寄钱给家里，家里这多年的花销全靠他。直到前年的一天，我在单位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宝财，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查到我单位的电话。这几年在南方G市，混得还行，我问他干什么，说搞小食品批发，他又问了风奇和军良的情况，说他这几年的经历等回来见面细说。

### 5

接到宝财的传呼，我就通知了风奇和军良，军良说市上来人检查工作了，要陪领导，估计可能没时间，晚上再说；风奇说没问题，一定来。

倒了三次公交车，我终于赶到了豪风酒店，宝财已经坐在酒店大厅的沙发上等我了，依旧是以前那嘻嘻哈哈的老样子，那张脸依旧小，看起来好像更黑了一点，还像娃娃的脸。

宝财说在这再等等风奇和军良，我说上你房间吧，他们哪儿摸不到？！宝财也不吭气，我们就上楼了。

我俩聊了很长时间，宝财的脸色却凝重起来，要我再给他们两个打，我说打什么打，不来就算了，宝财坚持要我打。军良说来不了了，确实要陪领导的，

我说那你也说一声啊，电话里有很嘈杂的音乐声，似乎在唱歌，随后军良挂了电话。

风奇接了电话，说他开车正在路上呢，堵车。

坐在餐桌旁，我们又没有话了，都在默默地抽烟，周围人声嘈杂，很是热闹，与我们两个的冷清静坐形成巨大的反差。

风奇终于来了，还带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说是一个朋友的妹妹，要给她办个事情的，顺便过来一块坐，姑娘看了他一眼，风奇就招呼她挨在自己旁边坐下，然后就和宝财握手，宝财说人民警察就是忙啊，风奇嘿嘿笑了，说没办法，谁要咱是干了这份工作呢。

酒过三巡，我眼睛的余光瞥见那姑娘用手掐了一下风奇，风奇就看手腕上的表，说他还要去办个事情，朋友们托的，不能耽误了，我说多大的事，明天不行？宝财却说去吧去吧，没事，有时间再聊也行，风奇赶紧站起来和宝财握手话别，连说不好意思，然后迅速步出了餐厅。透过餐厅的玻璃，我看见风奇揽着那姑娘的细腰，快速向停在远处的警车走去。

面对桌上丰盛的菜肴，我突然没

有了一点胃口，想起了十几年前那晚和宝财在学校门口老田凉粉摊上的一幕：我们用舌头舔光了那粗瓷碗里所有的菜渣和油花，吃得轰轰烈烈而津津有味，完了，拍了肚皮，昂扬地喊一声“美得很！”而今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宝财不说话，给自己倒满了酒，然后给我添上，我们又喝起来，一杯接一杯，但谁也没有说话。

很快，那瓶酒完了，宝财说再来一瓶吧，我说算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宝财直直地看着我，眼睛却有些红了。我说真的不能再喝了，要去埋单，宝财说不用了，我这次回来专门订的；这么多年里，我还没有请过你们客哩！他拉了我的手：“你也要走？”我说不走，今天专门来陪你的，宝财就很烂漫地笑了，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那一晚，我和宝财睡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我执意将宝财送到火车站，在即将进入检票口的时候，宝财从背包里掏出一封信，那信封得严严实实，说是给我写的，嘱咐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再看，不要提前打开。我答应了。

宝财的背影又一次消失在茫茫的人流中。

晚上十点多，妻儿都睡了，我关上

房门，打开台灯，拆开了宝财写给我的那封信。

**铁胜老弟：**

你好！

虽然我们同岁，但我的生月比你大，我是可以这样称呼你的，你不介意叫我哥吧？

这次回家，已经隔了好多年，必须回来，因为母亲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给她留了些钱，不能在她身边尽孝，只能给钱了，原因是我已经上了别人家的门，媳妇是独生女，父母需要人照顾。我在那打工的时候别人介绍的，我觉得还不错，就答应了，如今孩子也大了，她家的底子好，人也好，我也满意，再说，如果回到我们那个小山村，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还要打光棍。

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关键前几年，我在一个家具厂打工，干的是喷漆工，后来又换了一家厂子，干的还是喷漆。这个工资高，我也知道漆对人有害，就很注意这些，厂里也有措施，但不幸的是，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发低烧，多次检查都没有结果，后来看确实不行，就到大一点的医院检查，说是可能得了白血病，后多次检查，最终确诊了，证明情况是真的。

听人说如果是职业引起的病，可以找当时的工厂，要求赔偿，我也找了，但我已经两年没在那上班了，去了以后，人员变动很大，当时也没有合同，我找了律师，律师说能找到一些可以证明我曾经在那家工厂上班的资料卡片也行，但你知道，我那时经常变换住地，多次搬家，找不见任何能证明的东西了。律师又说有人能出来证明我曾经在那上班也行，我原来认识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去哪了，有几个人原来一块干过的，但他们都不愿意作证，我一边治病，一边跑这个事，花了不少钱，也没有结果，我也不想再跑了，即使寻到了，可能也就赔个几万块钱，也于事无补了。

好在我媳妇的家里人对我很好，一直没有耽搁我的病，还在积极治疗着，说实话，这个病咱们也知道，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哪一天就走了，我希望你能来一趟G市，从这带一把土回去，洒在我们村的乱渣坟里，我也就回家了，毕竟，那里是我们的故乡。

父亲给我取了“宝财”这个名字，希望我这一生能有钱财，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空的，这么几年，我也没有攒下钱，也没有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很可惜，可能也没机会了。

你也不要悲伤，我其实已经经历了好多回危险，只是没有说给你们，我那时在煤矿看到的也不少，真没想到另一种危险也会落在我头上！

你把公家的事干好，平平安安就行，不要为当什么科长处长费心劳神了，干到那算那，没意思，我觉得平安就是最大的福。

祝你工作顺利！

宝财

X年X月X日

哦，忘了给你叮咛，你对老家那儿熟悉，以后看有合适的人，给我妹妹找个可靠的人家。人好就行，拜托你了。

看完信，我的双眼已经模糊不清。我勉强站起来，一把拉开窗户，外面大雪纷飞，一股冷风夹杂着雪花冲进房间。楼下的地上已是白茫茫一片，几个小孩欢笑着拉着母亲的手在大院里滑雪。远处的空中，间或闪出一团彩光，——有人已经在放礼花弹了。随着炫丽的烟花的绽放，隆隆的炮声由远处传过来，震得我耳朵发麻。

突然，就在我的窗下，一团红色的礼花弹冲上天空，整个院子变成了一片红雪。

## 夜游神

◇ 拓 毅

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未结婚，村里人都不唤他的乳名与“官名”，也不称他“老光棍”，只叫他“夜游神”。入夜后，人们与他在村路上相遇，就用揶揄的口吻问他：“‘夜游神’，你又是到谁家去游逛？”“夜游神”也不气恼，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称呼；可也不回答，只“嘿嘿”讪笑，或低声嘟囔着什么，就继续向前走。

他要去的院落，多僻静，且多是男人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留守着年轻媳妇“守活寡”的人家。进得门，便说：“我没电视，来你家看看电视！”说罢，不管主人乐意不乐意，就坐在炕沿或板凳上，边看电视，边同主人搭讪。见主人爱理不理的样子，就知趣地自言自语道：

“你家电视不放武打片，不好看！”说着就快快走出窑门，向另一户人家走去。

踽踽独行至另一“守活寡”人家，进得门，仍这样说：“我没电视，来你家看看电视！”说罢，不管主人乐意不乐意，就坐在炕楞或板凳上，边看电视，边同主人搭讪。见主人爱理不理的样子，就知趣地自言自语道：“你家这电视不放武打片，不好看！”说着就快快走出窑门，又向另一户人家走去……

就这样，在一个晚上，他会游走几户人家，直至眼睛发涩了，发困打呵欠了，才回到自己那孔破窑里，在睡梦中继续他的夜游。

有一个“守活寡”的，不厌恶他的光顾。不仅不厌恶，还同他没话找话，

拉扯些没盐没醋的话头。闲扯得夜深了，见主人的小儿女们发困打呵欠了，他就站起身来，打算离开。主人问：“走呀？还早呢！”他看一眼主人，又抬眼看墙壁上挂着的钟表，说：“有时间了，你也该歇息了！”说完，又看一眼主人，见主人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拉开门，向夜色中走去。路上还回味主人那句“走呀？还早呢！”的话语，感觉那话语很温暖，很熨帖。回到自己的破窑里就老半天不能入睡。

第二天晚上，他便不再到别的人家游串，径直走到昨夜光顾的人家，又是边看电视，边同主人拉没盐没醋的话头。主人说：“我家那块黄豆好久没有锄了，估计已荒禾了！”他看了一眼主人，见主人说话时脸色平静，又见主人的小儿女们又发困打呵欠了，就站起身来，打算离开。主人问：“走呀？还早呢！”他看一眼主人，又抬眼看墙壁上挂着的钟表，说：“有时间了，你也该歇息了！”说完，又看一眼主人，见主人还是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拉开门，向夜色中走去。路上还回味主人那句“我家那块黄豆好久没有锄了，估计已荒禾了！”的

话语，感觉那话语并不是随意说出的。回到自己的破窑里就老半天不能入睡，心想：明天帮她去锄锄，一个女人家，又要种地，又要照看孩子，真不容易。

第二天，他早早起床，扛上锄头，就去她家的黄豆地。到了地头一看，那黄豆真的已“荒禾了”，于是就飞快锄了起来，比锄自己的庄稼都细心。

到了晚上，他又去“看电视”，依旧同主人拉没盐没醋的话头。主人说：“我家那块谷子也好久没锄了，估计也已荒禾了！”他看了一眼主人，见主人说话时脸色仍旧很平静，又见主人的小儿女们又发困打呵欠了，就站起身来，打算离开。主人问：“走呀？还早呢！”他看一眼主人，又抬眼看墙壁上挂着的钟表，说：“有时间了，你也该歇息了！”说完，又看一眼主人，见主人还是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拉开门，向夜色中走去。路上还回味主人那句“我家那块谷子也好久没锄了，估计也已荒禾了！”的话语，感觉那话语也并不是随意说出的。回到自己的破窑里就又老半天不能入睡，心想：明天帮她去锄锄，一个女人家，又要种地，又要照看孩子，真不

容易。

第二天，他又早早起床，扛上锄头，又向她家的谷地走去。到了地头一看，那谷子真的已“荒禾了”，于是就飞快锄了起来，比锄自己的庄稼都细心。

到了秋天，黄豆与谷子都上了场，归了仓。晚上“看电视”时，主人说：“多亏你了，今年的黄豆与谷子比往年籽头重，打得多！”他看一眼主人，见主人还是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拉开门，向夜色中走去。路上回味窑主人那句“多亏你了，今年的黄豆与谷子比往年籽头重，打得多！”的话语，感觉那话语并不是随意说出的，是对自己的褒奖。回到自己的破窑里就老半天不能入睡，心想：她还是记着我的。她是一个有心女人！唉，一个女人家，又要种地，又要照看孩子，真不容易！

庄稼都收割了，都在打谷场上碾打了，都颗粒归仓了。庄稼人都闲下了。到了晚上，他又去“看电视”，主人说：“孩子他爸来信了，要我们都去城里住哩！”说着，拿出两张百元钞票，递给他：“多亏你了，今年的黄豆与谷子比往年籽头重，打得多！”他看了一眼主人，怔了

一下，见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我不能要这钱。我给你锄地，又不是为，为，为了钱……”他边说，边向主人看了一眼，见主人的脸色比平时都平静，主人的小儿女还在炕头上玩耍，没有一点儿瞌睡的迹象，于是，就站起身来，打算离开。主人问：“走呀？还早呢！”他盯着主人看，见主人低头不再言语，就说：“有时间了，你也该歇息了！”说完，拉开门，走入了夜色中。路上还回味主人那些话语，感觉那些话语并不温暖，也不熨帖。回到自己的破窑里就老半天不能入睡。心想：她真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唉，自己的心眼儿还不及一个女人。我真他妈窝囊，就是一个瓷人！

不几天，那女人带上孩子到城里生活去了。

没过多久，村里所有“守活寡”者都带上孩子到城里生活去了。

“夜游神”仍旧在夜间四处游荡。没有了“看电视”的地方，他就在村路上踟蹰。山村的夜晚很静，没有了过去的驴叫狗叫与小儿夜哭，静得让人发怵。亮有灯光的窑洞已是很少了，那些年老

的留守者，一入夜就拉灭了电灯，一是瞌睡得早，二是不想浪费电。不远处有一孔窑洞还亮着灯光，他知道那是张寡妇，她还未入睡，还在忙着什么。

张寡妇比他大十多岁，丧夫多年，独居也已多年。她有几个儿子，都举家外迁至州城做着收破烂生意，日子都已过得很滋润了。张寡妇年轻时颇有姿色，六十多岁了，身体早已发福，可丰腴的面庞上仍留有早年风韵，稍收拾打扮，仍旧耐看，依然富有韵致。村里人没有大量外流时，他多不愿到她那里闲串，因她家里开着小卖铺，白天，打扑克与搓麻将的，以及凑热闹的挤满了窑洞；晚上，也不清静，仍有夜战赌博的。只是后来，随着村里人的不断外迁，她的小卖铺才逐渐冷清下来。冷清了的小卖铺反倒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

好些时候，他经常重复这样的梦境：就像被神使鬼差一样，正午或入夜，他又偷偷向张寡妇居住的窑洞走去。每次的寻访都作贼一样心虚，总要忐忑不安地不时前后左右狼顾，既怕被他人发觉，又担心她正出门在外，或者正有人在她那里闲串，有碍自己的造访。而每次造

访前，他总是要努力想象、精心设计一番：想象着她正独自一人在做着什么零碎活计，或者刚脱衣就寝，灯泡还未拉熄，没有掩实的粗布被口处，隐约有胸部丘壑显露；设计自己该怎样向她表示那蓄意已久的心意，该采取何种方式向她施展攻势，用怎样的技巧博取她的迎合与欢悦，可每次的寻访都归失败，无有一次取得成功。

可是真真切切与她在一起时，他“那蓄意已久的心意”就荡然无存了，更不会强烈滋生。他与她拉话解闷，还帮她营务庄稼，就像当年给那个年轻的“守活寡”者锄黄豆与谷子一样，比锄自己的庄稼都细心。有时还帮她到镇上去“进货”，那情状很像是她的忠实仆人。在不知情的外村人眼里，他就是她的丈夫，她就是他的婆姨，他俩就是一对乡下夫妻。

其实，他还真有过一段短暂婚姻：某一年，在门外做生意的侄儿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那对象的年龄与他相差无几，只因为丈夫犯法判了刑，她没有了生活依托，就想另寻个头主儿过日子。他见她长得端庄朴实，是个会过庄稼人

光景的女人，就同意了这桩婚姻。没摆喜筵，也没登记婚约，两人往一个炕上一睡，便是夫妻了。有了妻室的他再也不夜游了，可那“夜游神”的名字仍被村里人称呼着。村里人见了，就打趣地说：“夜游神，咋不应再瞎夜游了！”他就“嘿嘿”笑着说：“噢，总算有个家室了，有个缝衣做饭的了！”可没料到这不再夜游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那个女人便揣上他的所有积蓄逃之夭夭，“溜之大吉”了。他与张寡妇闲聊时，常常会提起那个“临时婆姨”来，张寡妇就忿忿地说：“我当初就怀疑她是个骗子！”他就边忆及与那女人在一起时的生活情形，一边说：“唉，怨咱没福分，就是个打光棍的命！”

他对张寡妇很在意，很关切。有一次，见张寡妇到南山沟里捡柴火去了，就坐在自家窑洞外的老柳树下，不时向山沟处张望。临近晌午了，还不见张寡妇的影子，就想：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边想，边站起身来，向南山沟走去。走了一会儿，听得有人在呻吟，便赶紧奔过去，只见张寡妇在一个深沟渠内蜷缩着身子，土头土脑地痛苦呻唤。他惊愕

地问：“怎成这样了？”张寡妇拖着哭腔说：“我只顾捡树枝，不小心，一脚踏空，就跌进这沟渠了。兴许是跌骨折了，腿疼得站都站不起来！”听张寡妇说腿骨折了，他就赶忙跳下沟渠，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张寡妇背在背上，背回了小卖部，然后就忙着跑到镇上，给张寡妇的几个儿子打电话去了。

张寡妇的几个儿子听说母亲骨折了，就赶紧赶回村来，将母亲送到县医院医治。医生给张寡妇的骨折处打了石膏，叮嘱说：“问题不大，只是骨头裂了缝，过段日子就好了！”从医院往回返时，张寡妇对几个儿子说：“多亏被‘夜游神’发现了，要不，我可就见不着你们了！”几个儿子一商量，就买了两袋面粉、一桶清油，还买了几十颗鸡蛋，送给了“夜游神”，算是酬谢。

几天后，见母亲没什么大碍，几个儿子便又返回州城，忙各自的生意去了。到了夜晚，他就把那桶清油与几十颗鸡蛋送还给了张寡妇。张寡妇说：“那可是我儿子们的心意呀，你怎不留下？”他就说：“你现在行动不方便了，这清油与鸡蛋还是滋补你吧！”张寡妇的眼

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对他说：“你拿过一颗鸡蛋来！”他就取过一颗鸡蛋，递给她。她接过鸡蛋，在炕楞上轻轻一磕，鸡蛋的一头儿就破开一个小洞儿，然后，递给他：“把蛋清蛋黄吸了吧，它能泄火！”他也不推辞，照着她的话，把鸡蛋吸空了。

他见张寡妇因捡柴火伤了身子骨，就每天到附近的山沟里去捡树枝，到了晚上，就送到小卖铺侧旁的一个避风地方，码起来。没过多久，那里就码起了一长溜儿干柴火。一天晚上，他坐在小卖铺的炕楞上，对着躺在炕上的张寡妇说：“腿复原了，再不要去捡柴了，我已给你捡下好多了！”张寡妇就感激地看着他，顺手把被口往低拉了拉，饱满的胸丘就在被口处显露了出来。他目光慌乱地扫视着她的胸脯，伸出手往上拉被口，遮掩那撩人的丘壑；可张寡妇却把他的手压住了，目光中满含鼓励神情，并且把他那粗糙的手掌紧按在自己那柔软的丘峰上。他觉得浑身颤栗，喉头发干，呼吸也急促，而就在这时，张寡妇伸出另一只手，把他的头颅使劲往下勾，于是，他那黧黑的脸膛便与张寡妇白皙

的面颊死死重合、挤压在了一起……

几年后，张寡妇突发中风瘫痪了。瘫痪了的张寡妇为了不拖累儿女，拒绝进食饮水，无论儿女们怎样打劝，她咬定主意，就是不张嘴。这样，只过了七天，就到另一个世界生活去了！

张寡妇“入土为安”后，他长时间郁郁寡欢，少有开心时候。他再也不在夜间外出游走了，一个人窝在自己的破土窑里，使一把斧头，用一大块柳木雕木人儿。木头人儿的形象是一个女人，胸脯上丘壑分明，头上的发髻也分明，他这是在雕琢他记忆中的人儿，在雕塑已到另一个世界生活去了的张寡妇！

几年后，他也患肝癌去世了。临咽气时，他嘱咐自己的侄儿说：“我死后你们也别给我‘冥婚’什么女人，那太费钱。就把我雕刻好的木头人儿安放在我的棺木旁，权当就是你婶娘呵！”他歿后，送葬时族人抬一大一小两副棺材，村里人，包括他的侄儿，都不知道这个木雕女人是谁；只有此时在阴间陌路上恍惚游走的他知道这个刻骨铭心的女人是谁！

# 梧桐月

◇ 曹 洁

## 1

醒来的速度是稳定的，不是快，也不是慢，似乎刚刚好。知觉从四肢末梢往回收缩，一点一点，靠近心脏、大脑和思维。这个过程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息，就像月亮的升起或沉落，世界一点点明朗起来，或者一点点黯淡下去，她从不开口。

夜未央，寒意逼人的清夜里，她终于醒了。

浓深的夜色淡下去了，流泻如水的月光中，她似乎听见有人望月长叹：“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人何在？

一个声音轻轻地问。

她缓缓坐起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捻亮床头灯。

借着清淡的月光，她披了件衣服，拉开窗帘。

这是农历正月十八日，后半夜，依然可以看到如此圆润的满月。她又看到远处那片树林，月亮的清光中，一棵棵树干，笔直地衬在天幕上，以青天为背景，站成坚守的模样。

每个暗夜，大概就是这些树靠月亮最近吧？

那是大地生长的灵魂吗？

或者，那是大地与青天的对话吗？

“是的。当人们在黑夜里熟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这些在清风夜色中看守月亮的树。”一个声音在耳际悄然响起，依然那般浑厚、舒

缓，极富磁性。

那是他独有的语调和语气。

她的身子悚然战栗，夜随之一颤，瘦了。

她裹紧自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伫立良久，意识渐渐清晰起来。她有点不舍地收回视线，并没有拉上窗帘，退回床上，将身子慢慢靠向床头。

一个人的影子悄悄移过来，俯身为她的两肩掖了掖被头。她那么真切地感觉到身体暖起来，刚要开口，那个人却倏地不见了。

水汪汪的月光中，屋子里的家什也带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水意。衣柜、梳妆台、写字台……一件一件，她的目光依次看过去。她知道，写字台上方，就是那帧黑白照片，棱角分明，俊逸清矍，眉宇间一股英气飒爽。

她闭上眼睛，两行清泪淌下来。

## 2

魏国凯，青阳市一家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十八天前，除夕夜，万家灯火，渐次亮起。她精心做好了年夜饭，就等着他回家吃团圆饭。儿子不停地嗅着鼻子，

一边馋着想喝她煲好的汤，一边又笑着说：“妈，我就是闻闻——闻一闻……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煲汤是她的好手艺，这菌汤足足煲了三个多小时。香菇、海鲜菇、茶树菇、金针菇，洗净入砂锅，放几片料酒发泡的牛肉，倒入足量清水，切姜片、葱段入锅；大火煮沸后，撇去浮沫，加盖，文火煲三个半小时；再放入鲜菇，煲二十分钟后，洒入一把泡好的枸杞，煮五分钟，加少许盐和白胡椒粉，温和调味，这才煲好了。这么多年，夫妻俩工作都很忙，虽然他好这口儿，但她平常少有闲功夫煲汤。

夜色渐渐浓深，她和儿子坐在餐桌前，一边聊天，一边等着。他却打回电话，说疫情紧急，回不来了。他急匆匆叮嘱几句，就带领救援分队连夜奔赴抗疫第一线。

她也是，第二天一早就去单位值班。

半个月过去了，除过每天早晚互报平安，互通信息，他们几乎没有空闲联系，各自坚守在岗位上。他和所有医务工作者一起，把身体紧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没白天没黑夜，连续性紧张工作，抢救患者，遏制病毒。

就在前天，正月十五，下午六点半，

他居然说有点空闲，还点开视频，让她看看他丰盛的晚餐：一盒米饭、一份肉末炒山药、一份青菜，还有一杯热咖啡。

他一边吃，一边满怀信心地笑着说：“你放心！快了！就快了！相信中国！相信中国医生！”

她也笑了，对着镜头里的他，举起拳头：“祝福中国！祝福中国医生！”

魏国凯啊魏国凯，待你凯旋归来，我为你接风洗尘！

放下电话，她走向阳台，远望窗外。夕阳下，那片树林沐浴着柔和的光，一棵棵白杨，站得端庄肃穆。她知道，等着夕阳落尽，等着夜色暗下来，月亮又会准时挂上树梢。

晚上九点左右，参加志愿服务的儿子回家了。她一边给儿子喷消毒液，一边听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一天在外的工作情况。这似乎是近期每日必做的功课。

那天，还没等儿子说完，她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转述父亲的话——相信中国！相信中国医生！

“太好啦！”儿子兴奋地一把抱起她，转了个圈。

这半个月以来，疫情如此严峻，母子俩第一次如此放松。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奔走一天的儿

子睡着了。

她没有睡意，靠在床头看书。一会儿，颇觉心神不宁，便放下书本，闭眼养神。她想象过很多种丈夫回家的场景，她也不止一次设想如何为凯旋而归的“中国医生”接风洗尘。

夜色渐渐浓重，浓重的睡意袭来，迷迷糊糊，她睡着了。

### 3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夜的宁静，她被惊醒了。

她抓起电话，黑暗中，一串陌生的号码闪着刺目的光——

“……魏国凯……脑卒中……”

世界骤然坍塌，她听到了天崩地裂的轰响……

那是一个绝对黑暗的时空，她像是骤然溺入深水，所有感觉都是模糊而疼痛的。唯有一个信息真真切切——魏国凯，他一句话也没说，悄悄抽身走了。

他还很年轻啊。腊月二十二日那天，儿子从学校赶回来，为父亲过四十五周岁生日。一米八高的儿子站在父亲面前，一脸阳光，满眼笑意。

他强健有力的双臂，拥着儿子的双

肩，自豪地说：“好样儿的！儿子！这上大学才半年，你又长高了！”

她仰起头，看着肩并肩的父子俩，斟满了三杯红酒，又笑意盈盈地端上三碗长寿面……

她如何相信——二十多天后，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他，居然会倒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怎么能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丢下她，一个人独自前行？

那个寒冷侵入骨髓的深夜，她想疯狂地冲出房门，冲到大街上去，大声喊他的名字。她更想长出一对翅膀，飞到他的身旁，把他抱在怀里，等着天亮，等他醒来——他只是累了，他只是睡着了。可是，她什么都不能做，她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元宵之夜，街灯依然明亮，一轮明月泊在碧海青天。给她温暖的太阳去了，留下她一个人，面对整个黑夜。

那个夜晚的风好冷啊。凛冽的西北风，一向是狠狠地刮过，绝不是吹过。吹，是拂过，轻慢，不会带走什么，只会留些什么；刮，则是快速地掠过，力道强劲，“呼——”一声卷过去，便有你看不见的故事、情绪、心境，被卷得无影无踪。记忆的墙壁上，斑驳的土皮被刮掉一层，又卷走又一层。

她蜷缩在黑暗中，听着风一阵紧似一阵，记忆的书页被翻得飞快，她甚至能清晰地听到那脆生生的声音。很惧怕过往的日子被猛烈刮走，那会令她锥心疼痛。因为那刮掉的部分终究散了，再也无法收拢，你想要抓住一丝，也是不能。

她站在旧时光的缝隙里，泪湿衣衫，不见去年人。

#### 4

这个黎明，她从沉睡中醒过来，就那样坐着，坐等着月亮落下去。

月亮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不知不觉地去，从不打扰谁，也不被谁打扰，自顾自地，任由圆缺。生命中，好多东西就像烟云，不待轻拂衣袖，便自己散去，可是月亮不会，东升西落，从不爽约。小时候，坐在院子里，她总是目不转睛地看月儿，生怕她孤单冰凉，想摘了来，抱在怀里温着。长大后再看月儿，才知道她本无阴晴冷暖，阴晴冷暖只在人心。

那个猝不及防的冷夜，院方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天上飘起庚子年入春的第一场雪。她站在窗前，多么想把自己封冻成早春的第一尊雪娃。雪大，雪多，

密密地挨着，像一片又一片羽毛，堆叠起来，填满了世界，世界却飞不起来，人也飞不起来。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能听见谁的呼唤？

她在干渴而羸弱的黑暗中流泪，痛得撕心裂肺。

洁白的雪花封冻了她的灵魂，三天三夜，她沉睡在一口古井里，想让自己熄灭，或者冻结。恍恍惚惚的睡梦中，世界坍塌，一地废墟。她竭力刨挖，手指都磨破了，没有他。她忍着灵魂的疼痛，多想把一张床睡成诺亚方舟，载着她，渡到彼岸。

终于，她在这个月光如水的清夜醒来，醒得如此彻底，仿佛之后多少个日夜，无须再睡。她不再挣扎，不再悲戚，她终于明白了：生死原来有这样的区别——生，只要活着，只要一息尚存，无论怎样长路迢迢夜漫漫，人总会找着回来；而死，即是这一世为人，再不得相见了。

多么令人伤怀的顿悟啊。生而为人，竟然是如此无知无觉，你全然不知道自己、亲人或朋友的生命会在哪里悄然而逝。那种消逝猝不及防，不打一声招呼，不给你丝毫准备，不给你留一丁点余地，

如飓风，瞬间席卷一切。

一个人呆坐，直到晨曦微明，她才穿衣起来，下了床。

## 5

薄薄的晨光中，她洗漱完毕，一点一点，仔细涂上润肤霜。

妆台的镜子里是一张清秀的脸，虽然岁月之手偷偷地抽走了一些胶原蛋白，但依然白皙柔滑，不减当年。

突然，她看到光里那一层纤细的汗毛，轻轻触摸，毛茸茸的。她坐下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起那些年少的清晨——母亲为她梳洗，给她扎小辫儿。阳光清明，她紧贴着母亲温热的身子，仰头看到她白净脸颊上的细毛，淡黄色，一根根，仿佛会呼吸，能够把母亲身上的味道传递给她的眼睛和鼻子。她刚刚想要闭上眼睛吮吸那种说莫名的味道时，母亲已经收拾妥当，为她背上了书包，转身忙别的事了。

母亲似乎从不停手，一边做，一边叮嘱她路上不要贪玩儿。她默不作声。她可不是贪玩儿的孩子，只是有些贪恋风带过的味道。她时常寻着那些味道而去，有时候走出好远，才惊觉早已偏离大路。

她身子一激灵，就像一个长满触须的小动物，收回了伸向各方的探测仪，掉头往回跑。返回的路上，那些味道似乎已然包裹着她，又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很懊恼，却只能往家的方向赶，一步比一步快。

她对光线、味道和声音，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像猫一样对黑夜敏感，像狗一样对味道警觉。而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息，她更是有着过人的禀赋，即使是细微得被人忽略的一丝丝颤抖，她也能精准把控，悉数吸纳。

她的耳朵就像一个容器，盛装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她每每竖起耳朵，将吸纳进去的声音一丝一丝抽离，播放一遍，听听每一种声音的质地和温度。她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只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一双胳膊、两条腿，而似乎是一个柔软的小甲虫，长着好多功能不同的触须。这些无形的触须，便是她与自然万物的连接通道，通往她和这个世界之间存在的无限可能。

上苍一定是有意赋予她这些天性，让她得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医生。参加工作二十年来，因为从医，她遇到了深爱的恋人，结婚，生子，抚养他长大；因为从医，她将自己的嗅觉、听觉、知

觉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因为从医，她接生了数千名新生儿，成为无数个婴孩的“母亲”……

这个清晨，她坐在清明的阳光里，回想着年少时候的自己，恍若昨日。很多年过去了，母亲不在了，她却成为当年母亲的模样。她微微笑了，站起来，视线从镜子里移向窗外。

这个早晨，如此安静。

街道上空荡荡的，落尽叶子的杨柳，光秃秃地站着，在冷风里瑟索。已过不惑之年的她，依然那般敏锐地感知着源自四周的光线、声音、气息。看着那些树，她嗅到了干枯的味道，也嗅到了春来生发的气息。

她环抱双臂，从远远近近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缝隙望出去，望向很远很远的山脉和很远的云天，或者山脉与云天之外。

很久，她收回视线，重新坐下来，摊开一页洁白的纸，一笔一画，写下“请愿书”三个字。她听到自己的呼吸在微微颤抖，虔诚中夹杂些许亢奋，滚烫的热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 请愿书

青阳市第二医院党支部：

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形势严峻。作为一名拥有二十年临床经验的医务工作者，在人民健康受到威胁之际，理当挺身而出，践行救死扶伤的使命。这是中国医生的本分和天职！

我郑重承诺：无问东西，不论生死，自愿加入防疫救援队，奔赴抗疫第一线！

请愿者 白曼

2020年2月12日

## 6

黎明过后，太阳从大河东岸升起，第一缕阳光必定打在老城东头。老城南北走向，躺卧在大山之巅，就像一个老祖宗，笑意盈盈地，看着数代同堂的大家族。她满足地坐卧着，或者惬意地躺着，或者随着阳光的移动，侧一侧身子，任由怀抱中的子子孙孙各忙其事。

这个春天却不是这样。一股看不见的冷风从大山那边刮过来，寒气逼人。老街上的石头们好像商量好了，一起睡着了。街面两旁的店铺，紧闭门扉，全城停业。就连最热闹的中心广场，也不见一个人。偶尔，小巷深处传出一声犬吠，也是低沉的，似乎狗也懂得世情，

不再喧闹。

她再一次走在老街上时，盈盈眉眼处，那份清夜的哀婉已悄然抹去。她优雅转身的瞬间，一纸薄薄的请愿书，似乎已然承载了失亲的至痛。

阳光很清亮，风也不大。走在熟悉而空荡荡的街道上，她又听见一声熟悉而亲切的招呼——

“小曼，上班去啊！”

“是啊。霍老师好！”

她仰头微笑着回答，脚步放慢了一点，却没有停下来。

那是已经退休的霍老师。霍老师是她刚刚参加工作时遇到的第一位老师，也是她医学专业和人生道路的精神导师，给了她很多引导和帮助。这么多年，几乎每天早晨这个时间点，她上班的路上，总能碰见去广场锻炼的霍老师。最近疫情管控，她不能下楼了，却不忘站在阳台上和她打个招呼。此时此刻，无须多说什么，她们之间依然保持着那份延续了二十年的默契。

她向霍老师摆摆手，咬着嘴角，径直走出巷道。

没有人看得见，洁白的口罩下，她紧紧咬着的嘴唇。

路过魏家巷口的时候，她又看见了

那口老井。

很多年前，老城分布有很多口水井，清晨，每一口水井旁都排着一长队挑水人。二十年前，她刚刚从省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座老城工作。每天早起，梳洗毕了，第一件事便是去挑水。她从医院的小院子里走出来，折向北，往一口就近的水井而去。其实，向南的那口水井离得更近，但她总是不假思索，一出院门就固执地扭头，走向北城。医院和水井之间这段街道，她每天跑一个来回，日复一日，一趟又一趟。

直到他出现，每天帮她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那个时候，他家就在魏家巷。当年，因为挑水，究竟多走了多少路，她从来没有在意过。或者说这些无用信息从来不涉入她的思维空间。似乎她并不广阔的大脑中藏有一个开关，但凡无关紧要的物事和声息，全都被那个无形的开关自动屏蔽。

说实话，她的确有这天生的功能，那是外婆的遗传。

外婆小脚，人也长得小巧玲珑。外爷走得很早，偌大一个家族，外婆一个人管理，却从没有起过纷争。外婆言语不多，面相慈善，她从来没见过外婆慌

张的样子。

外婆啊，外婆，你走得太早了。

这个清晨，她沐浴着晨光，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外婆。这是多年来未曾涌起的念头。外婆似乎永远是一潭静水，鱼儿游过来了，水草长过来了，阳光透进来了，雨水洒进来了，树影子也装进来了；或者，青蛙鸣叫几声，某个小孩投入几块石子，溅起一片水花。所有这些意料和意外，在她那里都是常态。万千变化中，明察秋毫，静态守常，这是外婆为人处世的方式，也是她治家理财的秘诀。

……

她甩一甩头，似乎要把那些干扰到她的微尘甩掉。

外婆是微尘吗？

不，不是，外婆绝对不是微尘。

外婆是一个心有春意的人，她看到眼中的春，也能看到内心的春。一双小脚，她不知道外婆能走多远，但她相信外婆走进了天堂，长成了天堂的一棵树。

外婆走了，外婆的小屋从此成了她深藏春意的白塔。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走在这个干干净净的“春”字里，从未走失，哪怕两脚泥泞，也要带得春意归。

这个春天，这个多灾多难的春天，外婆又成了住在她心底的白色小屋。那洁白的小屋里，供奉着她对生命和未来的解答。

7

下午五点半左右，她从医院门口出来，踩着细碎的阳光，穿过一条条老巷子，径直往家属小区前面那片树林而去。

那里是他们每天晚饭后散步的地方。每个黄昏，他们都会到那片树林走走，聊家常，也谈医务。树林中白杨居多，还有少见的桐树。从春到夏，从嫩黄到青绿，从疏朗到繁茂，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相依着走过。夕阳下，树叶泛着嫩黄，轻盈、柔润、诗意，仿佛是另一个缤纷的世界。偶尔，他也会吟诗给她听。当年，他本来爱好文科，为了发奋学医，不得不暂时丢开文科，但是骨子里那股深爱一直还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然记得那一首别样的求爱诗：

你是一座白色的小屋  
让我安居  
好吗

小诗已然在耳，吟诗的人却已被吹向天涯。

这个孤单的下午，冷风依然清冽。天空也好像被刮过一层皮，越发地蓝，蓝得有些悲婉。美丽的黄昏就要来临，她望向西天，痴看大雪之后的那抹夕阳，渐渐浓烈，渐渐淡去。

林子里没有人，除了她，静悄悄的，她的脚步也轻轻的。这个异样的春天，人们都宅在家里，林子好像与世隔绝了。似乎这林子独属她了——不，应该是她属于这片林子。这些群体站立的树，又一次接纳了孤单的她，包容了她的贸然造访。

起风了，树在风里轻轻摇摆。

她来这里，是为了听风声的——风穿过树林的声音。

其实风没有声音，这是风抚摸树的声音。

西北风很是强硬，尤其是夜半楼高，风声如尖利刺耳的哨音，冷寒彻骨。但穿过树林的风不一样，这风轻柔，温情缠绵而难离难舍。一年一年，树便在这风声里发芽、吐绿、繁茂，或者飘零、封冻、积蓄。大概树也是风的孩子，一棵一棵地长大，一茬一茬地老去。这就

像母亲在呵护自己的孩子，看着他们一日一日长大，将生命推向繁盛。

呵护她的风，猝然停了。

人生中的好光景刚刚开启，他们便从此天涯。

一棵树能够一圈一圈生长年轮，人却只活在一生一世，像流星，划过之后永远消失在无边黑暗，不可能再有下一次轮回。原本，亲人、爱人、朋友，甚至路遇的陌生人，都是呵护你的风。遗憾的是生命这般脆弱，呵护你的人也像一缕风，不知何时就停了，只剩了自己独行。

她一步一步，放慢了走，踏稳了走，往林子深处而去。

夕阳落下的那一瞬，她停下脚步，闭眼倾听。穿树而过的风，竟那般细微轻柔。悄悄靠近一棵树，为了看看它，也为了让树看看她。这些树啊，它们一生固守一处，未曾走开半步，却有一世饱满的风景，自始至终，没有空缺。就像一个个见惯世间沧桑的老人，静看悲欢离合，不言不语，不慌不忙。

渐暗的暮色中，树的眼张开着，迎接着她温凉的目光。她轻轻抚摸着树的疤痕，又听见风抚摸树的声音。那声音似乎像极了一声悠长的叹息，转瞬，却

又化成一片飞叶，渐飘渐远，很久，才落地。循着叶子的方向，她听到自己的喉间也有一种声音滑向远处，铿然而鸣，掷地有声，直坠入大地深处。

造化神奇，赋予人类在万物蓬勃中和谐生存的机缘。自然昭示着时令季节的循环更替，也表征着物候现象的依序推移，以及月露、星辰、风云、花鸟、草虫的更迭生息，更隐含着世道人情的变数与守常。世界沧桑，人间正道，就在这终结与重生的诗性交融中，接纳了所有生命细节而从不失真……

她又听见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热泪淌了满脸。是啊，逝去的生命无法重生，不会像春草再绿，不会像春花再开。但是，这场灾难中，那些昂贵的生命和真实的故事，在春天起步，又在春天离去。就如花儿，开了，艳了，谢了，一地落蕊融化，化为尘埃。待明年，一棵又一棵树，依然会春来发芽，绿油油的，走向下一个季节。

默立风中，她辞别薄如蝉翼的过往，望向薄如蝉翼的未来。

## 8

当夜暗下来的时候，灯光渐次通明。

世界变成一间房子，静谧清寂。她在这屋子里端坐，细数渐次明亮的星子。青色的夜幕上，星子闪亮，它们是苍天的眼，白天睡去，晚上醒来。外婆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星；地上少了一个人，天上的星星就会落一颗；地上的人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没有谁扶着托着，也能好好地挂着。

明天，她就要和同伴们一起出发了。

她必须去迎接这个春天诞生的新生命。

儿子很懂事，他刚刚痛失父亲，如今又送母亲前去。这难熬的三天三夜，他一下子长大了。父亲不在了，他有责任保护好母亲。虽然有不舍，有疼惜，有担忧，但他默默地支持母亲的决定。他很清楚，这个时候，他只能站在母亲身后，因为父亲就站在母亲前面。

她已经收拾好行装，有形的，或无形的，都准备好了。这是一场大自然与人类的战役，逆风而行，她和所有医务工作者一样，必须怀有万分的虔诚和敬畏。

独立夜，静听世界的安谧与辽阔，想起他为她吟诵过的一首短诗：

你看着星么，我的星星？

我愿为天空，得以无数的眼看你。

夜静之时，时间的流水充满了坠地的疼痛。或许那不是痛，那是春的降生，正张开星星的眼，犹如花烂漫。

## 9

黎明时分，她早早起床，站在窗前，整装待发。

那轮饱满的月亮，又泊在一碧青天。

她又看见了一轮孤月之下，那一片孤独的树。

大概就是这些树，暖着逝去的人，也暖着活着的人。

月亮挂在梧桐树上，像一个人的脸，静静地俯视着她。

昼色深空，一个声音在遥远的地方召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医生，必须捍卫和恪守心灵之月的明朗与清白，哪怕把自己站成一株孤独的树。”

她闭了眼，屏息聆听，聆听从四面八方暗流涌动的声音。立春之后，雨水沐大地，惊蛰醒万物，一地葱茏，拔节如雪。这是春的呼吸在迫近。明朝就是春分，紧跟着，清明、谷雨即至，东方之春，就要破尘而来。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只须冉冉。

# 抗疫纪实微小说

◇ 张北峰

## 母女心连

一头黑油油的长发在微风中飘逸，护士苗丽显得格外漂亮妩媚。姐妹们羡慕夸赞，男生们爱慕追求。她自己也为保留了十几年的秀发欣然自豪，珍爱有加。

今年二月，“新冠病毒”肆虐，苗丽踊跃报名去了武汉。出发前她毅然决然地去了发廊。握着剪掉的长发，她的手在颤抖；瞅着镜子里像小男生一样的她，无语泪奔。

在武汉上班第一天，苗丽从医院下班回到驻地宾馆，洗漱后躺上床准备和妈妈视频。当拿起手机压键时却停住了，

不能让妈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还是换作电话模式妥当。但再一想，如果妈妈看不到影像，一定会心生疑虑，或者立刻发来视频信号。思考再三后，苗丽赶忙下床取出护士帽戴在头上，还对着镜子打扮了一番，然后忐忑不安地按下手机键。

视频很快连线，妈妈一下看到眼前的女儿有些异样，又仔细端详，怎么过去的秀发不见了！惊讶中立刻明白这一定是工作需要、安全需要。妈妈又感动又心疼，脸上显出难言的表情。为维护女儿爱美的自尊心，妈妈不能直言追问，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慈爱，委婉地说道：“我们的小护士下班睡觉还戴着护

士帽儿！”

苗丽听了一怔，赶忙回答说：“这里风大，我怕着凉，戴着帽安全踏实。”

“哦，原来是这样，你做得对做得好，妈妈给你点赞！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护好病人。”

“谢谢妈妈支持和夸奖。请您放心，我已长大，一定会保护自己的。”

妈妈的眼眶全湿了，生怕露相赶快把脸庞移开视频，但手机里传来声音：

“那好，你快休息吧，今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漂亮小美女！”

“谢谢妈妈夸奖！您也保重，晚安。”苗丽赶忙关了手机，爱的暖流涌动全身……

## 王 叔

王叔是街道环卫工人。

疫情横行的日子里，商店关了，超市关了，饭局关了，街道和马路上人稀车少、寂静清冷。但是王叔依然每天提前上岗，有时很晚才下班回家。老伴王

婶对他说：“现在是联防联控时期，单位放假工厂停产，大家都居家隔离，街道马路不会再有太多垃圾杂物，没啥事就早点下班回家吧。”

“不行，街道死角还有遗留垃圾，马路边又长出野草，每天还有风吹来的树叶杂物都得清理。再说疫情期间，要比平时更上心才对。”

“为啥？”

“卫生搞得越好，病毒传染的机会就会越少，也算是为抗疫做贡献嘛！”

“说得也是。”王婶听了连连点头道：“老头子还挺有觉悟的！那就抓紧时间把卫生搞完搞好，尽量早点回家，非常时期也没人来查岗的。”

“亏你说得出口！没人检查就可以不负责、放任自流吗？”王叔瞪了老伴一眼，说着穿上工服出了家门。

看着远去的老伴，王婶脸上显得有些尴尬，但心里却喜滋滋地想：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一辈子踏实。

栏目责编 曹洁

# 爱他明月好

——再读纳兰容若

◇ 王 馨

去年夏天开始，重读纳兰容若。那段时间，每晚熄灯前，都要反复背诵着纳兰词入睡。次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伏在枕上默写前一晚所记的词句。

纳兰词真的很美。读一遍有一遍的感动，读一遍有一遍的遐想。

想写容若。从盛夏到暮秋，每晚听窗下或风声或雨声，默念着“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从前读过的研究纳兰、研究纳兰词的书，时时涌上心头，那些人人皆知的经典评语，已经网住了我的思想，我只知远远地凝视着他衣袂飘飘、亦真亦幻的影子，却无从落笔。

纳兰容若，谁说我们之间只有三百年的距离？我看你，犹如看窗前那轮明月。

## 家家争唱饮水词

今天很多人知道纳兰容若，是因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实际在容若的时代，少年成名的他，已亲历了“家家争唱饮水词”、“传写遍于村校邮壁”的盛况。

容若名性德，是康熙朝首辅纳兰明珠的长子。生于顺治11年12月12日，“数岁即习骑射”，二十二岁中进士，任康熙朝一等御前侍卫。他通经史、工书法，精于书画评鉴，是典型的少年天才。平时侍从康熙左右，“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且灵性天生，常人不及，“间以意制器，多巧俚所不能”。“以英俊威武之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之诗文事”，出身于高门华阀，是皇室近臣，又兼有经世治略之文武才，

其光彩可见一斑。

而他在人间只停留了三十一载。

今天看到的他留下的著述，有《通志堂集》二十卷，《淶水亭杂识》四卷，《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还有与顾贞观（号梁汾）合编的《今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

在《淶水亭杂识》里，容若用清新的文笔，记录了对自然、天文、地理、史学、西学、尤其对诗词的思考和认识，展示了其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涉猎面。一位天才少年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兴趣，及翩翩公子的别样性情，跃然纸上。

他的《易九六爻大衍数辨》是易学史上的一篇名文。容若以条分缕析、有破有立的章法，思考并论证了易学上一个最常见、最困扰人的问题。

一位在帝王身边鞍马扈从的公子，在业余时间，成就了卷帙浩繁的著述，不能不令人叹服。

于是，有人考证说，编《通志堂经解》时，容若只有十九岁，不可能主持完成须是饱学鸿儒才可能完成的经学典籍。后来的乾隆皇帝也亲自考证过此事，认为容若身边聚集了一批当时的学人才俊，容若确有可能只是组织参与者而已。

其实这并不重要。

作为学者，容若拥有了《淶水亭杂

识》《大易集义粹言》《今词初集》就已经足够了。

而作为词人，容若拥有了《饮水词》，便足使他独步千年词坛了。

是词让容若穿越岁月风尘，走近了我们的的心灵。

《饮水词》取自佛家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很多年前，就是受这个书名的吸引，我才知道了容若。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浣溪沙》

“窗前桃蕊娇如倦，东风泪洗胭脂面。人在小红楼，离情唱《石州》。夜来双燕宿，灯背屏腰绿。香尽雨阑珊，薄衾寒不寒。”《菩萨蛮》

若说东坡词适于关东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适于二八娇女吟“杨柳岸晓风残月”，容若的词，似乎只适于读书人夜深人静时自吟自诵，独自体味。取名《饮水词》，是再贴切不过。

容若说“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他认为花间词“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不贵重”，独李后主“兼有其美”，因为后主词真情自然。对词的独到见解影响着容若的创作。他的词真纯、自然、深婉、凄美，在当时就被称为“李后主重生”。民国学人张伯驹在《丛碧词话》

中说：“纳兰容若，清词中之南唐”。然而容若的词，不仅以哀婉凄美称于世。他的边塞词《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以及《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都是豪迈壮观之名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道：“‘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千年词坛最壮观的词句，竟出自于人称“翩翩佳公子”的纳兰容若之手，不是偶然得之，乃是天才使然。

徐志摩说容若“信手的一阙词就波澜过你我的一个世界，可以催漫天的焰火盛开，可以催漫山的荼蘼谢尽”。

但是，天才本身也象焰火，虽然有令人惊艳的璀璨，却只在短短的一瞬。

“韵澹疑仙，思幽近鬼”的容若，虚负凌云万丈才，在人间只惊鸿一瞥，留下了世人无尽的怅叹。

### 一生一代一双人

这是骆宾王的一句诗，容若拈来作了《画堂春》的首句：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识饮牛津，相对忘贫。”

容若近年来受到众多女性推崇，除了因为他的旷世奇才，更重要的是他对所爱之人的深情。

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始终有一位女子若隐若现的身影，恍如仙子，恍如隔世。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是一段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的悲情。蓝桥、碧海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心心相印、珠联璧合的两个人，却不得不天人永隔。生存在特定年代和家庭、承担着太多责任和义务的容若，不能改变自己 and 恋人的命运，但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爱恋和心痛，用诗词的形式，把一世的情伤写进了历史，让三百年后的我们，在他优美凄清的词句里，结识那位“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的“天然绝代”的妹妹。这是唯一一首描摹意中人形象的小令，容若用一句词传神地刻画出了这个在他的诗词中只见其神不见其形的女孩子。

后来的研究者一直在揣度他们的故事。最流行的是“表妹入宫”说。因为是表妹，所以才两小无猜，两心暗许，因为入宫，必然生离死别，天人永相隔。一个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诗文的女子，在容若的文字中，永恒成凄美的

典型的悲剧形象。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采桑子》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情知此后无来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采桑子》

“花丛冷眼，自惜采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减字花木兰》

敢于直言不讳地表达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的容若，身边还有一位有名有姓的妻子。卢氏与容若婚后三年因难产而亡。对这位缘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得的妻子，容若初始并不在意，但在三年相守中，因共同营造了一段夫唱妇随、“赌书消得泼茶香”的诗意生活，就象李清照和赵明诚。卢氏的意外早亡，使这位多情的公子又成为了名列青史的悼亡词人。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蝶恋花》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

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象这样痴情缠绵、哀不自胜的词句，似血泪交融，伤至肺腑。容若对于女子之爱，用情之深，用情之痴，已然是舍身忘我。因之，再狭隘的女人，也难于责怪他的多情。

生命中得遇容若，即便是做生离的恋人，一生相见无期，即便是做死别的妻子，只有短暂的相守，然而生离亦不苦，死别又何痛。

## 绝塞生还吴季子

容若生于顺治十一年，其时满人初入中原，满清统治者虽以武力完成了疆土的统一，却无法实现对汉民族精神上的统一。满汉矛盾尖锐，汉族士人受到残酷迫害，民间排满情绪严重。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容若以一个满清贵族的身份，完全地融入了汉文化中，他摒弃了种族之见和门阀观念，

“在贵不骄，处富能贫”，重情重义，“结遍兰襟”，用自己的学识和品格，聚集了一批名满江南的名士学人。从另一角度说，他为康熙年间满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满清统治者用高压政策和迫害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容若以自己标高独立的才学和人品做到了。

容若是极重友情之人。顾贞观（梁汾）是他最相知的朋友，长他二十余岁。顾有词集《弹指词》，与容若的《饮水词》堪称双璧。顾的一位挚友吴兆骞，也是名誉天下的才子。吴在顺治十四年因科场案致罪，被流放至宁古塔。当时容若只有三岁。二十年后，顾贞观作《金缕曲》二首，以词代信，寄给吴兆骞。这两首词写得相当感人：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怀君袖。”

顾贞观曾向吴兆骞承诺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二十年过去了，情义不变，誓言犹在，却无法践言。

容若看到了顾的词，为之泣下。在他的眼里，顾的这两首词，千余年来，只有李陵送别苏武的河梁生别之诗和向秀为嵇康而作的《思旧赋》，可以与之相比。

容若回了一首词，在词中，他向好

友承诺：“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

这是朋友对朋友的承诺。一诺千金。

当时就有人说“吾友吾且负之矣，能爱友人之友如容若哉！”率真如容若，情真如容若，才能义不容辞地为朋友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五年为期，从通往宁古塔的那条不归路上，吴兆骞终于活着回来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营救之举，是传遍江南的词坛佳话。

关于顾贞观，那是知己之交。他们年龄悬殊，出身悬殊，地位悬殊，但却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两人交谊最深，酬唱最多。容若存世的词中，寄梁汾、和梁汾的词最多。顾贞观与容若相识之后，先是住在容若家作西宾，后因母丧南归，送别顾贞观时，容若伤离怨别，为梁的小像题词一首：

“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凭寄语，劝加餐。桂花时节约重还。分明小像沉香缕，一片伤心欲画难。”《于中好·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

顾守孝满三年时，容若为使好友回京，专门盖了三间茅屋招他回来。在《满江红·茅屋新成，却赋》中，容若道：“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在诗作《寄梁汾并葺茅屋以招之》中道：“三

年此离别，作客滞何云？随意一尊酒，殷勤看夕阳。世谁容皎洁，天特任疏狂。聚首羨麋鹿，为君构草堂。”

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汇编了《今词初集》，震动了清初华盛的词坛。清词号称中兴，盛况远超两宋，而容若，史称“满清第一学人”、“第一词人”。正如其序言所说“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容若和梁汾，是两位具有相同的审美取向和相称的文学眼光的学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词坛树立一面旗帜，提升词的地位，使之与诗并驾齐驱。

他们是成功的。今天要了解清代文学，《今词初集》是必选之书。

梁汾得遇容若，容若得识梁汾，也是词坛佳话，今天亦或后世，谁人能不钦羨？

## 一宵冷雨葬名花

因为读《红楼梦》在先，便以为“葬花”这样冷艳、惊悚的词和景，是雪芹的首创。看了纳兰容若的词，才知道“葬花”一词，早已有之。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似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怜花、惜花、葬花的容若，对妻子、对恋人、对朋友情深似海的容若，不慕尘世荣华、厌弃仕宦生涯的容若，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不是人间富贵花”的容若，这一切，似乎都像另一个人，那个在《红楼梦》中衔玉而生的宝玉。

“红楼”一词也屡见于纳兰词中：

“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

“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于是，很多人认为，淶水亭里的纳兰容若，便是怡红院中的贾宝玉。于是，纳兰容若身边的若干人，也就可以追逐到大观园里的金陵十二钗等等。

钱静方先生在《红楼梦考》中说：

“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

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说：

“《红楼梦》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中说：

“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

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这是旧红学研究用索引法做出的考证。持这种观点的人自成一派，大都主张《红楼梦》即写纳兰容若。他们甚至把金陵十二钗考证为聚集在容若身边的十二位名士，颇有些牵强附会。有资料说，乾隆皇帝在读到《红楼梦》时，也曾抚掌叹曰：“此乃明珠家事也。”

容若生存的年代，正是其家族鼎盛时期，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权倾一时，容若自己科场得意，仕途顺达，这与《红楼梦》里贾家忽拉拉大厦倾的末世景象无有相似之处。

而长于妇人之手、混迹于脂粉队里的宝玉，也难与容若相比。宝玉身上多了一点愚、一点顽，还多了一点俗，因此，宝玉才是可亲近的。

生活中的容若是一个事亲至孝、侍君极诚的道德完人。词是他放纵性情、回归本我的一个载体，只有在词中，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忧郁的、深情的、孤独的、叛逆的容若。

好在自胡适先生开创新红学以来，红学界逐渐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一说达成了共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容若同时代人，同朝为官，且具有较高的文学、美术素养。曹寅与容若的交往颇多，他们之间曾有诗词酬和。尤其

著名的是曹寅《题楝亭夜话图》中的两句词：“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可见他们是相知较深的朋友。说曹雪芹了解容若的家世秉性，在创作中有容若的影响倒是可信的。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容若抱病设宴与诸文友相聚，席间以《夜合花》为题赋词，一咏三叹。七日后便辞世而去。

上天若是钟情于容若，怎么能这么急匆匆地夺走他？上天若是并不中意于容若，又怎能将凡人不可企及的才华和美德都赋予他？

一段虽然短促、却诗意无比的生命轨迹。

如今，隔着三百年的时光，时时能听到有人说起容若，说起容若的词。甚至有一天，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了容若的纪念馆，名曰“草陌花露堂”。里面都是容若读者的抒怀之作。恍惚间竟然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有人称与他同时的康熙是“千古一帝”，那么，容若就可说是“千古一词人”了。天地悠悠，千古一人，虽然有“家家争唱饮水词”，容若依然是孤独的。

高处不胜寒。

谁也无法回到容若的年代，见证容若的完美。他永远静静的，远远的，高高的悬立于苍穹，让我们仰望着他。

一如明月。

## 清水河记

◇ 张伯龙

### 美丽的清水河

清涧境内有一条小河叫清水河，这条河总长不过四五十里，从九里山下发源，左转右拐，在清涧城北汇入清涧河。清涧河则经延川汇入黄河。我小时候居住过的乐堂堡村，位于清水河的上游，清水河从九里山向南流经的第一个村庄就是乐堂堡，而九里山又属乐堂堡乡管辖。后来，我插队到杨村，杨村在乐堂堡以南五里向东的一条小山沟里，从杨村走出沟口就是清水河，杨村没有名字的小溪，即是清水河的一条小支流。西包公路翻过九里山，就跟着清水河“走”，一路到清水河与清涧河的交汇处——岔口，才折西往子长方向而去。因此，我们每次进县城，总是和清水河为伴的。

我们家住乐堡堂的时候，住的窑洞就在清水河边，我每天都要从河上经过。冬天，踩着冰河过，冰消融了，踩着埝石过。夏天，干脆趟水过。记得孩童时，每逢伏天，我们一群孩子天天泡在河里，我们选择一人深的开阔水滩，游“蛤蟆水”，打水仗，或者把污泥涂抹在身上、脸上恶作剧，然后一个猛扎跳入水中，上来时，浑身又变的干干净净。那真是我们几十天的狂欢节！冬天耍冰车，冰车是用一块木板，下边固定两道粗铁丝，便于滑动，能盘腿坐一个人，两根钢锥，一只手一个，朝后一使劲，冰车就箭一样冲向前方。在开阔的冰面上，我们开展冰车比赛，看谁划的快。也有从冰车上掉下来的，人掉下来了，冰车却飞到很远的冰面上去了。跌痛了，也不哭，

拍拍身上的冰渣，撵过去坐上冰车再划。冰场的气氛热腾腾的，每个孩子的脸庞都红扑扑的，满河滩充满了欢声笑语。也有高兴不起来的，就是那些没有冰车的孩子，只好站着观看，或者等待哪个孩子玩累了玩腻了把冰车让给他玩。河边的石岸里，许多条长短不等的冰柱从岩石上倒吊下来，千姿百态，像是一件件精美的冰雕艺术品，我们常常把细小的能够得上的冰柱掰下来像吃冰棍那样吃。这种细小的冰柱方言叫“冰牙圪嘴”。其实是从石缝中流出来的矿泉水，又叫“冰井水”，天暖时是凉井水，冬天就冻成了冰牙圪嘴。

清水河边的凉井水，是行人的天然饮料，它是从石缝里流出来的，不知是谁在人能到的石岩上凿下一个小钵，石缝里的水流下来，流满小钵，再溢出去，钵里的凉井水永远是满的。大热天，人们走热了，走乏了，爬到钵前喝上一气，那水又甜又凉，一直甜到心里，凉到心里，既解渴，又解热，当地人给它起了个美名，叫冰井水。据防疫部门测定，这种凉井水含矿物质很丰富，含氟很少。这样的凉井水，在四十多里长的清水河两旁的石岸下，隔三五里总有一个或几个。可以说清水河的源头就是凉井水，

条条凉井水细流汇聚起来，越汇越多，形成无名的小溪，形成无名的小河，再有了清水河的名字……喝完凉井水，到河里洗洗手，在脸上抹两把，再舒服不过了。哪儿有凉井水，河在哪儿拐弯，哪儿有像房子一样大的巨石，哪儿水深，哪儿水浅，哪儿河槽是石底子能洗澡，我们一清二楚的。

在我结识清水河时，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好奇心所使，我问了别人，同学告诉我叫清水河。我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众人被问住了。我回家问爸爸，爸爸也答不上来。第二天，一位同学要给我讲述清水河的来历，说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原来他是听爷爷说的。他叙述说：清水河旁的公路，是民国年间修的，以前是小路，这条路上通绥德，下通延安，是客商、队伍的必经之路。客商是赶牲灵，赶骡子或马，再早的骆驼，乐堂堡村名原来叫骆驼铺，是客商的客栈。杨村到公路上再向南十里路有个寨则湾，寨则湾村前有个独立突起的土山，据说当年四面都是八九十度的立壁，要上去非搭高梯子不可，这个土山就是所谓的寨子，易守难攻，扼守在清水河这道深沟的咽喉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兵家争占之地。据说

反乱年代，寨子上守着股白军，红军要打通这条道路，就非得把寨子拿下来不可。红军把寨子围起来，攻了一次又一次，死的人很多，最后寨子攻下来了，但双方死的人太多了，血一直流到河里，河水被染成了红色，变成了红河水。红色的河水一直向南流去，流到岔口，在快和秀延河交汇的地方，水才变清，就起名叫清水河，在水变清的那地方，修了一座桥，叫清水桥，我们进城都要从桥上过。

我进城时，专门在桥周围转悠了一阵，桥身上果然刻着“清水桥”三个字，不过，这桥是解放后修的。我又问了那位同学，那位同学又问了他爷爷，爷爷说以前也有桥，是用长石条盖的平板桥，现在要走汽车，改成了用大石块砌成的拱桥。这个故事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想，寨则湾村名一定也和这个故事有关，寨则指四面立壁的土山，清水河流到这里，转了一个大弯。上了中学学历史，课余阅读了一些历史书籍，从不见有寨子湾战斗的记述。我向长者请教，他们说寨则湾、清水河这些名字，他们幼小时就有了，什么来历，他们也不清楚。我那位同学的爷爷是土地革命

时期的人，总把以前向着老百姓的队伍叫红军，把残害百姓的队伍叫白军。他不知说的是哪朝哪代的事，反正好的是红军，坏的是白军。这个无可考的故事，让我甚感遗憾。后来想，就让它这样留在我心里吧，无须去考究事情的真实与否，它起码是一种传说，是激励正气、辉煌壮烈的一幕。

## 黑色的清水河

上世纪七十年代，每逢夏秋，沿清水河的公路走，会发现河水从每个村庄流过后，都变成了深褐色的。这褐色的河水流好长一段后，才由黑变黄，再由黄变淡，还没有完全变清的时候，又流入下一个村，于是河水又变成深褐色的。人们说：清水河变成黑水河了。

是什么原因让清水河变黑了呢？知情的人清楚，这褐色是泡苦菜的缘故，那时候，人们学大寨越学越上劲，肚皮却越来越扁，粮食不够吃，只得求助于苦菜，农谚说：瓜菜半年粮，那“瓜菜”想必是指南瓜、葫芦、洋芋、红薯、笋卜、白菜之类，“半年”，也未必是六个月，只是强调瓜菜罢了。在清水河一带，没有什么水地，菜水也只是洋芋、萝卜，

那个年代为了增大粮食的上报数字，五斤洋芋打折成一斤粮食，算在人们的口粮数里。那时村里分粮，用石、斗、升、合计量，一个人全年分不上石，一石是十斗。一斗大约是35斤，全年就是350斤，其中少一半还是由洋芋折算的。你想想，每人每天均不上一斤粮，能不饿肚子？肚子饿了，苦菜自然成为人们瞄准的食物了。“苦菜半年粮”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生命力极强的苦菜漫山遍野都是，河滩里、地畔上、庄稼地里、干燥得几乎不能生长其他植物的土崖上，苦菜都能适应。它的根扎的很深，足有几尺长，拔苦菜带出的根只是它根的一段，没几天，下边又长出绿绿的叶，开出黄色的小花。苦菜由于根长扎的深，就能吸收地层深处的水分和养料，把地层浅处的水分和养分留给了其它植物，所以耐旱，当许多植物因天旱而枯死之时，它却依然茂盛。农民们上工前早走一步，收工后迟回一步，利用时间拔苦菜，回家时一人锄头上挑一袋苦菜，就是几天后的口粮了。念书的孩子们一放学，就是上山拔苦菜，小手都被苦菜染黑了。村妇们把苦菜中的杂物拣出，放在锅里煮七分熟，再装入筛子里或箩筐里，放进河

里压上石片。泡上四五天，等褐色的苦水被河水冲走了，不苦了，才能食用。由于家家户户都在泡几大筛子苦菜，新泡的和泡好的不断的交替，整条河都变了色。杨村的小溪变成了黑色，黑色的河水流入清水河渐渐清了，但是一到薛家坪，满河又都是苦菜筛子，河水又黑了。河水还没有完全清，到了寨则湾，又黑了。这样一直到二十里铺、大佛寺、十里铺，都是黑了清，清了黑。河水黑了，但人们并不埋怨，河水冲走了苦水，给人们留下甜甜的苦菜。

苦菜是救命的菜！它虽然不能和小米白面比，但营养价值高，掐破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渗出奶汁一般白色的粘液，农民们说：“我们就是靠苦菜的奶子活命。”苦菜还具有药用价值，能清热、解毒，泻火，使人神清气爽，不生疮，不害病，疗百病。我们村有一个妇女，得了肺结核病，百治不愈，后来有个赤脚医生让她吃苦菜，吃未泡出苦水的苦菜，吃了几个月，不知不觉病就好了。我小时候听人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意思是说苦菜可口。那时人们的光景比七十年代好，但也吃苦菜，不是当主食吃，只是当作“菜”吃。为了尝鲜，人们从山上拨回一筐苦菜，

煮熟，放在瓷盆里泡，每天换两次水，泡六七天就不苦了，用清油一炒，别有一种香味，甚至可以作为待客的一种菜。七十年代把苦菜当饭吃，也顾不得没有清油了，填饱肚子就行。苦菜泡的多了，瓷盆里盛不下，人们便“发明”了河里泡的方法，河水流动，等于不断在换水，泡四五天就不苦了。小伙子们收工下山，饿得慌，跑到河边，从筛子里抓一把苦菜，就往口里塞，怪好吃的。

在泡苦菜的同时，人们还泡一种叫“棉蓬”的东西，棉蓬也是一种野生植物，结细小的籽。秋天，人们把整棵的棉蓬拔回来，把它的籽敲打出来，放在筐箩里，就像粮食一样，但棉蓬籽也要泡，否则苦得吃不成。棉蓬籽装进布口袋里，再放到筛子里，和苦菜那样泡。棉蓬泡出的也是黑色，这样，杨庄和各村的小溪就更黑了，清水河也更黑了。棉蓬泡甜后晾干，磨成面，可以蒸成馒头，很好吃，民国十八年遭了年馑，农民们吃了苦菜、棉蓬、菜根、树皮都活下来了。

自从清水河里泡了苦菜和棉蓬，由于河水变成黑水，我们这些孩子也打不

成澡洗了，夏季的“狂欢节”从此远离我们而去。

离开杨村后，我到榆林工作，再没有见到“成群”的苦菜，有时在路边看到苦菜，我总是想多看它几眼，苦菜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是不会忘记它的。后来到大柳塔工作，苦菜成为酒席上的菜，大多是罐头瓶装的，吃起来已没有鲜嫩味道，不过能吃几口，也就是一种回忆了。餐桌上，一些年龄大一些的，总要对苦菜发一番感慨，看来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又听说大柳塔的山上有苦菜，河槽里也有，又说山上蛇很多。我选择了一个休息日，骑了辆自行车，带上妻子去哈拉沟的河槽里拔苦菜。由于水分充足，苦菜长得齐腰高，绿汪汪的，掐了片叶子在口里尝尝，并不怎么苦。我们夫妻二人挑选鲜嫩的地方，不能拔根，就把苦菜掐了两袋子。拿回家依照旧法在开水中过了一下，然后放在盆中泡。泡了没几天，就不苦了，但吃起来没有过去那么可口，苦菜味不浓，也许是河道里水气大日照少的缘故罢。

## 秋蝉声又起（外一篇）

◇ 樊 瑛

白落梅说，最惬意的事莫过于秋夜微凉时临窗听蝉独鸣，约一曲云水，沏一杯香茗，留一份清浅的时光给自己，留一份淡淡的悟给自己，且随心，随性，将思绪送远……

今夜，月色渐浓，蝉声又起，我在锁满秋意的园中伫足，将浮躁的心绪悄然掩褪，一任秋蝉把夏季的余音委婉传唱。那漾着一泓秋水的月色，简洁又不乏透明，空灵又不失幽幻，辗转成草尖上的露玑，涉过蒹葭水湄，温婉一地浅浅的纱霜。一瓣偶落，如禅如舟，清泠泠的艳丽，触响心弦，和着来自远远近近的蝉音顿时让缥缈迷离变得清澈通透。我看到世间摇曳的影子与斑驳中筛

下的乐曲开始游离、旋转，最后飘逸成一颗颗尘埃在今夜落定。

“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我想这份天籁一定是秋虫们学会了厮守，懂得了灵魂坐在灵魂凝视。倾诉着、浅吟着、诠释着繁华落幕后的淡然与从容。不聒不噪、不喜不悲，平缓而绵甜，轻灵而滋润。让枯索蓬勃，让寂寞吐蕊，让简单深刻，让宁静丰富，让思念芳香，让生命在宁谧中沉淀下来，与另一个自己在更辽远的宁谧中思考、对话。

今夜，我对这些弱小的精灵肃然起敬，仅是一场秋的凉风，一场秋的微雨，便让她们如知天命的智者，悄然隐于红尘，我似乎看到它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

离场前，留下优美的转身和弥香的微笑。这秋蝉的声声鸣唱，分明是一场生命的独欢，是一种对生命的眷恋不舍及隐忍退却中领略新生的义无反顾。这是一曲生命的绝响，满含着对岁月诉不尽的慈悲与爱！在这略带颤颤的尾音里，我静静地聆听到花开的声音，聆听到雪落的声音，甚至聆听到了生命升华拔节的声音！

淡烟若雾，把心情濡湿。在这样的夜色里去听一场秋蝉的鸣奏吧。让季节在山间水湄处摇曳着不褪色的粉红素白，让时光在云水禅心里婉约成不老的诗章，更让灵魂在红尘陌上得到一场特别的盛开！

## 垂钓秋天

秋雨先生说“伟大的钓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对于一个爱写诗的人来说，秋天便是她的大海——素笔为竿，浮一线恬淡与从容，拈一缕菊香，剪一段月光，酿一季素红与秋霜，将满心凡尘与冷暖搁浅在岁月的岸边，

不急不躁、不贪不恋、悠然地来垂钓笺笺诗行。

不奢望会有姜太公无钩之钓而得的机遇，也难体会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孤独与寂寞，只羡慕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的享受和满足。我相信春风能垂钓到百花，绿草能垂钓到牧歌，花朵垂钓到蜂蝶，谷粒能垂钓到鸟雀，月亮能垂钓到童话，雁鸣能钓到游子……因之，我要用一份心情来垂钓秋天。

我要用炫舞的落叶来垂钓秋风。我相信秋风不会拒绝一场优美的舞蹈，落叶也不会空负秋风的融融情意。让每片落叶都温婉地和岁月道别，让秋风完成她最后一个华丽的舞姿，送她奔向大地开始孕育另一个生机！万叶翩翩，菩提秋心，在秋风吹来的方向，我用诗迎接归根的宿命化作春泥的希望。

我用向日葵的微笑来垂钓秋阳。让她洒在地上。于是，那藏不住的秋硕饱胀着籽粒，血液里会流淌成耀眼的金黄。秋天的喜悦在挥动的镰刀上闪耀光芒，大地在我的诗行里奔赴一场季节最崇高的盛宴，而我还要把那渐弱的蛙声与蝉鸣也带进去，作为对秋天的赞歌与留韵。

我要用若雪的流云来钓一畔秋水。天空与秋水对望，云朵是他们深情的瞳仁。彼此辉映，彼此怜惜，不用望眼欲穿，伊人自在一方。仰望深处，袅袅的炊烟入云，潺潺的秋水含霜，是秋天里的诗情，眷恋在千年的诗经里。我穿越时空来回应白露的呼唤！

我要用香暖的秋菊来垂钓最后一只蝴蝶。曾经的唯美始终逃不过生命的凋零。那么就让这个消瘦的灵魂在菊蕊中栖息、涅槃！让她坚守成最后的孤芳！她斑斓的翅膀虔诚地合拢，唯美的生命应化作一缕花魂。秋菊不会在北风中吹落，蝴蝶就会在我的诗行里永生！

我要用水墨的花伞来垂钓秋雨。让飘渺的诗意伴着斜的风、细的雨，在霓裳飞逸的虚幻中滋生、蔓延。情到浓时

愈孤独，雨在秋天更缠绵。我钟爱一场秋雨里的浅行，让呼吸到的清新与宁静，将灵魂洗涤的更加纯净、透明，思绪踟躅于其中化为秋天具有的沉着、典雅与柔韧！让我行走在秋雨里的脚步，踩出空灵而闪亮的诗行。

秋天是最具韵致、最有禅意的季节。我看到秋季喷薄出生活的骨节等待着忘鱼之人来垂钓。用一怀垂钓的心情来静听秋，清赏秋，独坐秋，会垂钓到秋天的快乐与逸趣。除了累累华实，风清气淡，清丽高远，月圆亲情外，更有从浅到深，渐行渐暖的成熟与优雅及对生命轮回真谛的领悟！用一怀垂钓的心情寄予这个季节，心情欢快和明媚！保持一种垂钓的心情，穿行于时光的轮角，生活会伸向美好和憧憬。

## 当时秋月

◇ 慕明媛

每逢秋风吹起，总是免不了梁起人们伤秋的情怀。这几日的窗外，尚算不得淫雨霏霏、催人紧衣。可单凭一片阴阴郁郁的天空、一角似露非露的霞光、一弯薄纱穿行的浅月，更遑论晨曦微凉的青雾、夜半倏忽而至的冷风，再搭上几枚和着青雾冷风而潇潇落下的木叶，或许又添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水。在这一切可得又不可得、可失又无可失，可说又不可说、可感又无可感的情境下，秋天的况味，便就是了。

秋天，是季节的缓慢推进。它不似冬日莅临的浓重，不是一滴墨汁肆意地浸润在纸笔之间，而是一汪浓淡相宜的画墨，在顺着纹路缓缓推展、慢慢印

染。从立秋起、到立冬终，秋天历时三月，农历的七八九月搭配着孟仲叔季的排序，分别可称为孟秋、仲秋和季秋，即是初秋、中秋和深秋，合称“三秋”。所以，秋天，是一种有节制的递进，是一次意识的深入，是一场有预见的邂逅。

立秋时而冷风至。孟秋之时，人们总是欣喜于炎热之外不期而至的北风。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暑气渐消，人们在酷热的胁迫中得以解脱，好似一切烦恼的离去，带给人清新凉爽的感受。深秋便是季秋了。季秋，如挥毫泼墨时收尾的重重的一“顿”。就有了秋风横扫落叶、肃杀美意的萧瑟。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

落而变衰。”多年前，宋玉的这句感慨，开创了“自古逢秋悲寂寥”之先河，让人不由得忧从中来，薄雾浓云，深愁永昼，刊载不得。较之孟秋之轻快与季秋之寂寥，我更偏爱于仲秋时节温和的怅惘。

农历八月处于三秋之中，十五处于一月之中。八月十五即是“中秋节”，别称“仲秋节”。仲秋时节，瓜果丰硕，家人团聚。抬眼望去，一轮明月长相照，多少情怀在其中。太多的诗愁别绪，在脑海中盘旋侧影。熟读三千，唯取一瓢饮。我最属意的，只有“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中学时候，语文黄慧芬老师提问此诗何意。少不更事的我，仰仗着课本中的注解与参考书的解说，头头是道、故作深沉，引得班内掌声雷动。大学时候，教授古文的魏耕源老师提问我此诗何解。离家千里的少年自以为已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秋愁，听得教授笑

着摇头。工作之后，站在讲台上向同学们讲诗。从层次划分到意象解构，唯恐讲解不足引发学生疑惑、可惜了这首好诗。却不曾想，如此过度解释，就像一名外科医生，把一首好好的诗歌解剖得七零八落、美感尽失。

时光荏苒，又是一年中秋佳节。而立之年的我，经了些世事、看了些冷暖、尝了些因果，便不愿读些“但愿人长久”的痴话，反倒对这样幽美邈远的孤篇愈发痴迷。可待我再次拿出了这首诗，和着当空的明月，准备认真把玩一番，却发现曾经的少年已经悄然蜕变：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我的脑海中纵有千言万语，来回酝酿几番，只能长叹一声，浅道一句：“天凉，好个秋！”

## 冷冬

小寒过后，冬天愈发清冷了。就像修道的人，倏忽进入了更加高深的境界。早起，拉开窗帘，窗户上全是冰花。不远处街道上零星车辆的灯光，参杂着昏黄的路灯的光，折叠成光影渗透进来，仿佛又是一场冷夜的谢幕。

冬天是一个起床靠勇气的季节，愈深的冬日愈发需要一种离开温暖的胆量。走出房门，和扑面的冷风照个面，心底震一句：“嚯，爽！”这样的爽快可不是春日喜雨、秋季落霜，是刮蹭着你皮肤的一种痛觉。

冬风是自带武器的，是一层层密集的刀刃，是一排排凌厉的尖兵。不由分说刺在你鼻翼上，钻进你骨头缝，麻掉你脚趾头……迫使你把脸颊埋在衣领或是围巾下，把呼吸都要调整得小心翼翼。千万注意你的脚下！如果你行走在狭窄的小巷，冻结在巷道下的冰茬，或许会因为你的疏忽，而和你来一次甜蜜的拥吻。

为配合冬日的冷清，天空开始变得清亮起来。那干净纯粹像极了文质彬彬模样的蓝，偶尔间杂着一抹隐隐绰绰的云雾。清亮的天空就这样静谧地守望着塞北高原，仰望成每个人心头的一角云天。午后开始，日头慢悠悠供上了些许暖意，街头的女子们抬起了下巴，舞弄着鲜亮时尚的衣物来张扬自己的美丽。即使是凛冽的冬日，在掩面奔走的厚重衣物中间，总不乏有鲜艳的色彩点亮人们的眼睛。

待到夜晚，午后的温暖已经又恍若隔世了。人们又缩着脸颊小心翼翼地呼吸，冷气会把鼻孔黏附在一起，好像是得了重感冒而呼吸不畅，又像是热胀冷缩原理的又一种实践。人们在这冷冬的夜色中匆匆而过，只为了奔赴自己心中的“暖地”。

一日复一日，晨夕更年岁。冬天在一日日地深下去，温度在一日日地冷下去，时光在一日日地走下去。这个冬天似乎还是去年冬天的模样，却又不曾是印象中的过去。忽然想起久远之前的冬天，那时的我还是个鼻涕憨水的小丫头。我用冻得通红的手握住铅笔，摇头晃脑地写下了那首老师教会的歌谣——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记忆中的自己摇摇晃晃，老师语气稍重就会泪如雨下。

而现在，我已经身为人师好久了。

## 清明遗梦

过了春分，清明便一日日地凑到了眼前。

道旁又支起了贩卖祭品的小摊，串着挂起来的楞翘翘的纸叠元宝，在春风里不住地扭转，搅起过路人一股股暗涌的思念。

思念亲人的时候，心向着远方。可远方有多远？谁也不知道。在黯然神伤的情愫里，每个人都会闭上眼睛，细细温存着那人笑起来的声音、那人恼怒时的眉眼、那人递过来的一件小物、那人看向你的深切的眼神……明明都是触手可及的温热，却又间隔如天涯海角般遥远。

心底里，好像还存着那个人的模样、身形，甚至走起路来只有自己熟悉的不为人知的小不同。如果非要在脑海中摸索，思念的人的容貌乍一想起是清晰可见的，但倘若想看仔细眉毛、眼睛或是嘴唇，却又发现这些细节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越是着急、越想看明白，那人的脸庞就越会慢慢泛起迷雾，甚至随着迷雾逐渐消散。终于还是明白，离开的人，就算努力记得，也总有一天会消散

在自己的脑海里。

清明时节雨纷纷。

试问行人：让你伤痛的，是那个远去的逝者，还是已经模糊了记忆的自己？清明初上，天气总会配合得很好，总会恰如其分地点缀一丝小雨。细雨蒙蒙之下，那若有若无的不太真切的怀想，才算来得刚刚好。

小时因为外爷的早逝，懵懂的自己就开始怀疑这个灿烂美好的世界，开始怀疑“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论断。那个微笑着拍拍手掌示意我骑到他肩头的外爷、那个把头努力伸向灶火口抽烟生怕呛着我的外爷、那个为全家十几口人过年拉回十几袋白面却因为暗冰人仰车翻摔得鼻青脸肿的外爷，却在我尚幼时就撒手人寰。外爷的离去，我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然，对眼前的世界充满了敌意，不能理解，无法明白。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坏蛋可以洋洋洒洒地活着，只有最亲的外爷走了？

上了初中，在一篇名为《合欢树》的课文里，我看到了和我一样陷于苦痛的史铁生。他在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

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这股树林里的风，吹散了史铁生心头的阴霾，也吹走了我对世界的敌意。

或许外爷太辛苦了，老天召他去享福了。是啊，能够从亲人的离去中开脱，或许也是岁月赋予人的另一份成长吧。

此后一年，爷爷奶奶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相继离世，曾经魁梧壮硕的父亲一下子就佝偻了下去。永远也忘不了我陪他守夜的那个夜晚，冬风清冷、脚下的炭火却炙烤得人微微发汗，他拿着根木棍轻轻搅和着脚下烧开的兰炭，眼泪也扑簌簌落了下来，好像眼睛也被炙烤得发汗了——

“媛媛，你知道什么是成熟吗？”

面对着这样宏观的问题，我只好摇头。

“成熟，就在看着一个个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不断离开你的过程。”

我迷茫地点点头，记下了这句话。

爷爷奶奶的容貌，我已是不大记得了。只是那夜的冷风、炭火、还有父亲的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苏轼曾经慨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啊，梦里梦外，梦里繁花

三千丈，梦外只笑醉一场。人生的来回、世间的游走。终了只是希望能被记得——被亲人记得、被春风记得、被清明记得。

清明时节，不要忘了，去看看期望被你记得的人。

人生遗梦，清明浅叙，一杯浊酒话夕阳。

## 四月清雨

四月，偶遇一场春雨。

春天的雨，不是夏雨那般噼里啪啦“溅”起来的。春雨，只能算作是一场更为凝重的雾气，它会悄然朝你“拢”过来，若有若无地点在脸上，带来一丝倏忽即逝的清凉和沁人心脾的土香。

在春雨的呢喃中，泥土散发它特有的清新的香气。这香气有些苦涩、有些清甜，还泛着些许潮气。土香充塞着鼻孔，让人想起黄土屹崂的一排排窑洞，和院墙的角落里冒出的黄绿色的草芽。就在这清香的雨水中，草香也开始弥漫，和着枝丫上含苞微露的花香，轻轻扬扬地飘往了远方。

在春雨的迷蒙中，街道隐隐有了些

水迹，但汪不住水，仔细看着，会发觉沥青的颜色更加浓黑。道旁新抽的冬青叶子在春雨的濯洗下越发得碧绿，像是饥渴的孩童喝足了奶水一般高昂着头，绿油油地望向你。眼前的景致，都好似被春雨笼罩得朦胧，再走进一看，全然没有了冬天的灰头土脸，一切又在春天的雨水中清亮起来。

人说温柔如水。那么，再也没有比春雨更加温柔的了。她不似夏雨激情澎湃、不似秋雨缠绵寂寥、不似冬雪冷酷凛冽。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纤细小雨落在天街的温柔，透过雨丝遥望草色的欣喜。谁说春天就一定是五彩斑斓，单凭这似有似无的春雨，静谧着、隐匿着润上街头，沁进清明的草色，酥没在读者的心尖尖上。

忆起少时，读到苏轼赞颂西湖的诗句“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心中一动，甚觉美妙。西湖的水色是怎样潋潋的，身在陕北的我大抵是不太清楚；可春雨迷离、山色空蒙的景致，是再熟悉不过了——绵延不绝的黄山，覆着一层灰褐色的枯草，间或是一株又

开了枝丫的干涩的枣树，轻烟微雨，眼前的一切开始濛濛地不真切起来，远处也好似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雾气。在思绪里若近若远地游离，空气也渐渐地湿润起来，把一切都笼罩在春色的迷蒙之中。心也似乎有些潮湿，不由得放慢了步履，悠悠然地踱起了步子，静心享受着春雨的清闲。

在这份春雨的闲适中，我慢慢地朝前走去。看着道旁手持雨伞、匆匆行过路人，突然想起了1082年的今时今日（恰逢农历三月初七），苏轼在和我一样在偶遇春雨后感而作的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宦海浮沉如苏轼，在历经坎坷后还能如此旷达潇洒，在一场春雨中得到如此顿悟。

想至于此，就为心中微不足道的烦恼忧愁惭愧不已，往常的那些心心念念也就被这润物无声的春雨涤荡空明。

因此，脚下也不由得轻快起来，大踏步地迎着春雨向前去！

## 八条裤子

◇ 清涧·叶子

那天早晨，平时精神很好的母亲突然没精打采，不吃不喝也不看电视。我摸了摸她的额头，天哪！她已经烧到快昏迷了，匆忙将母亲送进医院，却不料，这高烧竟然夺走了她的生命，那年母亲93岁。

母亲的遗体安放在土窑洞的炕上，我哭喊着拉着她的胳膊：妈，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啊……轻轻拉开她脸上的白布，此刻，她失去温度的面容很慈善。握着她不再有温度的双手，我多么希望她是在睡梦中。村子里很静，连院子里的猪羊也没有了叫声，怕惊扰了她老人家，母亲风风雨雨的一生停息了，万物似乎也沉浸在悲痛中。

母亲六岁没了妈妈，外爷既当爹又当妈，把她拉扯长大。在我的记忆中，从没上过一天学的她，拿着铅笔只会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大名和从一到十的数

字。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小在外爷的熏陶下待人有礼，做事大度，还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她是陕北贤妻良母的典范。没有文化却具备文化人特有的涵养，其实她和所有母亲一样平凡普通，在我的心中，她的形象和父亲一样高大。

我在花岩寺读小学四年级的那段日子，母亲白天地里劳动，夜晚给我和哥哥缝补衣服，暗淡的煤油灯下，炕墙上映照出我和哥哥长长的影子，母亲的双手一天天变得不再柔软，裂了许多小口子，有时被针扎破流出细细的小血滴。

哥哥性格腼腆又懂事，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总是轻轻地行走，有时候干脆脱成光脚片把鞋提在手上，怕把新鞋踢坏。而我从小就淘气，漫山遍野的疯跑，新鞋到了我的脚上，不出两个月就面目全非了。

有时候她会一边纳鞋底一边无奈的对我说：“看看你哥哥多省鞋？看看你的假小子样！除非给你打双铁鞋……”此时煤油灯下留下我们开心的笑声。

贫困的让她的双手变得粗糙，劳动使得母亲不再是俊婆姨，皱纹爬满了脸颊，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她永远不变的爱。

那时家里很穷，冬天来临，小伙伴们个个都有棉袄棉裤穿。在一斤鸡蛋只卖八毛钱的年代，对我们家来说，卖一斤鸡蛋，既要买油盐酱醋，还要给我和哥交报名费，虽然一支铅笔五分钱，一个作业本一毛钱，对于一个本来就很困难的家庭，也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只能靠家里几只小鸡下蛋换钱，那个时候人都没饭吃，更谈不上给鸡喂食，家里养的鸡和猪羊就在坡上自己找草吃，攒一斤鸡蛋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天母亲从墙上取下一个小筐，里面装着好不容易攒下的八个鸡蛋，对我和哥哥说：“今天赶集，把八个鸡蛋卖了先买些棉花，下次再给你们做新棉袄”。听到母亲说卖鸡蛋，我的心怦怦直跳，虽然家里养着两只老母鸡，可母亲根本舍不得给我们煮鸡蛋吃，就等着鸡蛋卖了买生活用品、买铅笔和作业本，母亲说：“你奶奶七十多岁的人了，日子越来越少，你们吃鸡蛋的日子在后头呢”。我和哥哥眨眨眼睛又舔舔嘴唇没

有说一句话跑了。

清楚地记得，家里再穷再没饭吃，哪怕只有一个窝窝头，一个土豆，母亲总是先紧着给奶奶吃。在她的眼里，奶奶比我们都重要，在村里人眼里，母亲也是出了名的贤惠好媳妇，她宁愿自己饿肚子，绝不会让年迈的奶奶饿肚子。那天，母亲打发我和哥哥出去玩，等我灰头土脸跑回家，奶奶从枕头下取出一块小手帕，里面包裹着圆鼓鼓的东西，奶奶瞒着母亲把煮鸡蛋塞给了我，说是母亲给她煮的鸡蛋。我拿着那颗热腾腾的熟鸡蛋，高兴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又害怕哥哥看到和我抢吃，一口气跑到老槐树后面，狼吞虎咽将一个鸡蛋吃完，等我反应过来，看着捏在手里的鸡蛋壳时，才发现鸡蛋被吃完。说实话，我并没有吃出鸡蛋到底啥味道，只感觉特别特别好吃，那时我认为煮鸡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从此就有了偷吃鸡蛋的想法。

一天，等母亲上山劳动，趁家里没人，我踩着板凳，在墙上的小筐里拿出了一颗鸡蛋，本想多拿几颗，又怕拿多了被发现，偷偷将鸡蛋埋在刚做完饭的柴火里，想着马上就能吃到烧鸡蛋，心里高兴的开了花。可谁知，鸡蛋受热后，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蛋清蛋黄和灶灰四溅，坐在灶火旁的我被飞出的蛋清溅成了小花猫，慌乱中又怕母亲回来逮住挨打，急急忙忙打扫了灶膛。母亲回家看

见我脸上糊的不像样子，得知情况后，很生气，第一次打了我。该死的鸡蛋，没吃一口却换来了一顿打，还罚我在门外整整站了两小时……

母亲手里的扫把打在我的身上，却疼在她的心里。摸摸被打红的屁股，我委屈的躲在羊圈里哭红了眼睛，睡觉时，母亲把我拉在怀里，抱着我，拉着我的小辫子哽咽着对我说：“咱不卖鸡蛋了，明天拿几颗鸡蛋让你们吃”。母亲的眼睛红红的，我知道她是觉得下手太重而表示难过！

冬天来了，村里的孩子都穿上了棉袄棉裤，我却穿着没有了里子的旧棉袄，破旧的棉花紧贴着我幼小的身体，虽然破旧但也还暖和。天气越来越冷，我又长高了个子，没有棉裤穿，煤油灯下，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堆旧衣服。她用细麻绳将八条裤子套在一起，再把八条裤子的裤腰死死的缝在一起，让我当棉裤穿，那时候小，可也懂得爱美，无论母亲怎么哄，我就是不穿那八条裤子串成的“棉裤”，在母亲的被迫下，我又不得不乖乖的穿上它，同学们看着我穿的厚墩墩的像个小企鹅一样，我被跑操队伍远远地摔在身后，自然也成了被全班同学嘲笑的对象。从此，我的八条裤子当棉裤在学校成了一大新闻，炸开了锅，有钱人家的娃娃见我就问我：

“八条裤子厚不厚呀？重不重呀？哈哈

哈……”同学们围了一大圈，看的、笑的、甚至还有拉我裤子的，我心里明白他们的语气里带着嘲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丝被嘲笑后的委屈，穿上八条裤子做成的棉裤，虽然不美观，但我身心却暖暖的，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母爱。

“唉，你小时候没过上好生活，怪妈妈没本事，让你穿着八条裤子，这是我这辈子最痛心的事情”。那天闲聊时，从母亲红红的眼神中，我体会到母亲的无耐和内疚。我赶忙对母亲说“那时候大家都一样嘛，又不是我一个人受罪”。

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皱纹爬满了脸颊，让我心疼，我为曾经的淘气不听话而负疚！母爱，这种情感至高无上，八条裤子串在一起，这是母亲的智慧和聪明所在，这种温暖无可比拟，母亲的关爱就像春雨，我常常想起这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时，就会为种种举动潸然泪下，为有这样不识字又充满智慧和爱心的母亲感到自豪和骄傲。童年的生活铸就了我难忘的记忆，贫困的生活经历教会了我珍惜今日美好的时光。

子欲孝而亲不待。长长的离别，泪湿衣衫，多想再替母亲梳梳花白的头发，多想再给母亲买条新棉裤来报答无尽的母爱啊！但只能与母亲相见在梦里，但愿这个美梦永远不要醒来。

栏目责编 朱合作

## 阎安诗三首

◇ 阎 安



阎安，现居西安。1965年8月生于陕北乡村。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其他各文体门类和跨文体写作，先后完成并出版个人专著《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乌鸦掠过老城上空》《玩具城》《无头者的峡谷》《时间患者》《鱼王》《整理石头》《蓝孩子的七个夏天》等10余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俄语、日语、韩语、克罗地亚语，在国外出版发行。诗集《整理石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诗歌委员会主任，《延河》文学杂志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全国委员。

## 对峙之美

我不是一个简陋的自然主义者  
就是说我不是一只蜜蜂或者一条河流  
我不是赶着花期或汛期  
去接近世界濒临崩溃的目标的人  
我是手握铁镐的人  
我是手握一把碎玻璃的人  
我是手握一把因为使用太久而闪闪发亮  
的铁镐  
走走停停一直在选择和丈量地方  
一直在挖掘大地和它在远方的沉默的人  
我在旧宅院和荒凉地带撒下一把碎玻璃  
像在未经识别的恒星上撒下一把种子  
  
我在没有被蚯蚓耕耘过的沙地上挖掘  
我在没有被树根腐蚀过的盐碱地上挖掘  
我在波涛拍打过的海边荒地上挖掘  
我在星空下在黑暗  
使世界变得更加深沉或莫测的地方  
有时我失去了挖掘的耐心  
像撒下一把种子一样撒下碎玻璃  
  
最终我也在自己之中挖掘

在身体中在生与死已暗中通融的地带  
我挖掘出另一个星空  
和属于该星空的那些奇异的碎屑和垃圾  
那些仿佛碎玻璃一样难以驯服的碎片  
不为别的只为亲眼目睹  
它与头顶的星空之河  
那种棉絮般难以澄清的默契  
或者对峙之美

## 生活在祖国远方的石头

你要向后退去在祖国的远方  
你要像去隐居一样向着大地的纵深后退  
先去看看那些把时间变得七零八落的石  
头  
它们倒栽葱似地插在沙地里  
或者以整座山以古老峡谷中悬崖的巍峨  
隐居于中国北方的偏远之地  
或者南方茂盛的树林子里  
  
那是比一只狼和一片树林子  
更早地到来守着山岗和河谷  
仿佛时间中的使者般的石头

那是狼和树林子  
被沉默的风一片一片啃噬殆尽之后  
依然固守在旷野和荒凉中的石头  
它的饥渴和沙漠的饥渴一样深  
它的饥渴和一口废弃的水井一样深  
它的饥渴像一座帐篷  
已在一座沙丘上  
或者一个恐龙喝过水的湖泊边彻底颓废  
一览无余

那是沉默的风和高于河流的流水  
偷偷地从宇宙中运来的石头  
有时候它们与河流同行更多的时候  
它们喜欢滞留在原始地带  
人还来不及移动巨石另作他用的地带  
任河流独自远去  
或者像梦游者一样消失在远处

像一只冷峻的时间之鸟  
把自己的飞翔之梦凝固在时间的心脏上  
生活在祖国远方的石头

向后退像隐居一样地向后退  
你将会不虚此行与它们猝然相遇

## 自然主义者

如果我要写钢筋穿透了建筑工人的胸腔  
我就写岩浆和它内部火焰深处的秘密气  
孔

如果我要写怪物般生长的城市和楼群  
我就写无名的山脉和它上面吃煎饼一样  
吞月的天狗

如果我要写汽车尾气和雾霾  
我就写旧社会吃多了罂粟的牛在村庄里  
拉屎

如果我要写堆积着碎玻璃、旧皮革和废  
塑料的垃圾场

我就写吃了砒霜和秤砣的人  
像乌鸦一样四脚朝天死在旷野上

## 霍竹山诗三首

◇ 霍竹山



霍竹山，1965年8月生于陕北农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延河》（诗歌特刊）常务副主编。已在《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等一百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二百六十万字，作品入选几十种选集，曾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诗刊社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农历里的白于山》等9部，散文集《聊瞭陕北》，长篇小说《野人河》《黄土地》等，获过《诗选刊》年度诗人奖、陕西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柳青文学奖等。

## 白于山

一抹黄的颜色  
三年两旱的气候  
在陕北之北的白于山  
在沟、渠、梁、峁、坡、湾组成的村庄  
一棵杨树与一棵毛头柳树叫植物  
六畜兴旺的祝愿里长大的是动物  
荞麦花打着灯笼寻找一颗露珠的湿  
听一声信天游知晓日子的冷暖

五月豌豆香  
六月老麦黄  
鲜花的春天是小学生朗读课文的向往  
风调雨顺永远是做不醒的梦啊  
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想着过  
三五成群觅食的麻雀最懂得生存哲学  
与几个玩捉迷藏游戏的孩子  
让村庄动了一下  
又动了一下

历史很近，像是谁家窑洞里都可端上来

古代的粗瓷碟碗

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还在盲艺人  
弹唱的三弦琴声里活着  
谁的老爷曾是一箱子书的秀才  
当红军的哥哥已是白胡子爷爷  
每次回家他们都要问我  
政策会不会变  
退耕还林几年  
兄妹开荒的戏会不会再唱

春节，那个逃婚的女子回来了  
给等着迎亲的唢呐退还了十几年的彩礼  
于是，女子和她的黄头发她的时髦  
像一锅烧沸的水让村庄从此失眠了  
山上常有民歌忧伤着谁的忧伤  
通往山外的路是那么长那么长  
比祖辈留下的话还要长

## 问答

粮哩  
喂猪哩

猪哩  
卖钱哩

钱哩  
买肥哩

肥哩  
种地哩

地哩  
等雨哩

雨哩  
没下哩

## 在簸箕湾

向阳的簸箕湾  
不会拐弯的西北风是刮不进去的

后沟里有一眼泉水

早晨和黄昏  
驮水的毛驴听着对面的铃铛让路

村里的老人说  
簸箕湾风水好  
前山像一只蹲着的猫  
清朝的鼠疫也没敢进来  
村里的老人还说  
穷也是福啊

万恶透顶的民国土匪  
路过簸箕湾看也不看一眼

在崖壁上剥落的一幅标语前  
我的眼睛久久转动不了  
湾里一棵五个人搂不住的老榆树  
不知从哪个原始森林幸运走出  
年年还在往高长

我要走了  
谁家窑洞突然传来  
奴妈妈生奴一枝花  
为什么嫁……

## 三色堇诗三首

### ◇ 三色堇



三色堇，本名郑萍，山东人，写诗，画画，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获得“天马散文诗”奖、“中国当代诗歌诗集奖”、“杰出诗人奖”、《现代青年》“十佳诗人”等多项。有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诗刊》《诗歌月刊》《星星》等多种期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南方的痕迹》《三色堇诗选》《背光而坐》、散文诗诗集《悸动》等。

### 背光而坐

那么多的影子挤在一起——  
有草木，有涟漪，有火的种子  
有闪电的霹雳，有悲辛与清苦  
寂寥挨着寂寥，雾霾挨着知命  
假象挨着瘟疫，时间挨着轮回  
满地的暮落挨着淙淙流水

腐烂与新鲜的事情，都可以遗忘了  
包括铁钉一样的记忆，雪夜浪漫的残骸  
光阴背面的东篱与隐菊  
可以淡，可以忍，可以大慈大悲  
可以根深而无需叶茂，可以素心而倦怠  
喧闹  
可以静观婆婆安顿自己的心灵与悲喜  
如果你能放弃江山与王冠

你能抵御火焰的出场，无以匹敌的繁华  
与虚狂  
以洁净之心面对我们的最初与最后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斜坡上的阴影  
感谢光的背面，让我们懂得转身，懂得  
自省。

## 大海，向东

这么多年，我一直瞩目向东的海  
那片辽阔的海域有着诗经的光芒  
宏阔的海面，潮烟不舍昼夜替我醒着  
一浪高过一浪的拍击在悲喜交集中相遇  
它是我的故乡，我却难以抵达那乡愁的  
潮涌  
在西部，我一直携着蓝色的梦倾听它有  
力的轰鸣  
我无法在下一个潮汛来临之前波澜不惊  
无法搁置它一直向东的倔强的信仰  
在异乡失序的我总是向东眺望  
从开始渴望的倾诉到写下这首诗  
我宿命的海，收藏着闪电的海，携带着  
辉光的海  
让我魂牵梦绕的海，向死而生的海……

这必定是我一个人的疆域，我进入它的  
内部  
向东，向东，泪水忽然就涌了出来

## 这里是人间的哪里

像新雨飘落到荷上的欢喜  
我注意到的姐妹，她的表情，她在风中  
的  
溢出泪水的眼眶，那颗擎在空中的高洁  
的心  
我还注意到她身体里的傲骨  
承载着子民的赞美  
饱满的阳光眷顾着她的清风故里  
她毫无修饰的盛开以及那些朝圣的脚步  
她拒绝所有的颂词，只在寂静里目睹这  
易碎的人间  
她有芳华揽月，我有隐居之念  
她守住这片荷塘，收紧了波澜，收紧了  
风雨之外的雷声  
她遮挡黑暗的花瓣令你心颤……  
湖面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抖动的翅膀  
绽放的花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艳阳普照  
这里是人间的哪里，美好得让人热泪满  
腮

## 第广龙诗三首

◇ 第广龙



第广龙，1963年8月1日生于甘肃平凉。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回眸诗会”。已结集出版九部诗集，十部散文集。甘肃诗歌八骏。获首届、第三届、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敦煌文学奖、黄河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副秘书长。

## 我害怕的是人

黎明前，早起锻炼的我  
有时，会遇见流浪猫  
远远看见我，加速穿过马路  
钻进了篱笆，流浪狗也遇见过  
远远的，我放慢了步子  
我从小就怕狗，而流浪狗  
也小跑着，跑到墙背后去了  
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一个在走  
空荡荡的街上，我时常回过头  
看一看身后，我看到的  
虽然是我的影子，有时  
竟然也让我心惊

## 上午和下午

朋友的岳父去世了，上午  
参加葬礼，点纸，上香，磕头  
在哀乐声中，我的心里  
产生了微微的忧伤  
  
一部喜剧片上映了，下午  
我喝饮料，吃爆米花，跷二郎腿  
随着剧情发展，剧场笑声一片  
我也笑个不停

我已经把上午的事情忘了  
第二天，我把看电影的事情也忘了

过了几天，朋友回请叫吃饭  
我才记起，他的岳父去世  
我去祭奠过

又过了几天，我换洗衣服  
发现了口袋里的电影票  
才回忆起看过一场电影

## 盲区

年轻时，时常思念  
见一次多难  
分开了，再相聚  
不知何夕  
你身体的大部分  
是我双手的盲区

老了后，总在遗憾  
天天在一起  
面对面，不相识  
多远算远  
你灵魂的大部分  
是我心跳的盲区

## 远村诗三首

◇ 远 村



远村，陕西延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美协会员，陕西省书协会员，陕西作家书画院副院长，陕西各界书画院副院长。出版诗集《独守边地》《回望之鸟》《方位》《浮土与苍生》，散文集《我是一个世界》《错误的房子》等，书画集《向上的颂歌》《诗经的味道》《得意忘言》等。曾获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双五文学奖，第二届柳青文学奖，《文学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2016年获中国诗歌春晚金凤凰诗歌奖。《当代诗人大辞典》《当代艺术家传略》《陕西年鉴》《延川县志》等20多种选本收录他的创作实绩。近年来痴迷书画，书画作品被称为诗性的书写。现任陕西省政协《各界》杂志总编、《各界导报》副总编。

## 我们活在浮尘之上

我们活在浮尘之上，谁将一把黄土扬在天上。

一把还在手里。

这样的日子，好像过了很多年。

谁还会来到我们中间，说出陕北的秘史。

看不够天高云淡，我的梦落在风头上。

我看见闹红的祖父呵，策马而归。

整整半个世纪，他掌上的祖国风调雨顺。

我还看见，他歇在圪梁上，心情会好得风华绝尘。

挥手之间，就翻过早年的北山。

受伤的额头，也会长出些高低不一的梯田。

转眼就到了薜萝除莠的日子，凉爽的风不翼而飞。

被晒干的秋天，像一个人端坐在白云深处。

流火的的身子，摇晃着，要把风声看紧。

久违的乌鸦和好看的鸟儿先后失踪。

传说中的好汉，也打马去了远方。

像我曾经的祖父，更像陕北大地上的庄稼。

豪迈而任性。

比一次意外的相遇还要意外，我在白天梦见了自己。

更像一次意外的投奔，无功而返。

我选择了沉默与怀想。

一点小小的历险，我把自已靠在向北的高墙。

并在墙上写下火焰和粮食。

## 如同一次意外的远行

如同一次意外的远行，我看见了大海。

看见了低飞的海鸥。

如同一个人，在大海上看见了自己的前世。

我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梦靥。

如同隔着深不见底的泪水，我看见了故乡。

看见了被神愚弄的绵羊。幸福而安详。

红色的山岗上，不断展开着腊月的风暴。

我看见一个清醒的人，不想把故乡的冷与热一同带走。

如同一把麦粒，不经意逃出了夏天。  
不能在别人的土地上兴风作浪。  
如同栗色的头发，不相信老去的时光与  
头上的神明。  
如同一滴水，离开了它的核心。  
  
如同一次白夜的密谋，因风而起的伤害。  
会把谎言的花瓣一片接一片摘下。  
如同突然袭来的雾气，把尘世上的纷争  
吹得七零八落。  
如同一支火苗，不看好成吨位堆积的火  
药。  
如同被劫持的疤痕，难以抹掉陈年的旧  
梦。  
我见的故乡，无法再生长要死要活的  
黄豆和高粱。  
只有杂乱的荒草遮天蔽日。

##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努力，如同一只蚂蚁的理想。  
在斜阳下晃动和奔跑。  
它们行走在虚构的世界里，  
恰似几朵云找不到宽大的天空。  
  
靠近遥远的时空，铮鸣的狂风呼啸而过。  
他们不是在高处群舞，

就是在黄昏的日落中横卧，并领略  
一派豪气扑面的挽留与赞美。  
  
浪子的家宅和族谱已经毁灭，  
但见英雄的战马奔驰在辽阔的旷野。  
噢，思乡的幽曲开始浮荡。  
劳作的先民红光满面，犹如岩石的扩张。  
  
何时才能把我们的脐带解下，与大地并  
存的  
颂歌，献给天上的神圣。  
还有巨大的印记，飘移不定的乐章  
也会扶摇直上。或者，悄然坠落。  
  
看不见失散的牛羊，我在呼喊呵。  
我在高原上奔跑。  
天空和大地一样，遁入苍茫。  
我还能把什么样的乡愁随意安放。

让树叶像黄金一样，在乱世中舞蹈。  
神秘的皮肤，饱受了雾霾的伤害。  
更像一些名字，注定要暗藏祸心。  
  
我既不能说留恋，也不能转身离开。  
它们的外表如此温良，  
而且，还透出石头的光芒。  
让我在迷乱的丛林里流连忘返，  
以至于，把一生的风华轻易错过。

## 王琪诗三首

◇ 王 琪



王琪，七十年代出生，  
现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  
入选陕西“百优人才”。  
出版诗集《远去的罗敷河》  
《秦地之东》《落在低处》  
等。

### 时间之伤

马车去往天堂  
鸟声和我却在春天相遇  
那些苦楚，我必须一一记下  
用于驱走午后的雾水  
沉浸成早年模糊的印痕

我是如此不安  
一直用风声倾听，借雨水倾诉  
人世间，荒凉之词轻漫  
经过空阔的傍晚  
最终，无情地融进还乡河的落日里  
  
还想和你平心静气地说点什么  
看看这异乡的小镇

这轻薄的一生  
一如花瓣自眼前翻飞、凋零

如果说你和此生还有某种约定  
那定然是时间之伤，带来的一次疟疾

## 对于生活

那个秋日，他一个趑趄  
就带着一颗佛心  
来到寺庙门前

人世间花落几度  
走在半山腰的几个陌生人  
都没有停下来，去看看

——去看看，这前世的风  
能不能带着未了的遗愿  
吹空那单薄的身體

事实上，多少恩怨  
可以断然毁掉  
升起的烟尘，也完全  
能用虚空来判定

我却想知道  
怀平和之心，看日落大地  
普渡今生的岸边  
谁愿以终生的代价，去揣透

深无底、广无边的生活

## 靠近

尚未到秋收之日  
只需轻瞥一眼  
刺眼的光芒就自城南水乡暗自涌来  
瓦蓝、翠绿、莹白、绀青、黛紫……  
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  
无一不流露出岁月的真相

枯涩的心田一定等着什么填补  
青山绕着白云在远处  
老店铺飘出浓香的米酒  
凭栏眺望河埠头  
粼粼微波，被两岸的灯火暖暖点燃

即便没有风  
这幽雅之境也舒目清心  
花枝间的婆娑  
在某个注满月光的夜晚异常脆亮  
再没有别处，可以遥想、畅往  
褶皱的日子在一杯茶香里慢慢溶解  
磅礴大雨业已结束  
朱红色油漆的门扇内  
那醉着的人，无非隔着儿女情长  
隔着今夜，浓淡相宜的乡愁

## 南南千雪诗三首

◇ 南南千雪

南南千雪，陕西镇安人，现居西安。  
先后有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发表于  
《湖南文学》《诗刊》《延安文学》《延  
河》《飞天》《诗潮》《诗林》《芒种》  
《牡丹》《鹿鸣》《西北军事文学》等  
报刊及网刊。有部分作品收录多种选本。



### 傲慢者

当三头狮子  
长啸着，奔突着，跃上绝壁

苍穹便熄灭了灯盏  
这是黑夜给傲慢者的赏赐  
他可以低下头颅  
用语言破译整个冬天笼罩着尘世的雾霾

“万物不在其位”  
鹰飞升到巅峰之上  
在巨石之间为了新生  
磨砺它弯曲的并把陈旧的羽毛  
一根根撕扯下来  
傲慢者在黑夜捧厚厚的雪清洗因过于与  
世隔绝  
毫无援助  
在与野兽的搏斗中留下的累累伤痕  
他发出压抑的嚎叫  
在岁末岁首  
宛似祷告  
在尘世最柔软的地方跌跌撞撞地回响

## 喜马拉雅

我一生都没有登上过的高山  
我要借助鹰的翅膀  
和一阵黑暗  
我要飞一会儿不是在梦中  
而是阳光下  
我要活得像个盲人  
唯有如此  
我才能登上雪山  
登上喜马拉雅  
把我的信仰放置在雪山之巅  
任我的泪水如雪崩  
在山谷间  
一倾而下发出轰鸣

与那些深埋雪山的白骨融为一体  
唯有如此  
才能减轻我活在这世间  
因缺一口气而疼痛难忍的脆弱与不安

## 落雪的诗篇

当一场雪窒息了另一场  
我就觉得亏欠  
翻越秦岭  
看见它苍龙一样的背脊  
就觉得亏欠它好多好多的鳞片  
行走在长满阔叶树的森林  
就觉得亏欠它一个绚烂的小花园  
当蜘蛛网把我的窗棂绷紧  
我觉得我亏欠它一轮明月  
每天可能都有新鲜的亏欠  
我的祈祷很长很久  
却依然黯淡  
赶我的马去河边饮水  
把我的豹子赶去喜马拉雅山顶  
我灵魂中的另一半  
就去恒河吧  
我是个身份各异的人  
我在心里囚禁三只利剑  
又到了寒风磨砺锋刃的时候  
我的愧疚又加深一层  
那落雪的诗篇啊  
我不能轻易卸下它的镣铐

# 梦野诗三首

◇ 梦 野



梦野，曾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修。中国作协会员、全国青创会代表、两届柳青文学奖获得者、两届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省优秀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

## 我们都是黑麻雀

喝令似的  
把我赶进书店的是雨，人头蹿动  
像动漫里的小怪鼠  
面对食物，一点也不想啃咬  
  
书籍来自不同的国家，没有护照人就  
乱窜似的  
青春物语、枕边情趣、金钱玩转、三分  
钟降压……  
戴上党政培训教材的帽子  
马航 MH370 坠机之谜、俄罗斯军事干  
预乌克兰……  
竟露出哲学的面孔  
江青与毛泽东的情缘、周迅与林忆莲前  
男友深夜进酒店……  
说这是社会科学  
文艺失魂似的，半块牌子在垃圾堆  
不再眨眼  
时光积满灰尘  
一本本书像屋檐上麻雀

有着黑色的身子

视线被小燕子降低  
苹果在叫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让我跑出书店的是一个作协理事会  
在靠北的星光酒店，三楼总统厅  
十几个内阁坐在酒桌上  
国务卿主持，我想起参议院  
我们是什么？  
我们都是黑麻雀

## 我只有一把钥匙

把小区比作银行，住户就是账号  
我仅有的一把钥匙  
就是密码  
  
我不会有太多的钥匙，在裤腰高唱  
我只有一把  
在兜里陪我说话

这个城市，名利的蛋糕越做越大  
岁月的铁屑  
铸造成甜味的刀子  
切给我一点  
我不会有太多的钥匙  
我若挂上  
大街上的人  
会说我是一个修锁的人

### 我的爱总是贪大

我怕火  
因为家中的书堆得像老父的谷垛  
被城市宣判的麻雀  
不安地落在防盗窗上  
有着挨饿的眼神  
我的爱总是贪大  
我爱这个书市，爱挤出黑夜还喘着粗气  
的每一本书  
但我没具体爱过哪一页  
城市像把剪刀

剪去冲动的两岸  
美女有了更多的漏洞，让夏天清凉  
不论是否认识  
我锐利的眼睛  
会偷看两秒，有时伫足回头  
甚至回头边走边看  
人车混杂，这样很危险  
如有人说我多情，我不在意  
我的爱总是贪大  
但我没具体爱过哪一个  
我们都是肉身  
生活是一个欲望的榨汁机  
用钱解渴没有错，说我爱人民币没有错  
老百姓说百元钞是红毯  
D6K2231593、TP02573726、  
RP25114461……  
我的爱总是贪大  
但我没具体爱过哪一张  
我的爱总是贪大  
像巨轮的底面，任不明真相的海水扩张  
我总在暮色中远航

## 白麟诗三首

◇ 白 麟



白麟，1967年9月生于陕西太白，诗人、词作家、文化策划撰稿人。出版《风中的独叶草》、《慢下来》、《眼里的海》、《音画里的暗香》、《在梦里飞翔》、《附庸风雅——对话〈诗经〉》等6部诗歌集，曾获第22届全国鲁藜诗歌奖、陕西省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现居宝鸡。

## 这些落叶要做烈士

眼见越来越多的树叶  
被寒风一遍遍敲打  
身形愈发单薄

曾经青枝玉叶的吟唱  
早被候鸟带去远方  
而后让霜雪越擦越硬  
直到败下阵来  
直到交出土黄色的  
金印

我在窗内见证这支队伍  
坚守高地  
为大雪即将发动的攻势  
断后

一面烽烟残卷的战旗  
非要等到最后一搏  
才摇摇晃晃  
不甘地倒地

这些落叶呀  
要做烈士

## 饮茶

自打父母从人间走失  
生死似乎一土之隔  
闲余爱一个人喝茶  
品味

喝茶，也就是  
暂时归隐山林  
在故乡之泉  
洗心

人何尝不是一叶茶呢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  
到最后的淡定从容  
沉在杯底的  
就剩一寸  
出神入化的  
光阴

## 还给你

把花朵还给春天  
让枯朽留下来

把悲欢还给岁月  
让孤寂留下来

把苦难还给今生  
让爱留下来

把呼吸还给人间  
让风留下来

把骨骼还给大地  
让火留下来

把名字还给你  
让心留下来

## 横行胭脂诗三首

◇ 横行胭脂



横行胭脂，本名张新艳，陕西省文学院第二、三届签约作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光明日报》《天涯》等几十家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一百多万字，曾获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西安市骨干艺术家奖、陕西省优秀签约作家奖、陕西青年诗人奖、首届黄河金岸诗歌节创作一等奖等。参加过诗刊社第25届青春诗会。诗集《这一刻美而坚韧》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 辋川记

经过华胥镇，经过蓝关镇，往辋川方向  
而去

想象大石堪岩之中，隐士们俱在喝酒  
裴秀才迪喝得最欢实，崔兴宗次之

辋川别墅的主人王维，则为客人们频频  
斟酒

王维丧妻后，三十年孤居一室，还没解  
决婚姻问题

这个老家伙，恐已被植物里勾兑的诗情  
迷住

茶铛，药臼，经案，绳床，焚香，禅诵  
辋川的名角，使这里成为一脉风水

成为优秀的地理

具备了储存一个诗人的能力

九月，松筠未遇初霜

但秋雨不曾袒护老时光

辋水声声，青苔隔年的身子

仿若时间的外遇，牵惹起多心之人一缕  
伤感

大雨中，几个同行者决心打道回府

我的夙愿也半途而废

回程依然见依山的农舍，松林覆盖的山坡  
依然见青山辽阔，四面舞台

可是人生疲倦，古意俱无

几个同车者都在抱怨此行不当

后用打盹来表示对这一路无趣时光的抛  
弃和鄙视

而不识趣的雨还在下。地理框住的雨水  
隔几天又被收到天上去

化作缭绕终南山的云雾……

我不忍心告诉王右丞，在诗歌的途中

我也是这样畏畏缩缩，知难而返

我偷偷掏出本子，写下几个句子

那些汉字，已经摆脱象形图画的痕迹

在前进的颠簸中，成为枯燥的符号的脸  
孔

## 阳光洒在铁炉镇

年复一年，阳光洒在铁炉镇

给某单位看大门的妇女年复一年编织着  
手头的草帽

箩筐里装满了废弃的麦秸

疯掉的那个女人走出去了再没有回来

她的家人懒得发布寻人启事

对这样一个人走了也不惦念  
回来也不觉多余  
去年的一起刑事案还没侦破  
被害的老太太墓碑前已生满荒草  
据说家里只丢失了一个装有二十元人民  
币的钱包  
小财夺命，谁也想不通其中过节  
麦子田野积极向上  
等着与进城务工的各家主人六月重逢  
等着主人开着收割机来盛大迎娶  
女贞子树在时常空寂的街道不厌其烦地  
开花  
簌簌地落籽  
机动车开过，街上尘土飞扬  
尘土飞进了街边棚架支撑的饸饹店  
吃饸饹的农民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有油泼辣子和蒜，就能调动热烈的  
肠胃  
他们从来不因尘事而影响饭量  
没有一只鸡辜负饲养  
没有一条狗吃着闲饭  
没有一片黄土不收留人  
在这里，一个村庄最盛大的节日不是春节  
而是谁家死了老人  
全村的老老少少都集中在这家吃着丧宴  
在悬挂的白色布幔下  
一支哀乐久久徘徊、弥漫、渗透

有很多人因此流下了真挚的眼泪

## 秋夜，秋雨

豪雨之秋，百花出嫁  
关中平原，巨大的雨声  
玉米在夜市摊上脱下外衣  
成为裸身的商品  
  
这里是长安  
是长安不眠的夜  
是长恨歌  
是江山对美人的胜利  
  
没有人抚摸我，从肌肤到灵魂  
我已经成为内心的流亡者  
生活啊，总是前一分钟用草木歌唱  
后一分钟用斧锯对立  
岁月和心意已将我逼至此处，无路可逃  
——再敏感一厘米我就破碎  
  
百花不再回来，雨滴汇成流水  
我祈愿今夜的流水，关闭昨日尘埃的墓门  
我祈愿今夜的流水，印映明日落日的翅膀

栏目责编 霍竹山

## 对诗歌内部秩序的打破与重建

——简评黄土层的诗

◇ 宫白云

莱伯尼兹说：“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从汉语诗歌的创作和实践来看，如何打破传统的诗歌内部秩序，丢掉长期以来形成的诗歌固执的理念或者说负担，重建新的诗歌秩序，是许多诗人正在努力做着的事情。而一首诗表现出的诗歌力量往往在于它内部是否具有真正的内涵，而不是只是流于表面。当我阅读了黄土层的诗，我仿佛看到了这些诗被打破后重建的微笑。

黄土层的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诗人缜密的思维、伸缩有度的语言以及对生活不经意的审视与思考。如他的一首《暮色》，充满了生命的了然之美，

诗人通过“暮色”的暗喻将人到中年的诸多了然和不甘表达的形象而淋漓。诗人绕开大众化的人到中年的普遍性的视野，没有把诗歌陷入进“暮色”的每种情绪与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而是独辟蹊径，以一种崭新的角度，把复杂人生进行了物化浓缩，以四个“必经”道尽人生。这些“必经”对于人生而言都是外在的，但都能在生命的界限里找到，它们是掩藏在隐喻中的关于漫长人生的注脚。如果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也未尝不可，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所以尾段笔锋突转，语言与前段大相径庭，不再是那种意象的呈现，而采取一种认知的、明了的方

式直取诗人内部的重穴，把不甘“灰烬”的一生特别富有魅力地表达了出来。

他的另一首诗《地铁2号线》是他的一首实验之诗，读来有一种被深深的带入之感，仿佛也随着他在地铁钻来出去，忽然醒悟，生命的过程也何尝不是这样，在一个个公交车与地铁站转来转去，重复着站点与航线，“两分钟一站”，两分钟一个空间，尽管巨大的网，让城市与乡村不再遥不可及，但桥归桥，路归路，诗人的寂寞感还在那些日复一日的“两分钟一站”中散发，诗中那种顾左右而言它以及所暗示的各种启示是我特别欣赏的。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认为，诗歌的最高价值在于其意义的“隐秘性”。黄土层的诗歌就是如此，从诗的表面抓不到“意义”的所在，它的“意义”完全隐藏在诗句的背后，就像饮酒那种感觉，要去咂摸、回味。例如：“流浪者，早已没有了故乡”（《床前明月光》）；“弯腰的农妇，是天空的倒影”（《拾穗者》）；“金顶高高在上 / 登与不登，都是一种匍匐”（《游峨眉山》）；“谁能不经

过药片的船只，渡回自己”（《回忆感冒》）；“秋天，所有的果实都含有上帝的编码 / 谁捧着它，当作时光中的一道光 / 谁就配解开它”（《秋风里藏有多少忧伤》）。这些思索对于生命或生活本身来说无疑是具有开启意义的。可以说黄土层是位常态写作下比较清醒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吸收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的同时，更容易立足于大的方向与立场，思维或者思想更容易冲破固有的方式，从而把诗歌带到崭新的层面，也许是思维的更为深邃与理智，相对于情感和气息方面反倒如弱风过耳。如何相得益彰？也是我们许多诗人在反复探索与思考的。

黄土层诗歌的总体风格是偏于冷静的，他主要通过意象的融化，本相的辨认来开悟与感受，给心灵带来更大的空间，在彻入生活本质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思考。“时间之火烧了上来 / 拥抱都是被动的，唯一主动的是 / 水往米里边钻，米往水里边钻”（《水与米》），如此独特的辨认，十分形象地挖掘出“被动”与“主动”的内在联系。对于生活，

我们大多数人采取的是“被动”的姿态，就像被放入锅里的米与水，在“被动”的状态下，“主动”的融合与靠近，是常态下的必然结果，所以诗人说“谁也跑不过自己的命/也跑不过时间之火”，生活的疼痛不请自来。

每个诗人选择的诗歌语言都会有着自己对生活或生命的理解与交涉，如果那个“度”到了或者够了，就会准确地传递与共振。“每一只水果都有一条小溪/或冻结或流淌，取决于/你的手是覬覦的还是温厚的”（《秋风里藏有多少忧伤》），这样的语言触摸之下，完

全有种波及的效果，因此这样的“度”是恰到好处的。

诗人无不在语言中冒险。生活中的生生相克万物循环生发着无穷无尽的顿悟，请看诗人传递着怎样的微妙：“几乎无所不克的翡翠镯子，直到某一天/‘哐当’一声，被失手摔碎在地板上/那不过是自己把自己，克了”（《翡翠手镯》）。确实，只有当我们自己把自己“克了”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的审视与认识。若没有破碎，谈何重建？黄土层的诗恰恰可以激发例如这样的许多思索。



## 七姐遇到毛野人

◇ 王淑玲 搜集整理

从前，一家有七个女儿，光景过得很恹惶。一天，老汉去砍柴，捡了八颗毛鸽蛋。夜里，趁七姐儿睡了，和老婆偷偷煮着吃。

鸽蛋还没煮好，大姐醒来了，说：“锅儿格烫烫，火儿红楞楞，大大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哩？”

老婆说：“你大捡的几颗毛鸽蛋，你吃上一颗，不敢给二姐说。”

大姐吃了毛鸽蛋，戳一戳二姐：“二姐快起来，大大妈妈正做好吃的哩。”二姐爬起来，说：“锅儿格烫烫，火红楞楞，大大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哩？”

老婆说：“你大砍柴捡的几颗毛鸽蛋，你吃上一颗，不敢给三姐说。”

二姐吃了毛鸽蛋，戳一戳三姐：“三姐快起来，大大妈妈做好吃的哩。”三

姐爬起来说：“锅儿格烫烫，火儿红楞楞，大大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哩？”

老婆说：“你大在山里砍柴，捡的几颗毛鸽蛋，你吃上一颗，不敢给四姐说。”

一会工夫，七颗毛鸽蛋就进了七姐儿的肚，剩下最后一颗了，老婆老汉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不知怎吃。最后，老婆从头上拔了根头发，把鸽蛋从中间一勒，分成两半，老婆老汉一人一半，老汉的那半颗吃了；老婆的那半颗，一不小心，踢到灶火圪崂灰堆里了。

夜里，两口子饿的咕咕叫，睡不着。老婆说：“非得把这七个女子起送出去不可，要不，都得饿死。”老汉说：“行。我明早到山里砍柴，把她们都引上，摞在山里。”

第二天一大早，老汉对七姐儿说：

“你们都把小辮绳榔荷上，跟大到山里砍柴走。”七姐儿荷上小辮，跟老汉到山里砍柴去了。

砍了一阵柴，老汉说：“你们好好砍，大到山圪崂里尿一泡，等到蚋子跳了、蚊子叫了，大就回来了。”

老汉走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回来；七姐儿等啊等，柴砍的快背不动了，还不见老汉的影子；直等到太阳落山了，蚋子跳了，蚊子叫了，还不见老汉回来；急的七姐儿满地转。

这时，过来一个砍柴的，背了一背柴，七姐儿问：“砍柴大叔，砍柴大叔，看见我大没？”砍柴大叔说：“你大早回去了。你们赶快跟我回家吧。”七姐儿背着柴，深一脚、浅一脚，跟着砍柴大叔往家走。

回到家里，老汉、老婆已把尿盆端回窑里了，准备关门睡觉哩，看见七姐儿回来了，问：“你们哪里去了？大尿完尿回来，满山二爪找你们，就是找不见。”七姐儿说：“我们哪里也没去，就在那个地方等你哩。”老婆问：“你们怎回来的？”七姐儿说：“砍柴大叔引回来的。”

晚上，老两口饿得睡不着，商量：“这

不行，非得把这几个起送出去不可。”

老汉说：“这次，把几个送的远远的，让她们寻不着回来。”

早上起来，老汉对七姐儿说：“你们把篮子提上，筐子挎上，跟大到山里打酸枣走。”

七姐儿高兴的不得了，赶快提上篮子，挎上筐子，拿上棍子，跟着老汉就走。

她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走到一个很深的天窖跟前。大大的说：“我把你们吊到天窖里，我在上头打，你们在底下拣。”七姐儿看见，天窖上头，有几棵酸枣树，酸枣红格当当、稠格牙牙的。高兴的抢着让老汉把自己先吊下去。等七姐儿都吊下去了，老汉就在上头说：“好了，大开始打了，你们好好拣。”打了一阵儿酸枣，老汉说：“你们好好拣，大在这跟前转一转，吃一锅烟，就回来了。”

老汉一走，不见了踪影；七姐儿把天窖窟窿里的酸枣都拣完了，还是不见老汉回来，眼看着太阳落山了，天就要黑了，她们扯开了嗓子喊，没有一点儿回应。

这时候，从天窖边上走过来一群羊，羊咩咩地叫着，一个拦羊大哥背一背柴，走了过来。七姐儿在底下喊：“拦羊大哥，

拦羊大哥，把你的绳子解下来叫我们用用。”拦羊大哥说：“天快黑了，我要回家哩。”说完，走了。

过了一会，又过来一个拦羊的，赶着一群羊，七姐儿赶忙喊：“拦羊大哥，拦羊大哥，把你的小镢叫我们用用。”拦羊大哥说：“天不早啦，我要回家哩。”说完也走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七姐儿又渴又饿，急的直哭。这时又过来一个砍柴大哥，手里拿了把镢，七姐儿连哭带喊：“砍柴大哥，砍柴大哥，把你的镢叫我们用用。”拦羊大哥看见七姐儿哭的可怜，就把镢递了下去，给她们出主意，让她们把各自的裤带解下来，弄成根绳子，拴到大姐的腰里，然后让她用镢砍一个台台，上一下；砍一个台台，上一下。大姐上来后，砍柴大哥又帮着把六个妹妹吊了上来。

砍柴大哥走了。这时候，天一满黑了，七姐儿分不清东南西北，胡乱走，她们哭呀哭，走呀走，走了半天，又渴又饿又害怕，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只看见半山腰里有一眼窑，窑里透出红红的灯光。就朝着有灯光的窑洞跑过去。

七姐儿来到了窑洞跟前，手指头蘸了点唾沫，在窗糊纸上轻轻一点，点开

一个小窟窿，爬在小窟窿往里看，见一个大嫂坐在炕头纳鞋底哩。七姐儿敲了敲门，大嫂开了门，问：“你们是哪里的？咋价走到这里了？”七姐儿说：“我大引我们到山里打酸枣，找不见我大了，今儿在你家盛一黑夜，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大嫂看七姐儿又饿又累，就叫她们进窑来。等七姐儿进了窑，赶紧把门关上，给了她们些喝的、吃的，对她们说：“我是好人，我男人是毛野人。出去打食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回来看见你们，就要吃你们哩。我家有七条瓮，你们一人钻一条；再，你们一人手里拿上一根绣花针，他要来吃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用针扎他一下，他就不敢吃你们了。悄悄的，千万不敢出声，一出声你们就都没命了。”七姐儿说：“解下了。”大嫂揭开瓮盖，把七姐儿藏进瓮里。

刚把七姐儿藏好，就听见毛野人“嚇嗤”“嚇嗤”地回来了，“咚咚”地敲门，大嫂开了门。毛野人一进门就说：“哼，哼，闻着生人气。”大嫂说：“梳了个头。”“不对，不对，梳了头了，闻着脑油气。哼，哼，闻着生人气。”大嫂说：“缠了个脚。”毛野人说：“缠了脚了闻着臭脚气。哼，哼，闻着生人

气。”大嫂说：“那是你饿了，先吃上几颗枣。”毛野人走到枣瓮跟前，揭开盖子，想抓几颗枣吃，手刚伸进瓮，一根针把他的手扎了一下，他赶紧缩回了手，对大嫂说：“枣把把扎哩。”大嫂说：“那吃个苹果。”毛野人走到苹果瓮跟前，刚揭开苹果瓮，一根针把他的手又扎了一下，他对大嫂说：“苹果把把扎哩。”大嫂说：“吃梨吧。”毛野人走到梨瓮跟前。揭开瓮盖去抓梨，一根针又把他的手扎了一下，他缩回了手，对大嫂说：“梨把把扎哩。”大嫂说：“吃核桃吧。”毛野人又走到核桃瓮跟前，揭开瓮盖抓核桃，一根针又把他的手扎了一下，他缩回了手，说：“核桃皮皮扎哩。”大嫂说：“那我给你熬点儿稀饭喝吧。”

毛野人走到米瓮跟前，揭开米瓮抓米，一根针又把他的手扎了一下，他赶紧缩回了手，说：“米瓮也扎哩”。大嫂说：“那舀些豆豆吧，我给你熬豆豆稀饭。”毛野人走到豆豆瓮前挖豆子，手刚伸进去，又让扎了，他赶忙缩回了

手，说：“豆豆瓮也扎哩。”大嫂说：“那就吃面吧，我给你和面、擀面。”毛野人的手伸进面瓮去挖面，又被针扎了一下，毛野人说：“面瓮也扎人哩。”

毛野人说：“我什么也不吃了，动弹了一天，熬了，咱们睡觉吧。”大嫂说：“今夜里睡土炕炕，还是睡铁炕炕？”毛野人说：“饱了睡土炕炕，饿了睡铁炕炕。”睡土炕炕，就是在土炕上睡；睡铁炕炕，就是在铁锅里睡。大嫂伺候毛野人睡到了铁锅里，看他呼呼地睡着了，赶紧就抬了一面大石锅盖盖到了铁锅上，叫出大姐二姐帮她把院子里一盘石磨抬进来，压在了锅盖上。

罢了，又叫出其他几个妹妹，大家搂柴的搂柴，烧火的烧火，一会儿就把铁锅儿烧红了，烧的毛野人直叫喊：“老婆，老婆，抹得帽衬腾腾！”大嫂和七姐儿不管毛野人怎叫喊，只管烧，不一会儿，就把毛野人烧死了。

第二天天一亮，大嫂和七姐儿就又跑回家了。

## 北草地毛野人

◇ 赵玲 搜集整理

有一家人家，汉的走西口去了，婆姨在家照看娃娃们。家有三个娃娃，大的叫门墩墩，二的叫门栓栓，三的叫锅刷刷。

一天，妈妈的说要给外婆的过生个了。她在磨道捡了把米，碾道捡了把麦，熬了米汤蒸了馍，把娃娃们给邻家的袁爷爷袁奶奶以付哈就走了。临走时，给娃娃们安顿，生人来了不敢给开门。因为袁爷爷拦羊的时候，在梢拔林中看见毛野人来了。于是给那个婆姨千安万顿，走路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操心碰上毛野人了。

妈妈的看见太阳老高了，担心给她妈过生迟了，就抄小路走。路上端端的

就碰见了个毛野人，妈妈的也认不得它，就和它拉起了话家常，把他们家里的情况都都给毛野人讲了。毛野人说：“我给你捉虱子吧。”捉着捉着，血就顺着婆姨的脖子流下来了，婆姨看见了说：

“咋介我的脖子湿湿的，红红的？”毛野人说：“那是你的红头绳！”，毛野人随后就把那个婆姨给吃了，还吃了她的米汤和馍馍，穿上了她的衣服，就去了那个婆姨的家里了。

毛野人走到那个婆姨的家门口，喊“门墩墩，给妈开门来”，门墩墩从窗窟窿里看见了露出来毛茸茸的肚皮，就说：“你不是我妈，我妈穿的红袍绿褂”，它叫门栓栓开门，门栓栓也不给开，锅

刷刷还小，憋着哩，毛野人一叫他开门，他就给开了。到了做饭的时候，门墩墩问：“妈，下多少米，倒多少水？”毛野人说：“米缸里的米都倒上，水缸里的水都加上”，门墩墩怀疑这不是他妈，他妈常说一碗米加三碗水。吃饭时，门墩墩故意问：“妈，你拿盆子吃还是拿碗吃？”“拿碗吃吧。”因为毛野人不会用筷子，吃饭时只能像猪一样吞的吃，门墩墩肯定这个不是他的妈。睡觉时，毛野人说：“胖的胖的跟妈睡，瘦的瘦的哈炕圪崂睡。”最小的抢着跟妈妈睡。半夜了，门墩墩和门栓栓听见他妈妈吃东西，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就问：“妈，你吃什么？我们也要吃。”“昂，你外婆给了我几颗炒黑豆，我吃了。”门墩墩和门栓栓知道毛野人吃了他们弟弟，两个人就商量着逃走。对毛野人说：“妈，要尿尿”，“尿的哈炕圪崂”，“怕炕（kang）神爷爷打”。“那尿的灶火坑（keng）子”，“妈，怕灶马爷爷打”。“则出个尿个，尿完赶快拉回来走，黑

天打顿的操心碰磕上了”。

门墩墩和门栓栓逃了出来，袁爷爷让他们爬上一棵大树，因为树很高，袁爷爷就拿来一把斧子，东砍一斧子，西砍一斧子，砍一砍上一上，老大上去了；老二爬不上去，袁奶奶就挖来一碗老酱，抹一抹上一上，老二也上去了，两个娃娃就抱住树枝枝坐了一夜。第二天，毛野人睡起来看不见两个娃娃，到处找。那棵大树底下有个大井子，毛野人找呀找呀，在那个井子里看见了两个娃娃的影子，它就爬哈拼命的喝水，想着水喝完就能逮住这两个娃娃了。袁爷爷流水察看毛野人着了，等它喝了许多水，肚子憋的走也走不动了，就拿出拦羊时在沙圪崂里修的一根黑葛栏，这鹿头黑葛栏可硬阵了，七股八拐的，他拿起这根棍就打，几棍子就把个毛野人打的昏佯胡噜。毛野人被打胡噜了，跌的水里淹死了。袁奶奶就给两个娃娃一人烙了张大饼子，中间钻开个窟窿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打发他们俩找外婆去了。

# 征稿启事

《路遥文苑》是由清涧县文联主办的一份综合性文学季刊，16K，120个页码，现面向广大文学爱好者、文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征稿。具体征稿事宜如下：

一、办刊宗旨：立足本土，面向全国。

二、作品体裁：小说、散文、诗歌、剧本、路遥作品研究文章等。

三、作品要求：

1. 所有来稿必须是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剽窃、侵权或从互联网下载，文责自负。

2. 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完美统一，作品要求政治观点正确，主题鲜明突出，思想积极向上，内容丰富饱满，坚持“三贴近”原则。

四、投稿邮箱：543156201@qq.com

联系人：李嘉懿

联系方式（微信）：13636793458

五、收到稿件后，如果三个月没有接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编辑有修改稿件的权利。

《路遥文苑》编辑部